

底 下 層

著 長 風



南 京 藝 湖 社 發 行

層下底

著風長

獻給

先父璞如公在天之靈

底下層 目次

序	(一)
矮簷下	(一)
原野的波動	(一七)
文盲	(三三)
農民淚	(四四)
在都市裏過年	(五)
江汛	(七)
飢餓線上	(九)
凋謝	(一〇)
僵蠶	(一三)
未來的主人翁	(一三)
逼	(一四)
大地的沉鬱	(一五)



影近者作

序

我開始寫作，我常感到一種苦悶，苦悶環圍着我，它不能從我底內心中發泄出來，苦悶更深了。同時，幾年來，環境所給予我底刺激也委實太深。我見到許多顛沛流離的人，許多被砲火洗禮過後遭遇到一種困惡的命運的人；我也見到許多煎熬在生活追壓下的人，他們度着一種非人底生活；我更見到許多社會中的殘渣沉澱，蠢動在一個宇宙的溶液裏……我還見到許多許多的現實，但這些現實，都矛盾地在進行着。

我同情這些被生活所摧殘的人，這些人是生活在一個「悲」的氛圍裏，他們底境地是困厄的，他們底工作是吃力的，而他們底補償却是可憐的。然而他們底靈魂是聖潔的，他們是有着一個憧憬，很簡單——要活下去，所以忍受了一切環境所給予他們底磨難，沒有一些反抗。我痛惡這些社會裏的殘渣，他們從他人底苦痛裏攫奪來那滿足個人慾望的幸福。這些人是生活在「喜」的氛圍裏，憐情地在享樂，忘記了自己生活的環境，給予他底激感，亦忘記了自己之外更多的一羣人底幸福。

我常被這些現實所苦悶着，苦悶的反響就是促使我憤怒，我想喊，喊出一些空谷裏的回音，但徒喊也無用。我想寫，寫一些人間的酸刺，寫一些世界的不平；却到處碰了壁。於是我靜下來，暗地裏

對這些現實觀察，漸次體念這些生活，我想從這生活裏，看透了那些扮演喜劇者底把戲，暴露出他們底嘴臉，使生活在煎壓下的人們蘇生。

我是生長在鄉村裏的，所以我對鄉村是有着一種特別的好感，雖然近幾年來，烽火燃遍了每個鄉村的角落，鄉村漸漸地走上了「沒落」「衰頹」下去。盜匪底縱橫，無情的追壓，求生的不易，苛捐雜稅的催繳苦夥人。然而我對它，還是過去的樣兒，我並沒有厭惡過它。

我常以「黑暗的盡頭，是光明的邊緣。」二句話來自慰，也常以此慰他人，幾年來，無數的人們，生活在苦難裏，度着「底下層」的生活。我相信：這也許祇是一個過渡的時期，一個暗黑無光的子夜，它會慢慢地伸展着，伸展着，伸展到光明的邊緣——微明。

光明是我要追求的，但人世間的事往往是矛盾的，相對的，光明的反面就是黑暗。我喜愛光明，我不背離黑暗，我也不喜愛黑暗永久存生。我願意摹倣一個黑夜裏的星星，在天色沒有微明的時候，閃爍着微弱的光芒，照亮黑暗中的一個角隅。

星星在天上閃着光，是怪孤獨的，淒涼的，但在月的下旬，天上懸着弓形的月亮，照射陰冷的光，情景雖是鬱悶，但鬱悶中象徵了殘缺的月亮將變圓了，淒涼中啓示了快樂漸近了。

我是用這種感情來譬喻光明與黑暗的，上弦的新月是從黑暗裏透露出來的，經過了一個掙扎的過

程，漸漸地變了圓月，圓月是從黑暗裏掙扎出來的，是象徵那光明。

本書中所包括的幾篇小說裏的主角，都是掙扎地生活在困厄的環境裏，這些現實題材，都是逼得很，對我是十分熟悉的，我寫這些小說的時間，空間與情緒，均有不同。有時是悲憤的，也有時是失望的，但在失望與悲憤之際，一個新的憧憬，常照明亮了我底眼前。

我總以為要改變一個古舊城市底面目，必須經過一場大火後才可以。同樣，要轉換一個困厄的生活環境，是必須經過那拂逆的磨難後才可以。

我寫的這許多小說，都是這個動亂時期中人底生活片斷，我從未滿意過我底作品，我祇感到我底作品裏有着許多的「真」而已。像「原野的波動」裏的鄭學然和龍楨，在淪陷區裏的每個地域中，都可尋得這種典型的人，他們是利用自己底財勢，欺壓良善的貧民。像「文盲」裏的福官，他要想受教育而不可能，這也是到處可以見到的一種嚴重的教育問題，像福官那般遭遇的人，社會裏有的是；父母沒有力量培植子女，國家也沒有想到給他以匡扶。像「農民淚」「僵蠶」中所描寫的蠶絲的黑暗時期已來臨，蠶底病亡，繭價的低落，一年又一年，農人對養蠶生了厭惡，甚至詛咒，這暗示了今後的農村應將走向何處去？像「凋謝」裏的阿玲，她所遭到的命運，是被人磨折得而死。他底歸宿雖然是得到一個「悲」的結束，但她底靈魂却是聖潔的，她是對着一個不平的社會反抗，是替逼壓在封建餘

孽下的女傭，掙扎出一條路來。像「大地的沉鬱」裏的抽壯了，確也是最近的事實，農民恐懼的心裏，以及那些丘八們底敲榨，對那些無知的農民底施虐，是够殘忍的。

我寫小說的目的，是極簡單的，我是想寫出一些現時代裏人底生活來。我是想使一般與生活在「底下層」裏的人們較陌生的人，漸漸地蘇醒。使他們也知道自己底幸福生活外，尚有無數的人苦難地在生活着。

我把這書取名為「底下層」，也就是爲了這小說裏的人都是過着極苦難的生活，得着極可憐的補償。這裏面的幾篇小說，有的是在我父親逝世後一年左右寫的，有的是最近才寫的。時間與空間雖各有不同，但寫作時的情緒却都是愁鬱的。這愁鬱並沒有減低我對寫作的興趣，相反的更使我對人有了認識，對生活有了體驗，我可以從實際觀察中寫出那人底不同生活來。

我個人也是摸索地在黑夜裏度着日子，距離父親逝世的那一年，整整地也有五年了，我不再有一顆明星在前照亮了旅程，我時常爲了一件事的失敗哀怨着沒有人來扶助我。我暗地裏流了不少的眼淚，忍受了不少的波折，到現在，我乃是一事無成，我對自己懺悔，我也對父親在天之靈懺悔！

父親底六年忌又快來了。「底下層」總算從幻想中變了現實，但父親已不能再見到這書的出版，我底心微微地有些隱痛。我想就拿這本書獻給父親在天之靈吧！

一九四四，十一，十七。長風

矮 簷 下

天色漸漸變了蒼茫，江邊的苦力，也已停息了他們一天的工作，回到自己底家裏。江水是在涵湧着，澎湃着，它無盡止地擊撞着涯岸，像怒吼，像在代苦力們壯胆地吼着。

濱近碼頭的小輪，也靜寂地躺在那裏，它是沒有白天那般騷擾了，塵埃停止了飛揚，陽光的蒸曬也已沒有了。換來的是夜的沉寂。

沿碼頭不遠，無數矮小的房屋散列着，燈光從屋裏灑出來，是昏黃的，而且是很有些兒模糊。

這地方是苦力們底集散所，充滿着一種使人難嗅的味兒，賣臭豆腐乾的，麵條担子，鹹魚攤……塞滿在這街上。更雜有幾家鋪店式的麵館，房子是狹小得可憐，也備着些白乾供顧客小酌。

I
這店裏的夥計，在腰間圍着一件油膩得使人作嘔的作裙，手裏握着的是一把小剃刀，眼睛是向着過客矚望的，每逢看見一羣苦力遠遠的將走近店門時，小鏡劍常不斷地在鍋沿上噹噹的擊着。鍋貼的



(南)

熱氣香味擴散出來，擊撞的聲音響開去，飄進了苦力們底鼻孔和耳聾。他們總是摸摸自己底袋子，彷彿很受這引誘似的。

王小年從碼頭肩貨物終了返家的時候，他必定走着這條偏狹的街道，身軀是疲憊的，腳踏在石子上路上很有些兒踉蹌，口是渴的，肚是餓的，他被這店鋪裏傳出來的鍋貼香味迷惑了，他需要一些食物來填補他空虛的肚子，他也需要片刻的休憩，來消去他過度的疲倦，他更需要估些白乾來解去他一些鬱結着的悶氣。

當他還沒有走進酒店裏去的時候，他忘記了自己是沒有輻分時常來享受這酒食的。但當他走進酒店坐定後，懊悔的心裏漸漸地壓着他。他又想下次不再來這裏了。然而夥計把鍋貼白乾放到他面前時，他又暗地裏安慰着自己，吃罷，多荷一些貨物就夠了。

吃完了酒食後，王小年總是向夥計要着一盆洗臉水，他是把乾結在臉上的汗迹洗去。可是老夥計着夥計，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於是在付帳時，又加了些小帳。

他走出店門，摸摸袋子，是空了。但是這時候，他沒有一些懊悔，他反而感到很舒服，四兩白乾雖還抵不到他底量，可是微小的激勵，已使他很興奮了。

走在街上，夜風吹來是很有趣，他底煩悶，彷彿飛上天去了，他挺喜歡，吃完了酒食，在街

上走動走的，但等到走近家門的時候，他似乎又跌進了苦痛的深淵裏去。

一走進門，就聽見妻子埋怨的聲音在叨叨地同孩子說：「碼頭上散工了好久，你爸爸怎的爲什麼還不回來吃飯？」

「媽，爸快回來了，他或許還在肩荷着貨物呢！」

王小年蓋地裏聽到這話，心在忐忑地跳了。他深悔着自己爲什麼單獨一個人在外享受呢！他看到妻底一副瘦削的臉，孩子矮小的身軀，他想：這決不能把賺來的錢耗費着。於是他輕輕地說：「我回來了！」

一看見王小年回來，一切怨氣都似乎溜走了，妻子忙迫的問着他今天在外幹了什麼事？孩子也拉着父親底衣襟，訴着苦：「爸爸，鍋裏等着米呢？祇有今天一頓，明天就沒有米了。」

王小年啾啾地不作聲，無精無力地向床上一橫，腦子裏不斷的在盤算着明天買米的錢。他愈是想，愈是變了煩惱。他想避去這些苦痛思緒的侵襲，他把眼睛的視線，移了向上。屋樑，木椽上，黑黝黝的，像塗上了一層無光彩的油漆，蜘蛛在上結了網。

他望着蜘蛛出神，他想從蜘蛛的幻覺裏，來解決他明天買米有錢沒有？他在心裏暗暗的忖度着，他抓住了一個以成敗賭博的因素。蜘蛛動，明天有錢買米，蜘蛛停在那裏，明天沒有錢買米。

望着蜘蛛很多時候，然而蜘蛛並沒有動，他不能相信自己底眼光無錯誤，於是抬起了頭向上仔細的望，蜘蛛還是沒有動。他有些惱怒了，順手在頭邊拉起了一個枕頭往上一就擲，網被擊破了，蜘蛛也在動了。

枕頭歪斜地撞在木椽上跌了下來，正落在小煤爐的旁邊，煤爐裏的火尚沒有熄滅。王小年底妻子和孩子都駭了一跳。

「好好的爲什麼把枕頭亂丟呢？」妻子底話，有些兇狠的樣子。

王小年老是那麼沉默地不響，孩子看了父親這般模樣，小心裏也掀起了一種反感，爲什麼爸爸每天老早出去，最遲回家，而又要愁油米柴菜呢？

「媽，明天我想跟爸爸去拾煤屑，拾垃圾裏的廢東西。」孩子年紀還輕，但他看見了附近矮屋裏的友伴們都跟着自己底爸爸拾煤屑，他也有些兒神往了。

「炳炳，你沒有他們那麼大的年紀，你是要被欺的，你還是隔了一個時候跟爸爸去。」炳炳是這孩子底乳名，母親阻止着他跟爸爸一同去。

炳炳吸起了嘴不響，王小年躺在床上也加可否？這時候王小年底腦袋裏正回憶着他在肩荷煤塊時的情景，他想起無數孩子拾煤時的情況，他不願自己底孩子也去爭奪。但當他想起許多孩子搶得了

煤塊後，一種勝利的微笑，浮漾在孩子們底臉上時，他又要求自己底孩子去拾煤了。

這是好機會，而且拾來的煤可以當作家裏的燃料，過多時還可以換米吃。王小年決定了。決定要他底孩子炳炳到碼頭附近拾煤去。

—

清早，王小年同了兒子炳炳走出了這矮小的住屋，向着沿江碼頭而去。天色還未曾大亮，濃重的霧氣瀰漫在大地四圍，它吹拂在人們底臉上，很有些陰冷的感覺。

望着江心，看不見一隻船隻。江濤的聲響不斷地在嗚咽着，船上的繩索抖動着，擊出清越的鬨音。

嗚呼！嗚呼！……在重力煎壓下，迸出那呻吟似的呼聲，一聲聲的漸變漸響，一聲聲的近乎淒怨，悲憤。聲響過處，彷彿有無數人在歌頌這是神聖偉大的旋律，但也彷彿有人在厭惡這是生之哀歌。

王小年走近了碼頭，一邊叫着炳炳等在這沿江的石岸上，一邊自己遂加入了這一伙肩荷的隊伍裏去。

他走在碼頭上，低下了頭，望着木板縫隙裏透露出的江水。汹涌着，碰到了木樁，退縮了，但轉不多時，又湧過來了。

霧色依舊濃重得很，王小年小心翼翼地看着腳底下踏着的是否是穩物，慢慢的走上了貨船。

貨船裏，滿載着的是些黑黝黝而亮晶晶的煤塊，王小年對它注視了良久，心裏在想，倘若我能夠有這千份裏面的一份。不，祇要一担就夠了，一家就可麼濟着生活好許多日子。

這明明是一個幻想，是不會有現實表現出來的。然而王小年底腦袋裏却老是塞滿了這些想望。他帶着幻想，荷起了一大籬的煤塊，煤塊的壓力是這樣的重，肩膀低下了。口裏不自而然的跟着前面荷負的人喊着嘿呀！

一塊塊的煤，都在往堆棧裏搬，堆棧的門口，放了一個方型的磅秤，磅秤旁有人替荷負的人從肩上卸下那煤籬，放在秤下，計好重量後，又背上了肩膀，送進貨棧把煤倒下。

長長的行列在搬荷，擾雜的聲音在呼喊，彷彿交織成了一個偉大的勞工音樂。

嗨嗨嗨！……從朝搬到晚，從夜搬到朝，在白天，肌膚曬在烈日下，蓬亂了頭髮，塗污了臉面，汗流滿了背夾，吼着，搬着。

是爲了活命，是爲了要求生活，搬啊，荷啊，拉呀！

太陽出來了。

霧氣漸消，許多衣服骯髒的小孩子，都圍聚在肩荷者底左右，他們底眼睛都瞥向着肩背上的煤籬，他們希望荷負的人熬不住這重壓，抖動一下肩膀，把煤塊從上面掉幾許下來。

煤塊裝在籬裏雖然是滿盈的，但掉下的煤塊都是因爲行走時抖動而撞下的，煤塊小得很，孩子又這樣多。每逢煤塊落下，許多孩子都爭先恐後地搶拾着，拾到的孩子嬉着臉笑，盛進了用帶背在肩上的布袋。沒有拾到的孩子，皺着眉，重又注視着另一個肩荷者底煤塊。

拾這煤塊的孩子，大都是這裏碼頭工人底兒子，小的孩子拾不到煤，於是等着自己底爸爸肩荷那煤籬走過。

「爸爸，我拾不到煤，你快點掉下些給我吧！」

炳炳瞧見父親走過，邊隨喊着。

王小年被這呼聲停住了。心裏真有些悵悵，用什麼方法來拋下些煤塊呢？拋下了被人發現了怎樣呢？但是想到了孩子空空的袋子，想到了一家人需要這煤塊的時候，他又不得不冒它一次險。

他先與炳炳說好，等煤掉下了後，就趕快拾，拾完後，就趕緊逃回家去。

炳炳領着首，是領悟的樣子。

王小年聳着肩，狠命用手制住了煤籠，疾的向上蹿了蹿，煤塊因爲震動得利害從頂上拋了下來。

炳炳已張好了袋子，待煤塊掉下，就拚命地向袋裏塞，口裏還在氣喘的喊：「爸，你慢些兒離開我！等我拾完了後再走！」

王小年真的站着不動，眼睛向着四圍瞧着，他突然看見前面彷彿一個監工的人來了。

「炳炳，爸要走了，你快些兒拾，拾了馬上回去。」

他說罷，荷着煤籠走了。

許多野孩子，瞧見王小年一走，大家又圍上來搶拾剩下的煤塊。炳炳被欺了，煤塊一些兒也不能裝進袋子裏去了。

監工的人走過來，許多孩子心虛地都逃走了，惟有炳炳，他袋着很多的煤，人又小，逃了不快，被監工拉住了。

炳炳哭喪着臉，小手有些兒微抖，口裏逼出了些斷續的話語：「先生，你……放了我吧！」

監工的人一把拉住了炳炳，佯裝着兇狠的樣子：「小賊，你來偷煤。」

「不，先生，我是來拾煤的。」

「你給外國人看見了準懸在電桿木上打一個半死。」

炳炳沒有閒心緒再聽他底話了，他底小心，震盪地在跳，臉色又轉紅了。小眼睛正盼望着自己底爸爸趕來救他，但是他失望，前面走來的並沒有他底爸爸。

「你年紀還小，我不打你。」監工從炳炳底手裏奪下那袋子，但是炳炳却死不肯放。

炳炳嘴裏喊着：「布袋你不能拿去，你還是打我幾下饒了我吧！」

監工心裏也有些兒不忍，煤是在地上拾的，這是外國人所不要的。現在許多貧苦的孩子來拾了，拾的煤是光明的，並沒有偷的行爲。雖然他明明瞧見王小年剛才的舉動，但他想祇伴作不見的樣子，當他們在拾地上拋下來的煤塊，放過了他們！

監工把手一鬆，炳炳像一條漏網的魚，拚命似地向着回家的路上跑。

碼頭的四圍依舊響着聲嘶力竭的怒吼，嘈嘈噓噓！……成扭的煤籠往肩上荷，熬住了肩背的酸痛，忍住了暴日的蒸曬，搬啊，扛啊！

吼聲飄開去，遠了，漸漸的消失了，但是接着又有無數吼聲跟蹤去了。

炳炳一口氣逃了一大段，回過頭來望着可有人追來？沒有，他稍緩的走着，但一聽到刺激的吼聲，又猛的傳來時，他絕不回頭地向着家又逃跑了。

低矮的屋檐下，炳炳底母親正站着癡癡地出神，他迷惘地想着，想着今後的生活是應該怎樣才能勉強度過。依恃丈夫一天工作得來的錢，預備養活一家，是非常艱苦的，兒子又小得很，一切日常必需品，高漲得駭人，幫人家，幼小的孩子尚須招拂。告貸又是無門，偏處在這裏的，統統是些與自己同命運的工人。

他被逼得沒有路可走，感情衝動她，播弄她，使她底眼眶裏，隱隱的滿盈着淚水。

想，不斷的想，想得有些出神的當兒。

炳炳回來了。

他滿是一副狼狽的樣子，頭上冒着汗氣，衣服是污垢得極，手裏却提着一袋很飽滿的東西。

「怎麼你弄到這模樣？」母親底左手按住了炳炳底頭顱，右手替炳炳揩去了一些懸在嘴唇上的鼻嚏，慈愛地問着。

炳炳不瞧見媽猶可，待一瞧見了媽，心裏受到了無數的委屈，他正需要向一個慈藹的人來訴苦，他撲向媽底懷裏，哭泣着。

孩子是天真的，受到了委屈，哭就是訴苦的代表。

「炳炳，你告訴我，誰欺侮了你？」

炳炳沒有回答媽，仍嗚咽地哭着。

媽拉着炳炳走進了屋裏，炳炳底哭聲漸次地低微了，媽又慈愛地撫摸炳炳底頭盤問着。

炳炳告訴了這一件事的經過後，媽底臉泛着笑容，但這是苦笑。心裏却滿是些鬱結的思緒交織着。

一袋的煤塊，是今天孩子出去受了委屈後的補償。炳炳雖然遭到驚恐，但結果拾來的煤，是可以去換米燒飯吃。

炳炳底媽正一籌莫展的時候，想起了煤塊能够換米，有了米，就是菜沒有也可買些鹹菜來下飯。於是她叫炳炳看家，自己去換米了。

炳炳在家裏沒有事可做，他一個人匍在地上，用竹片把煤爐裏的灰燼向外移着，他用小手摸着爐裏的灰，它早就熄滅了。

炳炳拍了拍手站起，他轉過頭來又瞧見了躺在牀上的弟弟，他睡在牀上多甜，但假若等媽換了米回來燒飯的時候，他一定會被可惡的烟吞了醒過來。

炳炳走到牀邊，坐下來望着弟弟一張並不豐潤的臉在出神。

沒有幾許時候，媽提着袋子回來了，袋子裏的東西顯然是少了許多，炳炳知道：媽是把米換來了。

因為看到米，就接連想到快要吃飯了。炳炳底肚子也餓了，他要媽馬上淘米燒飯。

米淘好了，煤爐在房間內，於是把它搬到門外生火，炳炳底媽把米傾入鋁鍋內，量準了水，放在煤爐上，讓炳炳一個人等在那裏。

她回進房內，房間是偏狹的，陰溼的，放了一張狹小的桌子，更顯了狹小非凡了。房的兩面是牆壁，靠牀的牆上貼上了幾張如「羣兒鬪學」式的彩色圖，其他沒有貼紙的牆壁，刷上了許多灰黑的塵垢。靠桌子的牆壁有一扇鐵窗。鐵窗外就是小路。另外的兩面是用木板隔開來的，有一個小門，是向兩旁推移而不礙地位的。

炳炳底媽就坐在靠近木板的牀沿上，手裏拿了針線，一針針的縫着。

煤爐裏的火，熒熒地發着光。煤氣薰着人底胸肺，很有些怪不舒服的感覺。

王小年買了米和菜回來了，這些買米和菜的錢是向公司預支來的，他知道家裏已沒有米了，所以順便買了米帶回家裏。

一走到門口，就嗅到飯的香味，他肚內頓時覺到有些餓了。炳炳看見爸爸回來了，喊着：「媽，爸回來了，我們吃飯罷。」

炳炳底媽正抱着弟弟在哺乳，她坐在牀上，口裏在說：「炳炳底爸，菜還沒有呢！去買些菜來下飯吧！」

王小年聽了這話，拿了隻碗出門去了。

炳炳在房內把碗筷放在房裏的桌子上，對媽媽說：「我去把飯鍋搬進去。」

媽阻止他說：「你不會，鍋要湯插手，等爸爸來搬。」

炳炳還沒出那房門，說：「我去候爸爸。」但等他走出了房門，看見煤爐裏發發的火往上冒，飯鍋不見了。

「媽，飯鍋不見了，你看見爸爸拿過沒有？」炳炳還以為爸爸回來，把鍋動過了。

媽聽見這話，抱了弟弟。疾的奔出了房門，望着煤爐出神了半回。「怎麼啦？飯鍋不見了。」她心裏在付度，不要給人偷走了罷，她又抑止了那想像，安慰着自己：不會，一刻兒工夫，不會把這偷

去，但他底兩腿，却又不由自主的移動地走出了門口。

四圍沒有一個可疑的人，炳炳底媽又回進了屋內，放下了正在哺乳的孩子，向各處尋找着。

「偷去了，一定給一個黑心賊偷去了。」

炳炳底媽一邊在尋，一邊嘴裏叨叨地罵着。

「炳炳，你怎麼不當心的呢？」

炳炳感到失望了，一顆弱小的的心，蒙上了一層陰鬱，他沉默着不響。

正在這時候，王小年買了一碗臭豆腐乾回來了，炳炳搶上前去，拉住爸底手。「爸爸，飯鍋給賊偷了。」

王小年那蘊藏着的怨氣，正待發作，但當他看見了自己孩子一副菜色的臉，他底心感受到一些辛酸的滋味，他默默地思念着。孩子和妻子，沒有吃，遭到飢餓的壓迫，都因為他賺不到足夠生活費用的錢。

他也聽見夥友講起剛才炳炳受到委屈的事，他更感動了。「炳炳是個好孩子，我不能再叫他去拾煤，明天起，我還是添做夜工來養活自己底妻兒。」想着，他這樣的想着。

王小年緊緊的握着孩子底手，炳炳底手有些抖了。「炳炳，你不要怕，有爸爸在，飯鍋偷去了，

我們還有米在這裏。」

炳炳不響，心扉上掩上了些暗影，眼淚在眼眶內晶瑩地閃着光，他昂起了頭，叫了一聲：「爸爸！」

「炳炳，你不用哭，我們做苦工的人，餓死終還不到這地步，本來住在矮簷下的人，祇可以半飢半飽的度着日子，低下頭，咬緊牙關，忍着一些苦痛，我們才會逃出那死亡而再活下去。」

王小年心裏是想着這許多話，但是他沒有說出。

原野的波動

夜，

沉寂地，在夜移的原野上，蠢動着一羣在黑暗鑽營的人們。

離街鎮半里路光景，一條闊長的河流，靜靜地橫臥在那裏，河裏的水，在白天是淡藍而澄澈的，但在夜間，被夜色籠罩上了後，連表面上的水是平靜如鏡？是微弱的波瀾？也一些不能辨出。

幾條貨船，無聲地吻着流水，停泊在沿岸。

貨船上，澹淡幽黯的燈光，在風聲裏，掙扎着照出波動的微光。

貨船裏，一個黑影伸出了蘆葦下，封着跳板上荷物的苦力，低聲地喝着。

「當心把船翻了！」

人離開了船，船身左右擺動後，漸漸地又變了穩定。

一個剛走，一個接着又來，船身是永不會變了平靜。

離船近處，騷擾着的滿是些人聲，有噉聚私語，有迸寒後的氣喘，有受重壓後的呻吟，是那麼低沉地，像在淒清寒冷的深夜裏，有那不幸的厄難，緊緊地攔攔着他們不敢出聲似的。

遠遠的，野狗在狂吠，聲音搶破了這堅雜的鬧音，鑽進了人們底心坎，於是瑟縮着，顫動着。

天上沒有星星，夜死寂地。刺骨的寒風一塊塊地撲來，荷扶的苦力，縮緊了頭頸，拚着命咬住牙根在噉噉噉地運送。

荷扶的苦力，手裏拿了一根竹條，蹣跚着，小心翼翼地走近了船邊，把竹條拗給了坐在沿岸計數的夥友，然後再走上了跳板，搖動着，終於把繭袋放下了。

在那個計數的夥友邊，走動着一個中年老練的人，頭上兜上了一塊白色的縮羊皮，兩手伸在袖管裏，聳起了肩膀，心在跳動，面唇上的細胞變了粗魯，口裏低聲地問：

「尙有多少沒搬好？」

夥友調過了頭，做右詭媚的笑臉，雖然在夜色裏，辨不怎麼清楚，但是聲音的柔軟，確是够人歡喜的。

「鄭先生，馬上可完畢了。」

「趕快拾罷！」

他仔細地再察視一聲，接洽又搬到旁的船隻邊去了。

在鄰近船邊，鄭先生瞧見了大隊長龍槓底模樣，他輕輕地走到龍槓身旁，拍着他底肩膀，龍槓嚇了一跳。

龍槓是一個魁梧的身材，年紀四十歲模樣，麻臉，黧黑的皮膚，在燈影幌動時，更顯了可怕，眼瞳張望時，像兇獸一般，年紀雖然還在壯年，但是早年的磨折，額骨上，已給他增添了不少皺紋。

他吸了捲烟，彷彿很得意的樣子。

「學然先生，一筆大交易又成了，我們回去痛飲罷！」

鄭學然正望着貨船在用神，他沒有聽見龍槓對他講的話。

「學然先生，回去吧！」龍槓見他沒聽見，咳了聲嗽，右手在他身上拉了拉。

鄭學然被他一拉，突然幻想消逝了。他答非所問似地說：「龍大隊長，全仗了你們底保護才這樣

……呵！呵！」

「我們是難兄弟說什麼客套話……沒有老兄底鈔票作買賣，弟兄們……唉……也沒有這般舒適。」

龍槓底答話，顯出了得意，彷彿黑暗與光明的邊緣接近了，那歡樂的日子正等待在前面。

船裝載滿後，將解纜啓行了。

夜色裏，抖動着昏黃微弱的風雨燈，像辟火似地，一起一伏的幌動在河畔。

一個個黑影，身穿制服，肩荷長鎗，在長跳板上閃過了。

接着荷扶的苦力。也跟着上了船。

槽在水中划出急急的聲響，低沉而清越，飄盪在淒清的氣氛裏，更顯出了恐怖在緊緊地追來。

水聲漸漸地變遠了，前面搖動的殘餘物，像一團黑幕把它掩避得辨不清船影在那裏。

鄭學然看不見船影後，他底心跳了，他暗自在想：這些船隻是我整個生命所寄托着的，船因保護搖出了險境，我底財產，將驟增二倍。

這是他往成功的一條路上推測起，但是突然一個暗影掠過他底腦袋：萬一這些船隻被打劫了呢？

我將……

「學然，我們走罷，你還在發想什麼？」

鄭學然聽了記損底話，似乎變了有些厭惡。他感到有些懊悔，悔換不該聽信了龍槓，把自己底生命財產，在這裏作孤注一擲。

然而事態已在進行了，鄭學然覺得懊悔也沒有用，自己要賺錢，要發財祇有冒了險幹人家不敢幹

的事，上幾次與龍大隊長合夥做的買賣，都是非常危險，但是靠了弟兄們底槍桿子，歧生的小事沒有，就是連極感棘手的事，也都化險爲夷了。

鄭學然想到這裏，他底心又寬了不少。他從這裏邊，似乎尋得了一個人生底哲理：不損良心，不成功，不冒大險，不賺錢。

所以，他在昧了良心，冒了危險，在替人家所不齒的事。

偷運的事差不多完全成功了。鄭學然祇希望水路上不要有意外發生，他抱着一顆尚未安穩的心，跟着龍精走在田岸上。

最前山弟兄拿着風雨燈在開路，最後亦由弟兄握着手電筒，小心照着鄭學然和龍大隊長，而且還有背槍的弟兄，彈入了膛，準備意外的射擊。

村莊上的野狗，聽見燈光在震動，吠出悽厲的聲音。

「龍大隊長，這買賣有些胆喪。」

在路上，鄭學然在油滑的肚內，搜出了這句話。

「有老子在，那個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龍精底答話始終是有些近於江湖上的蠻橫腔。

鄭學然是一個文弱的人，他祇好唯唯地跟着走。

離村莊更近，犬吠聲更變了高厲。

「他媽的，我做掉你！」

突然，龍槓吐出了這句話，鄭學然底心，又在跳動了，他正在想：龍槓或許待我發了財後，會喪

盡良心把我……

鄭學然沒有再想下去，龍槓底話跟着刺來了。

「龍大隊長，你說的是誰？」鄭學然顫抖地問。

「我說的是村上狗叫得太可惡。」

龍槓是個粗人，他不會想到鄭學然爲了這句話疑心着他。

鄭學然底心又稍寬了。

狗，看見人在遠遠的，會追着叫，但人走近了它，它反退得離人遠遠的。

他們一走到村上，狗就開了，待他們過了這村莊，狗又在後面狂吠了。

越過兩條田岸，鎖仗到了。

黑夜裏，在原野上騷動着的人們，跟着遙遠的犬吠聲低微時，漸漸消隱了。

早一個月前……

繭行開秤時，是由龍大隊長與鄭學然合夥辦理的，鄭學然是地方上有錢的紳士，龍積是持有槍桿子可以霸橫的惡棍，兩人合同辦理繭行彷彿跛脚盲眼的互助，同樣走上了成功之路。

鄭學然底錢可以使收購不生問題，龍積底勢可以使繭行安寧無事。

開秤的第一天，規定每担繭價法幣三百元。

三百元一担繭價，誰人高興賣，賣掉一担繭子，還淨不到担半米。一張種，最好的收穫結三十斤，三十斤繭子賣九十元。除去一張種五元錢，桑葉八担四十八元錢，剩下的還需放在人工澆養栽培中，辛辛苦苦忙了二十來天，結果是等於零。

養着好蠶是這樣，養着優蠶，還得虧本負上一身債。

這一熟的蠶死的多，但是收購的人又是這般酷惡無人心，每担三百元，問老天？到底是爲誰辛苦爲誰忙？

鄭學然揀正了養蠶人底窮點鑽，他知道，有了繭子不賣掉，養蠶人底債務不能了，繭價高，早日

賣，藥價低，連幾日還得賣。

養蠶是農人底副業，在這個年頭不甚安穩時，租稅的繳納，水錢的佃付苦够人，有繭不賣是不能了。

「不能了，不能了！」養蠶人在賣繭時，正被一身債務煎壓得透不過氣來，他們被逼了還是挑着繭子向街上跑。

養着蠶繭而沒有收獲的人家，尖着嘴，似在妒忌地對着挑繭人苦笑，口裏還問多少錢一担？

「三百元錢一担」回答的人皺着眉，似嫌少，但是聽着的人却是心落難接，肚子裏自己在問：爲什麼我家底蠶繭死掉？

挑繭的人把担歇在繭行門口，繭行木柵外已躲滿了人，據說早賣有現金拿到，而且另加二十元錢一担。

賣繭人把自己底繭袋送進木柵內，木柵內幾個稱繭人把繭子稱了稱：說出的斤數與賣繭人底斤數相等時，一張取錢的繭單伸了過來，接着繭子也倒進了大筐裏。

「我不賣……」

達到票單上數值有不附時，賣繭人老是這樣狠狠地說。

「三百二十元一担，扣去百分之二警察捐，百分之一鎮公所捐，不就是三百十元一担！」
這是在相互爭執時，職員所給予賣繭人底答話。

繭行前老是響着這種話，但是後來的人，却又矛盾地把自己底錢袋放進了木櫃。

再後來的人，降到了三百元一担，而且付一半現金，付一張十天的期票。

「賣罷！早拿到幾個錢，總可解解急！」

有人這樣說，但又有人却是另一種話：「不賣！我們自己纔絲做衣服穿。」

然而，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矛盾心理爭奪的結果，繭子終於賣了，他們帶到了半數現金，一張期票，這期票是大旱未雨時的

賣繭人正殷切期待着的甘露。

但是十天過了，十天後的無數張期票，却變成了空頭支票。

領款的賣繭人都聚集在繭行門口，大門緊閉着，威武的警察站在那兒，睜睜鬼鬼地。

「領不到錢，我們別讓警察學過去！」

「鄉曲辦子和屁：隊長是金蘭之交呢！」

「混蛋：我們人多不怕他們！」

滿行門外，無數取款人等得不耐煩，在暗地裏私語。

「打進去……」

板門在響了，正在這時候，滿行裏的人，却不能不出來敷衍着說：「再過二十天，錢準定可付給你們。」

「又在放臭屁了……」

「這是不負責的滑頭話！」

「讓他去，我們自認灰氣等罷！」

「鬼孫子，收不起滿子，別丟臉！」

「……………」

滿行門裏，靜寞地，門外，滿是些精神勝利的報復。

三

無數管滿的羣衆，又聚集在滿行門口。

「放他的屁，上次騙了人，這次又來騙人了。」

賣繭人擁擠着，伸長頭。大家都想等候着好消息。

「他們不來回話，我們進去，同他們拚命！」

靜寂了一回，但是沒有人附和。

「鄉學然那個狗頭，幫同奸商，壓低繭價，使我們養蠶人沒命活！」

「好了，你發什麼瘋，你不願養蠶，又沒有人叫你養，我們祇有靜些回家把桑田去掉牠種豆！」說話的人並不是有意來搶白他，祇是煎壓後的一種難言之苦。

「老兄，你別糊塗，沒有這般奸商在作祟，一担繭子決不會這麼賤。」

因爲不服氣，抓着頭，又在回答。

「唉，絲市場一日不景氣一日！」

老年人，白髮滿頭，嘆着氣，陰沉地在說。

「怪誰呢，怪自己太窮，怪自己沒有知識，賣給這般奸商。」

沒有意料到，一個年紀青青的人，會說這般重於理智的話。

他們一邊在閒話，一邊在擠着。

擠，擠到前鋒，擠到兩側，這許多人老是被擠着的。

「再不開門，我們要進去把鄭學然拖出來！」

等待了好久，很有些人覺得不耐煩。

「真的我們祇有向鄭學然說話！」

「鄭學然在做空頭生意，把自己底現金放在偷運糧食，販賣鴉片土，我們不能再放過他，否則我們太吃虧！」

幾個人在議論着，幾個人在附和着。

「對，我們要求進去見見鄭學然！」

於是推定了三個比較會說話而且勇敢的人作代表，向門警申說要見鄭學然；門警起初沉下臉色，佯作不理會，後來被羣衆的呼喊，逼着沒法，不由自主地走進裏邊去通報了。

回話出來了，鄭學然不在廟行裏，但已有人前往他家告知，即刻就可來這裏。

領款心安了不少，但是他們還在嘈雜地計議着，計議着鄭學然來這裏後的說話。

「我們向他要錢，要不到錢向討回廟子。」

「話說得對，我們就這麼辦！」很多人尾隨着。

這幾句話傳到了警察底耳朵裏，警察們底鼻孔都輕輕地哼了一聲，臉上的表示似乎不屑和你們這

般不通世故的鄉下人多講。

許多人還是在擠着，想從擠裏探聽一點兒消息。

「鄭學然來了！」人羣中在呼着，像喜歡，像厭惡。

鄭學然穿着一件馬褂，慢步走來。身旁走着的是警察大隊長龍楨，兩個及後首迴護着二十個來往的警察。

一行人在繭行門口停住了，鄭學然底視線在人羣中掃過一遍，有意問着守門的警察。「什麼事」警察見大隊長來，已在老遠立正致敬禮，待鄭學然詢問的時候，警察還是立正了答：「有幾個人要見鄭先生！」

人羣裏走出了三個代表，樣子在未說話前，心裏已有些威縮，但既答應了出來說話，也就硬着頭皮在說：「許多人要求鄭先生馬上付款！」

鄭學然底答話很不在意：「你們不知道款項的困難，城裏商行的規則是必須交了貨才能付錢！所以在貨沒有交去前，你們底款子還得稍待幾天。」

三個代表默然，過一會才要求着：「那錢既付不到，那麼請把繭子照數退給我們！」

「貨已裝出去了！」鄭學然皺了皺眉，就把秘密透露了一些。

人空裏本來是靜悄悄的，現在又變騷動了。

「我們要收回爾子！」唯恐代表胆小不濟事，於是大家在後助着威。

「我們扭住鄭學然算賬！」

年青的人都蜂湧到前面動手了，龍槓看勢頭不對，於是命令弟兄彈壓，彈壓的結果沒有用，鄭學然底胸襟被扭住了。

警察舉起槍柄，向肇事的人亂擊，人空中的喊聲雖還是極高厲，但是許多人底心却有些動搖了。

怕事的人，偷偷地溜走，剩下的人還在發瘋地嘶喊。

站在前鋒的人被傷了，人心的動搖更利害了，逃走的人也更多了，他們那時候的心裏是這樣：他們有槍桿子，我們敵不過他們，還是讓事務些過過忍耐的生活罷！

因為人羣的四散，七八個受傷的人被帶進了警察局。

經過這次波動後，肇事的人被禁在警察局挨餓了四十八小時，方始交保釋放。

領款人所期待着的甘露，却又是落了空。

四

船在半途被劫了。

這消息是由幾個押送繭子的警察，狼狽逃命回來後才洞悉的。

賣繭的鄉民，知道了這消息後，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差不多滿街滿巷都在談論着這件事。在他們底臉龐上，說話中，都顯現了萬分的憤怒，憂愁。

憤怒的是劣紳鄧學然和惡棍龍楨，用高壓棒取着他們底血與汗。憂愁的是繭商的被劫，未付的繭款將無形落空。

他們又聚集了無數賣繭羣衆，蜂湧到鄧學然底家門口，但在抵達這地點前，外面已散出了一個謠傳，說鄧學然已瘋了。

發瘋的原因，據說：就是爲了這繭商的被劫。

賣繭的羣衆不信，又擠到鄧學然底家門口張望着。這次，鄧學然並不懼怕人叢的衆多。也沒有警察在維護秩序，他反走在大門口，讓人們痛罵着。

他蓬亂了頭髮，面色有些灰白，衣服被撕破了。

「狗頭，還繭子來！」

「呸，裝什麼瘋？」

「我們打他一頓，出一口胸中之氣。」

人聲又變弱了；鄭學然聽了這些話，他驚恐了，他突然跪下，哀求地說着話。

「請你們饒恕了我罷！我是被人家利用滔了大錯！啊！饒！恕了！我：罷：：！」

寬廣人又是氣又是笑，老等在這裏是沒有用。他們接受了第三者底報告，他們走開了。

他們在離開的時候，談論着因果的話。

有人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鄭學然就是一個例！」

但是又有人說：「龍槓底罪，比鄭學然犯了更大，然而他並沒有報應。」

「若要報，時辰不到！龍槓這次沒有死，將來定會屍首分離呢？」這是另一個人底答話。

但是這話，誰能相信呢！

龍槓在明天將被命令調至另一地點保護地方治安，最大的原因，上司也知道了這次的波動。但是龍槓底位置，依舊牢不可破，這却是鄉人所迷惘了的一個謎。

明天，明天是這地方可慶幸的日子，但安知明天，明天不是另一個地方可詛咒的日子呢！

文盲

又是將開學的時候了。學校裏正忙着寫開學通告，和修理課桌，預備在這金風送爽的時候開學了。

在一個狹小方正的辦公室內，聚集了三個等候開學的先生。每個人底臉龐上，都帶着絲絲的笑意；而且臉上也時時掛着汗痕。雖然秋天季節的早晨應該要涼爽些，然而因為房間的陋狹，窗櫺的偏西，把他們蒸壓得煩惱起來。

「真倒槽，這種天作事！」一個稍胖的教員，拉開了雪白的西裝襯衫，讓那覆着汗背心的胸臆，袒露在外面，臉孔上滿是一副懊喪的樣子。

另一位是正在忙着寫開學通告，上身穿的是一套變了黃色而且滿是袖綻的紡綢衫褲。在他底臉龐上，看起來似乎很沉着，富有毅力。接着說：

「任之，把心放靜些，熱就沒有了一。」

的確，在他底臉上，很難看到一滴汗粒沁出來，人家都很佩服他，尤其在火熱的夏天，他沒有帶過一把扇子，所以他底同事，都挖苦地加給他一個酷毒的綽號：「冷血！」

但是每逢「冷血」這二個字在談笑之中偶然加到他底頭上時，他總是默默地對那個譏諷他底人笑了笑。他絕對沒有向那一個人回過嘴，忍耐與涵養，比任何一個人來得好。

「老徐，大熱天你不淌汗，真佩服！」任之扮着鬼臉說：「哈哈！無怪人家要說你『冷血』了！他依舊埋頭寫那通告，而且心裏暗暗地自慰着；無意識的諷話，當作沒有聽見好了。所以，老徐祇對任之白了一眼。這眼色似乎說：冷血！你才是真正的冷血呢！」

五張，十張，二十張，再寫十幾張，就可完竣了！站在老徐背後的那個先生並沒有加入談話，祇笑了笑。眼光儘釘住紙上寫的幾行筆力雄健的字迹。

報名：即日起附帶開學時須繳學費半數

茲定於國曆七月廿八日開學

育才小學校校長方樹人

收費：低級八升中級一斗二升高級一斗五升

老徐把通告寫完了後，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回過頭，對剛才注視他寫字的一個先生瞥了一眼說：

「一方先生，現在規定的收費怎麼樣？」

「很好，很好！」那個方先生就是校長方樹人，他很贊揚老徐寫的幾個正楷，而且今天又認為他忙了半天，心裏很過意不去：「徐先生，又磨折了你大半天，對不起呀！」

「那裏——」任之又開玩笑地說：「大熱天，沒關係。橫豎我們老徐是不怕熱的，這些小事，何必掛齒呢？哼！祇要你校長先生在今年薪金上——拾起些就是了！」

「又要鬧笑話了，你永久不會有正經話。」老徐却怨地說了一句，臉上火辣辣地，又繼續對方樹人講：「剛才一斗，一斗二，一斗五，似乎不大妥當，低級繳一斗米錢，他們準不會來讀。就是來讀，也祇繳一數二幾個。高級收一斗五升，中級收一斗二還不甚要緊。不過人數也要減少許多。依我底意見是把低級降到八升。」

校長也贊成這提議：「的確，低級的人數少，學校整個是不景氣。我們全靠那人數多的低級，中級來維持支出。很好！很好！你底意見……」

任之也不是那副滑稽相了。很注意的聽着他們倆在講，有時也插入幾項意見。

「今年入校的一二年級，不就是明年的三四年級的基礎嗎？老徐底話很對，八升——」頓了頓：

「哦！八升再會嫌大嗎？」

「八升，不算大，我們收費算挺低的了，人家都收到二斗，甚至二斗多。他們祇管自己底收入，沒有想到出錢人底困難。而且這樣文盲一定也會隨着增多。啊！辦學校，真沒有道理。費了心思，又要遭人唾罵。」校長似乎很知道這次增加學費後的反響，會遭人詛咒，會減少學生，會增多文盲。然而那教師不足飽暖的薪金，那落空的開支怎樣呢！不增加學費，學校一定停辦起來。

「在這時代，教師還不如小販，娘姨，真是所謂吃力不討好，拿了一百十多元錢的薪金，暗地裏不知要受多少奚落！」任之底話說得很正經，他深恨自己當了小學教師。然而改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經營業實，手頭缺少鈔票。當小販，臉皮老不出。這種矛盾的心理，常常煎熬着他。

「有什麼辦法呢？十隻黃貓九隻雞，十個先生九個窮，我們就是爲了窮而當教員。不窮也不要拿這幾個吃不飽的辛苦錢！」老徐來回地在辦公室裏踱着。眼睛俯視着高低不平的磚地，沒奈何地說：

「小教生活太清苦了，上司又沒津貼，祇靠幾個學費，也不够支配。本學期學費改了收米，待遇當可優渥些了。」方樹人勸慰地說：「耐過了這苦痛的時期，以後生活當可變得寬裕些！」

「那裏會呢？生活的費用成了倍比似的在飛漲，我們底薪金呢？哼！加了五成。」空氣不似先前那樣火熱和嘻笑，變得彷彿很陰冷。每句話都顯示了在生活高壓下的苦痛。任之繃緊了臉，又說：「

學費增添是應該的，然而人數一定會減少。減少了人數，學費的收入還不是差不多嗎？人少，我們是省力了些，可是對生活依舊是一個不夠維持，對社會却無形中又多添了許多文盲。」

大家靜默了一會，室內頓時變得幽寂，偶爾順着空氣的流轉，傳來幾聲咕噪的蟬聲。使他們更添上了許多鬱悒，煩悶。

「嗯！——」校長微微地領首，打破了這沉寂。「這事情，還得商量，通告可暫慢貼出。」

「方先生，我們來分析歸納學生家庭狀況罷！就拿那一方面利於我們的，來決定這次的加費。」

老徐搔着頭皮，想出了一個妥善的辦法。

「哦！我們都是殺任，來罷！這方法很好！」

於是翻開了全校學生底名冊，一個一個喊了出來，詳細地思索了一會，方才下一個決定——失學與續學。

這是一種客觀的推想，是否合乎那未來的事實，他們沒有顧到。他們祇要過半數與他們有利，加學費就可實施了。

計算的結果，是出乎他們意料的滿意。因為學校是鄉鎮的小學，所以讀書的人，都半是務農和業商。他們把佃農攤商的子女，列入了被抗棄就學之數。而商人與自耕之農家，填進了可能享受讀書之

列。

全校人數二百三十五人！

受到這次打擊的約有七十二人！

這一張失學與就學的計算書，使他們剛才那樣憂悵的氣概，完全消失得沒有了。校長開始眯着眼睛

睛說：

「就這樣決定了罷！通告馬上叫工役分散去貼。」

「好，——」

「也顧不得許多了，——」

老徐和任之順口答了校長底話，鬆了一口氣。一塊悶在心中的石塊，彷彿已經掉了下來。校長走出辦公室去呼工役了。留下二個人，任之在吹口哨，老徐在唱一支同事們聽厭了的歌曲：——

生活苦！

當教匠，

嘴咒罵，

天天把那千斤重担往肩上挑！

是爲了生活！

是爲了家！

亦是爲了要帶錢回家去養娃娃……

二

開學的廣告，在每條街衢的牆頭上，疏散地貼上了。於是反響後的議論開始了。

種田的農夫，上街時偶爾也瞥見壁上注目的各色不同的字條。他們祇有呆呆地站在那裏張望，幾個稍認識字的店夥，嘴裏不時發出很怪的聲音，彷彿驕傲地做作得像一個出衆的識字者。

「小先生，這字條是什麼意思？」站在邊旁的一個農人，迷惘似地望着他，彷彿期望着他要他來一個明白的解釋。

「哦！」當中一個店夥搶着答，右手指指着通告上的字說：「茲定於國曆八月二十五日農曆七月十八日開學。」他唯恐他們不諳又加了一句：「這就是說：陽曆八月二十五日開學，合我們陰曆七月十八日。」

39 一批人剛懂了，還沒有走，又一批人蜂湧地上來了。他們每個心裏，都帶有些微的頭暈在問：一

是什麼？——在過去，這些紅綠紙頭，總是寫着的是打倒××！驅逐盜匪！一批，又一批，祇要看見那紅絲紙頭重現在壁上，就知道又換了一批不同性質的人，統治這個小鎮了。

是開學的通告，大家鬆了口氣，預備開步走了。那夥計似乎吸引似地又高喊着：「哈哈！今年學費收米了！收米了！」

幾個農人頭也不回地走了，然而有幾個站定了問：「收米？多少呢？」

「一二年級八升，三四年級一斗二，五六年級，一斗五升。」

「一斗二，八升，有了兩個孩子，不是要一斗嗎？不，還要書錢，簿子錢，什麼捐錢，……哼！兩斗米錢還不夠。……他媽的！」當中一個人開始在談論了。

另一個農人開口說：「上半年收老票二十元，這……半年，收一斗半米，合老票——哼！要五十元哩！心心太狠，太狠！」

「心狠，——」又一個農人插進來說：「不進那斷命的洋學堂最兇，橫發孩子年齡不很大，停幾年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種田的人，就是不讀書也沒有大妨。」

「啊！也難怪，從前一担稻最賤糶過二元四角，現在呢？糶起來毛一百十念元，還是新幣。從前洋學堂裏收費不是二元四角嗎？二元四角，在那時好糶到毛四斗米！現在繳一斗五升米錢，不好算大

「不好算大！」每個人底視線都注着那四五十歲以上剛才說話的老農，心裏都有些悔恨剛才發狠的不對。

「話是說得不錯，不過我們沒有米鹽，祇靠十個指頭來活命的，可怎麼辦呢？」

也沒有什麼回答，大家很平靜地走開了。原因是在這一點：手頭的錢流轉得很寬的，和生活不受煎熬的鄉人，看到加費的通告，普通總是賦予同情的，（雖然並不一定，但至少並不反對。）假使逢到一般佃農和依恃十指過活的呢？看到後，也祇不過嘆嘆口氣，發些牢騷吧了！他們底思念，唸書是可捨可取的，孩子放在家裏攪不清，就送到學校裏去，現在學費增加了，孩子就讓他停在家裏吧。

三

「媽，明天開學了。……」自從學費收來的消息由街坊上帶回鄉間後，許多被金錢煎迫到的孩子都起了反響。福官是其中的一個，時常拖了他底母親爲了讀書吵個不休。

然而他底母親，自始至終，總是推諉地回答。彷彿一些兒不負子女底責任。「孩子，年紀還輕，就歇在家裏吧！……」

福官老是扭着母親底衣襟，一刻鬼也沒有放鬆過。「媽，我要唸書。」有時福官也看見母親偷偷

拭淚過。但是，他不放鬆，依舊像飢餓的孩子般狂鬧叫喊。這叫喊，要等到他底父親出現在眼前時，才會稍稍停止。

童稚的心理，並不是爲了沒有書讀而哭吵。是爲了沒有書讀後，會等在家裏搗弟妹，會叫他做工作，會失去許多可愛的伴出。

母親被福官吵够了，煩惱地說：「明天你就到學校裏去吧！……」

福官吹起了小嘴，快活地說：「媽，開學時先要繳學費呢？」

「學費……」母親頓了頓，雖然她已經想到了一個辦法，但是那辦法還是空虛的。「福官，你對先生講，我們秋收了後，就可以繳。」

「不去，我不去！」福官那時的笑容，似乎被一陣風吹去了，吹起了嘴，倔強地說：「人家都繳了費才進去的。現在不能像以前一樣的給我們拖延下去了！……」

「孩子，你去講：『我們種人家田的人，是沒有一些儲蓄，學費一定要到九月裏才拔得出來，請先生體諒體諒我們窮的人！』」心裏是這樣想，其實到了秋收的時候，除掉了還租米以外，還能有多少剩餘呢？

層 下 底

「沒有錢！」我怕……見先生……媽！你……跟我同去！」福官想起了同學們他繳了費沒

有，在那時一副尷尬的臉兒。他不願見先生，更不願見了先生後問他徵費怎樣？

「討債的！……」母親說了這樣一句：「明天就與你到學校裏去！」

福官又滿是歡喜了，然而他還不放心地問：「媽！九月裏秋收時，我們不是常常恨祖宗沒有掉田下來，怨過不來生活嗎？然而，那時候會真的有了嗎？」

「唉！……」她深深地嘆口氣，接着說：「孩子，九月裏是收割的時候，你還記得我們沒田種的人，可以用拾穗來支持幾天生活嗎？……」

「拾穗！拾穗！……九月裏是有學費繳了！……」福官鼓着掙，蹬着腳笑了。

四

福官和母親在學校的辦公室裏見到了校長方樹人。方樹人對他們說：

「的確，荒春三苦七月，種田人在這時，錢的轉動是很討厭的。就是幾個數一數二的富農，要拿一筆錢出來，也要贖了米才可以。你們呢？當然我也很知道，……那末。學費準定稻殼上壩後付罷！……」

「福官，你快些謝謝校長！」母親望望孩子那滿是畏縮的臉，慈誨地說。

福官走到了母親身邊，口吃地對校長說：「謝謝校長！……」

校長點了點頭。坐在對面辦公桌上的徐先生，插進來一句極妥的話：「孩子倒是挺聰明挺用功的，可惜缺少幾個錢來讀書！」

孩子底母親聽了，熱情的眼淚被激動得滿盈眼眶，晶莹地幾乎將掛了下來。「可不是嗎？假使沒有各位先生的好意，繳學費連二個月，孩子是決沒有讀書的福氣了！讀書是有福氣人家底孩子所享受的。窮人底孩子，是不可能希冀的。現在趁小讀幾年書，就是算福氣。以後年紀長大了，就是生活能够敷衍，也不會要他讀書了。」

「唉！……」校長方樹人莫名地嘆了口氣。

「媽，還要書錢。……」福官輕輕地說，聲音是充滿了顫抖。

書錢幾個字刺進了他底耳膜，一被要求減費的勇氣消失了。校長底腦筋開始思索了：「二年級書錢抄本費十三元，欠還是不欠？欠誰，這買書的錢，還是向人起了高利才借來的。而且必須在開學後幾天償還。過了期，這交易不是等於白做麼？……不欠！還學是無可疑慮的。在教育立場上，是罪惡！在減少國家的文盲上，是施虐！……」

辦公室內又變了靜！是熱的靜，空悶的靜。

「先生，照理是不好意思再開口，但是不開口，也沒有辦法。……就是那書錢，一定不會像我們心目中所想到的一樣便當的付出來，恐怕又要拖延到……」福官底母親打破了這納悶，滿是歡意的說。

校長皺了皺眉頭，樣子是非常爲難。

「送佛送到西天，事情總得要校長成全了我們窮人！」她又接着哀求地說。

校長俯允了，他們感謝地出了辦公室。

五

秋天的末尾來了，是帶來了農人收穫時的歡笑，但也帶來了詛咒澎池的嘆息。

「拾穗！拾穗！……」無數被飢餓凍斃的農婦，無數將被拆壞學校門牆的孩子，都狂歡地呼喊着。

泥土般黃色的稻桿，本來是散植在田塍裏的，但跟着麥割的農人，却慢慢地給捆束後漸見減少。換上一批是俯了身，撿拾那折斷遺留下來的稻穗的農婦和孩子。

沒有一個敢落後，掙扎、狂奔、搶拾……彷彿表現了小小的一幕人類底生存競爭，無數人中，

存着了一種心理：是免除飢餓而拾穗！是逃避被學校抗棄而拾穗！

米珠薪桂的常兒，農人交對起來，更外小心，遺留的稻穗很少。僧多粥少是適合了這情景。從朝拾到傍晚，能够拾得多少呢？於是多方面的計劃，爲了滿足自己底慾望。爲了解決自己底飢餓！爭奪，攫動並不是份內光明的稻穗開始了！

福官想從拾穗中繳清所欠的學費。看看每幾天拾來的稻穗，和學費相差甚遠：但是學費的催繳，却一天緊似一天。

罪惡的繁念，在他脆弱的心裏萌芽了！

這不能算罪惡的事態被發現了！

追逐，咒罵……把筐內所拾的稻穗傾落了。這樣罪惡似乎還沒有被赦掉，福官又遭了痛打。從此，他永久不會再被人允許，走入田隴裏拾穗。

廣漠的田隴裏，減少了許多拾穗的婦人，孩子。

福官狠狠地逃回到家裏，哭叫着：

「媽，我不要再讀書了！……」

母親淌着淚，默默地不作一語。

農 民 淚

低的氣壓，陰沉沉地，再加上烏黑的雲朵，像漁網似地彌漫着天空，顯然是大雨欲來的前奏。

田隴裏的麥稈，已呈現了金黃的色彩。可是給連日陣陣的雷雨，把整個原野淋溼得泥濘爛滑；暗吐裏堆積着盈盈的雨水，偶爾和風輕徐地吹拂着，那麥稈彷彿舞孃的纖腰，搖擺地在瑟瑟生響。淺水的浮面，那弱波輕柔地動着。

雨下了！下得很急；像夏天的雷雨。然而時小時大，沒有一刻停止過。

一天，二天……雨雖然也停止過；但是還不能見到一些陽光，直到第三天的傍晚，西方似乎隱約地露出彩色的雲霞。

「謝謝老天！我們是依靠禾麥生活的，雨不要再下了！否則我們要活活地餓死。天啊！雨不要再下了！」並不是單獨梁根說一個人有祈求禱告，而是整個受風雨吹襲毀滅的農民，都這樣地哀呼着。

梁根那底臉上，整人像被紗鬼似的憂鬱的愁影籠罩着；額上的皺紋，深深地，彷彿溝壑的樣兒。他簡直沒有笑過一次，就是笑，這不好算笑，是苦笑。

「天嘯！救救我們受難的人吧！連下三天的雨，小麥的收穫又要降低了！……天殺人，不用刀。……你還要救我們嗎？……」梁根壽覺得自己像一個剛脫離慈母襁褓的孩子，像一個陽光下沒有陰影掩護的孩子，四週是空空的，而且冰冷的，他得不到旁人底憐憫，體恤。他自己忖度着：祇有老天或者會救他，他的話，有些像怨浪，不，完全是詛咒。

農人底時間，也最寶貴不過的，像這樣的雨天，割麥，鋤田怎麼能夠呢？梁根壽雖然也種了一二畝還租的田，但是大半數以上，生活的仰給，完全依恃十指幫工得來的錢。

一天不作工，就要消費去那用血汗掙來的剩餘的錢。

豐裕的收穫，是農人底安慰，付過來，是農人底眼淚。

梁根壽有時低頭沉思着，有時仰首呆望着天空。他彷彿見到許多飄散的烏雲的裏邊，忽隱忽現地藏着像處女含羞般的渺碧的青天。

「天嘯！快好吧！好了我們才有生路。」梁根壽又呆呆地張望着飄蕩的浮雲出神，自語地說着。

「米價跌，粟湖闖了！我有空閒的時間去給你嘆氣，雖然天下着雨，可是室內的生活不打緊吧！……唉！這些繩索，也可減少浪費些積蓄的錢。……」梁根壽底妻子，也就是永福底媽。目視着她

底丈夫發鬱地嘆着氣，有些像厭煩。埋怨地說。

「唉！你不知道我這時的心裏，煩躁的時候，做什麼事情都沒有興。」

「沒有興！……」梁根壽底妻子，心裏很難過。「那末生計呢？」

梁根壽沒有回答她，其實也沒有話回答，狠狠地嘆了一口氣。

「嘆氣就有錢來了嗎？做吧！」梁根壽底妻子激動地說。

「天晴了！明天就動手割麥了，今天讓我安穩地休息休息吧！」

梁根壽底妻子，也沒有說什麼。作了很勞苦的工，休息當然是份內的事；牛馬也需要休息，何況

人呢？

那天，總算很平穩地過去了。

黃梅的時候，日長夜短，在一年中季節算最煩忙的一個了。割麥、鋤田、挹水、插秧、都擠在這時候。

天色還沒有大亮，在東方剛現出魚肚似的白色，梁根壽爲了金錢，也就是爲了生活，就趕早收割那麥稈。

「三個早起抵一工」，農人底時間，的確寶貴極了！

晨晨，麥葉上的朝露，還沒有乾盡。而田隴裏的淺水，仍舊依稀落在土壤內，梁根壽一副熱氣，

疾然冷了下來。

「啊！麥還不能割！」梁根志底妻子，拿了一個稻柴，預備捆結那麥桿：還沒走出門口，梁根志走了進來，她疑慮其間。

「泥土尚溼，要等到下午天才行，上半天空着，就搖擺繩吧！」梁根志底臉上，並不比昨天鬱憤了，這顯得有生路了。

乾燥的氣候，潮溼的水氣，被蒸發得驅走了。受了摧毀的麥穗，水份也漸漸地消滅了。

「黃梅天！刻刻變！」所有整個原野上，農人都動熱地在刈割那曾經受過風雨渲染變成了黯黃色的麥桿。

大毒的太陽，猛烈地蒸曬着田間中刈割的人：他（她）們底額上，晶瑩的汗珠往下滴流！這，彷彿血的淚，在撲簌地墜落。

雖然他（她）們揀着痛苦，在田中刈割着。但是今年的收穫，還沒有十分減少，這就是給農人的一種安慰，也就是上天賦予農人一個辛勞後的慰藉。

「痛苦並不白吃！是有補償的！——真的，農人就靠這幾句話，來安慰自己受痛苦磨折的心。

小麥登場了！麥場上都堆砌着一座座的，像圓亭似的麥籠，大的，小的……這都是他們（她們）

用血汗換來的結晶。

三畝田的麥籬，雖然是那麼小，可是在梁根壽看來，這是命脈的寄存處。

麥雖然磨了粉可以充飢，然而不能當飽，並且容易飢餓。種田人底肚子，彷彿上天特別在加難比任何一等人總是來得大。特殊的梁根壽闔家底肚子，較之普通的農人還來得大。

「窮人大肚皮。」也許是這樣，梁根壽應了這句話。

割完了麥，農人底工作，繼續的就是耕田、挹水、插秧……梁根壽靠了三畝麥，是不夠維持一家生活的，祇有捨去了自己底生活，替人家工作。

黃梅的時候，做苦力底人難以雇到。有出十元、十二元，甚至十五元相誘的；但是三升米還糶不到。

平時的工資，還不到五元。這種特昇的錢，當然梁根壽樂於歡迎的。可是時間祇有幾天罷了！原因大概是爲了「求過於供」的緣故。

受了錢的引誘，驅使……換句話說，是爲了生活的抑壓煎迫……梁根壽甚至梁根壽底妻子，都被雇傭地替人打麥、耕田、挹水、插秧。

一天、二天……黃梅的天氣，將要過去了！梁根壽底工作，也慢慢地減少了！然而自己底麥籬，

仍舊像以前一樣，沒有翻動過。

做完了雇工的生活，接着自己底事情忙起來了。梁根壽爭着耕田、挹水、插秧……他底妻子，也在農場上打着自已三畝田的麥。

「噓！怎樣了！麥穗有些霉爛了！氣味真難聞！」梁根壽在田裏工作，他底妻子，正在掀開那麥籬，一陣陣的霉氣，直衝進她底鼻息中。她感到一陣難過，心不住地跳着，而且額上，也不停地，一滴一滴的汗珠。

「唉！倒霉！倒霉！下層的麥穗，越發作嘔了！」這是她自語的嘆氣。

「十五元錢一工，不然不會這樣好拿！」在旁邊農場上工作的一個婦人，面上露着鄙夷的笑，像「幸災樂禍」地說。

「狗X的，你有錢可以不雇工，我們是靠十指的奮鬥來生活的。」梁根壽底妻子，額上比先前難看得多了，一句像針刺殺的話，痠癢地折磨着她，雖然她沒有一句話回答她。她像一個孱弱的屈服者。——「敢怒而不敢言」地忍受着。然而她底內心，彷彿受了創傷，永久不能醫治。她詛咒地自罵着她眼前的仇人。

她仍舊搬翻那麥網，有氣無力地。然而那霉味却跟着麥網下層的減少，陣陣地增多起來。

麥穗裏的水份，沒有完全被陽光吸收了去；而黃梅的季節，又是相當溼潤。稈頭的麥穗，又不能流暢地曝露在空氣中，使水份整個蒸發去。

別人都沒有在收割，而梁根壽倒第一個在割。他最寶貴光陰、空間……然而也就在這點上，害了他。

「他媽的！窮人總是應該受人欺的，我不怨誰，然而怨也沒用。可是我最恨老天，爲什麼又要和我們窮人作對？……」梁根底妻子望着那諷刺的婦人，笑了笑，像苦笑，接着又怨恨地說：「老天啊！天賦應是平等的！您知這罷？」

哭泣、怨恨、沮喪、祈禱……有何用呢？又有誰給她一個慰藉、同情、惻隱……的心呢？

「媽！你爲什麼嘆氣，你忙罷！」她底孩子——永福，還祇十歲。她（還有根壽）體恤着孩子，尙在年幼的時候，不能喚他工作。她們堅執着一見；再願自己多做些兒，決不要孩子來動手。她家裏除了永福外，還有四個孩子，都是相隔二年生的，八歲、六歲、四歲，最小的一個是兩歲。舊式的年齡，是虛數的。雖然名稱二歲，可是僅離出生的時候，十個月罷了！家裏除了梁根壽和他底妻子在外邊作工作。就祇有五個尙需要保母來監護的孩子。永福是比較年齡大些，當然懂事點兒。

「孩子！怎麼你不看好弟弟？出來做什麼？」她聽見孩子在講話，回過頭來，臉色仍舊不甚好看。

，口氣似乎有些責問。

「媽！五弟哭！要吃乳。」永福看見他底媽，像在責備他。他有些戰慄，低聲地答着。

「唉！……」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討債鬼！……」

拋掉了搬弄的工夫，抽空就向家裏跑。她到底憐着自己底孩子，這的確表現了慈母底心腸。

「媽！讓我替你一會吧！爸呢？……」永福雖然年紀僅十歲，像家境好些的孩子，正在殷殷地讀書呢！他很懂事，他時常不必受到父母底啓示後而自動地去做。這也是給他父母那冰冷的心，似乎添上了一塊發發的火花。

「孩子！還是陪你底弟弟吧！媽很難過，而且很對不起你們。……：……：唉！祇怪你們生在貧窮之家。」她聽見那自學校裏傳來的浪浪的讀書聲，有些像怨恨，悵悵，她帶着歉意地說。

「媽！……」永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年齡還輕，當然不會聽出話中的蘊藏與含蓄。然而處在貧窮，淒涼的環境裏，悲傷的事情，天真的，誠摯的情感，會無意地流露顯現出來。

她掉過頭來，手攪着永福。口裏還絮絮地說着：「別哭！別哭！我們回家去。」

場上散佈着許多細數的霉麥稈，像在受太陽光的洗禮。一陣陣蒸曬出來的霉味，向四週擴散地傳播着。這，彷彿窺息性的毒瓦斯，警告着梁根壽國家的生命的漫滅、摧毀、消殘。

像僵臥的麥稈，在水份沒有干却，毒氣尚未溶知之前，打麥的工作，祇有緩慢地讓牠延宕下去。

梁根壽底妻子，喂了乳，叮囑了永福幾聲。就回田中去了。

梁根壽正在田裏插秧，俯着腰彷彿很辛苦。時辰正值中午，太陽猛烈地直射着油綠色的秧苗上，這正適合了二句詩：

「耘苗入正午，汗滴禾下土。」

周圍很靜寂，除了梁根壽一個外，原野上已沒有一個人還在插秧。他工作了半天，一畝田的秧苗，總算將要插好了。

「唉！你來做甚？還不趕緊打麥。」梁根壽聽見他妻子走來，疑惑地問。

「打麥……」她有些氣憤。「哼！受了一場氣，真倒霉！」

「倒霉！窮人總是這樣的。」梁根壽抬起頭，停止了工作，望着那蔚藍色的天空。他並沒有領會到她底話，苦痛地說。

「麥霉了！霉得很利害。」

「霉了？……」梁根壽搶着就說：「現在怎樣？」

她頓了頓，接着說：「散露在泥場上，一陣陣的霉氣，真難嗅，現在水氣沒有乾，麥不能打，所

以來幫你插秧，插完了，我們好心地。」

「唉！我很對不起你，而且也更對不起我們底孩子。在這裏，女人是沒有跟男人種田的，……然而你……你竟和我……同樣吃苦……孩子呢？非但沒有書讀，而且沒有慈母監護……梁根壽底身體，彷彿在戰抖，說話有些發狂。」並不是我要你也吃苦，環境是這樣，命運是這樣，有何話說呢？」

「爲了生活，更爲了孩子着想，我們尤得勤懇些。下半年，依我底意思，無論如何送永福再讀幾年書，春福（二子）呢？也得設法使他唸書，齊福（三子）年紀尚輕，讓他再緩幾年好了。讀書總是好的，像張家大孀，家裏有了錢，兒子讀了書，可以欺人呢？像我家永福，也得叫他多唸幾年書，出一出我這口怨氣。」她說的話很激動，似乎前面有一顆明亮的星火，引逗着她一般的。

「怨氣？怎講？」梁根壽聽出了語因，喘急地問。

她底臉突然轉變得灰白了，她握緊了拳，彷彿回憶起往事，更易激起她底怨恨。「張家大孀那個爛污貨，你知道她對我怎樣說？……」

「快說！受了什麼氣？我不知道。」

「哼！她說：『十五元錢一工，不然不會這樣好拿』……真氣憤！」

「她媽的：關伊×事，我們是用血汗換來的。」梁根壽先前像很怨恨，到後來反變得沮喪沈着了

。「唉！窮人總是這樣的」

「別嘆氣了！我們永福讀了書，將來或者有翻身的一日。」

「翻身？在夢裏罷！窮人永久是這樣的。……」他說話像嘆氣：「『前世作了孽，今生來受苦。』大概我們犯了一點吧！否則老天終會憐憫我們的。」

「別說是夢想！祇要看張家大爺那樣『狗眼欺人』好了，她有什麼本領，她祇是一個孤孀，手頭有些京錢，兒子——她頓了頓，說話比較先前溫和得多了。「她媽的，這個滾肚子讀了書罷了！」

「插秧吧！永福準定到秋天送他進學校。」梁根壽也深深地覺得妻子底話，是吻合着事實。他左手握着把油絲色的禾苗，右手不停地在插。

秧苗在田中慢慢地增多起來，而晚霞的暮色，也跟着漸漸地籠罩着大地。

是休息的時候了！唧唧裏飄出曼曼的炊烟，然而梁根壽還同他底妻子，辛勤地在插着秧。

耕牛已經在原野上閒散地嚼着草，這是痛苦後給予的補償罷！然而他倆呢？……

「唉！我們還不如牛馬嗎？」梁根壽有些妒忌地瞧着那耕牛，澀然地說。

「快插吧！就要完畢了！爲了孩子，也得忍耐地工作。」他底妻子很樂觀，似乎前途的光明就快要到來了。

「哦！爲了孩子，三畝的租田糊幾張嘴還不够，怎能說爲了孩子。」

「今年無論如何總得把永福送進學校裏去！」

「唉！我何嘗不是這樣想，不過——」

梁根壽還沒說完，她搶着說：「不過什麼？」

「有什麼呢？終逃不了錢無着落罷了！」他底臉，依舊很頹喪。

「錢！秋季的錢，我們當心些好了。」

「別再說到錢了，談到錢我總是恨恨的。今年的繭子，一個多沒有看見，統統是那白色的僵蠶！」

……唉！有的人家倒養得挺好，一張也有四五十斤繭子哩！雖說天氣不調勻，然而爲何偏偏欺壓我們窮

人呢？難道人不可窮嗎？窮總是要受欺的嗎？……」

「唉！祇怪那死人老×牌蠶種，製種太馬虎……他們爲了賺我們五六元錢，而害了我們三百多元

的錢。」

「真的，養老×牌的多半死光了。害人匪淺！」

「好了！蠶種不好可以換的，又不是祇有老×牌一種。」

暮色蒼茫地沉下了，秧苗還有四五分沒插好。梁根壽熬了整天，並無安穩過。亦許受了太陽酷烈

的蒸籠，然而多半還是在辛勞過度的緣故，鼻孔裏忽然流出鮮紅的血滴。

「噫！血！……血！……」梁根壽自己並不知曉，她疾然喊了出來。

青色的單衫上，印上了斑駁的影痕，那血漬遇着空氣變了色。

「啊！……梁根壽驚覺過來，雙手按着鼻孔。」

「昂起頭，讓我取些涼水來。」

「別忙！慣常這樣的，停刻兒就會好的。」

她沒有聽見他底回話，帶着急忙的步履，掏了一盆涼水，而且還絞溼了一塊頭巾。

「把溼布巾按在額上，這樣可以陰涼些，今天我們工作停了罷！」

「停了！還是早些停了！否則做死也沒有用。」梁根壽似乎看得很穿，惱恨地說。

仲夏的傍晚，很幽靜，除了青蛙的悲鳴聲劃過長空，使他們添上了不少悲哀外，其餘差不多沈寂得像死去一般。

「啊！場上曬的麥，還沒有收。」梁根壽底妻子，覺悟似地跳起來說。

「快去收罷！我可以獨自回來。」

她去了，帶着匆急的步履。梁根壽昂起頭挺着胸，打了一個呼呵，也悻悻地走向回家的途徑。

「爹！有人望你，等了好久了。」永福迎上他底父親的面前，低聲地說。

「唔！……」梁根愁應了一聲，邊說邊走地跨進了門檻。嬰孩底哭泣，幼孩的爭鬧，響或一片。

「根壽哥，太勤勁了！」坐在黑暗的角落裏的馮耀亭，突然站了起來，臉上雖然看不出他底表情，可是語氣裏，却含了不少溫柔和諧。

「哦！耀亭哥，有何貴幹？」

「沒有什麼！……」馮耀亭頓了頓。

「不會的，無事不上三寶殿。」

「就是洋龍水錢要付罷了！沒有什麼！」

「洋龍水錢！……」像哀求。「啊！不瞞老兄說，今年我家真倒霉，蠶是死光了，麥又霉爛了，這幾天錢真調不轉，……老兄，真抱歉，水錢可再緩幾天嗎？」

「唉！祇有你還沒付清，真討厭。那末黃梅時候，你幫人家底丁錢呢？」馮耀亭有些像憐憫，也有些像責難，但也有些像嘆息。

「工錢也祇十二三元，糶三升米還不够，七張嘴薄粥還嫌少，那有剩餘呢？」

「柴油飛漲，沒有錢就不能打水。」馮耀亭恐嚇似地說。

「不能打，啊！耀亭哥，事情總要幫幫我們窮人底忙。」

「窮人！我們正爲了窮來收水錢的啊！」馮耀亭像不能放鬆地抓着嚴厲的話反駁。

「那末真正錢沒有怎樣呢？」梁根壽苦痛地笑了笑，聲音顯得戰抖得很利害。

「沒有錢，總不能替你白打啊！」

「好了！好了！耀亭哥，事情既然不能洽商，那麼明天付給你錢好吧！」也許是怨恨湧起了梁根壽，但大半還是自知汲水的困難，將就地答應了。

錢答應明天照付，馮耀亭走了。嘴裏又歉虛地說：「根梁哥，並不是我要相強，第一油買不到，第二破了例，人家都會效做的。」

梁根壽也沒有話回答他，祇哼了一聲。

他底妻子回來了，他還沈垂着頭。雖然在暮色的蒼茫中，然而額上深刻的皺紋，微微地跳動着。還可以隱約地看出他這時的抑鬱苦悶。

「永福爹！怎樣了？躺一會吧！」她就心地問。

「唉！剛才馮耀亭又來催水錢了。」梁根壽調轉話頭回答她。

「……………」她呆呆地彷彿啞巴一樣。

「我約了他明天，……」梁根壽雖然嘴裏在說，可是腦海裏却盤算着明天的錢從那兒來呢？他不敢想了，想了更容易發愁。最後，他斷斷續續迸出了幾句話：「糶麥！糶了麥！還給他。」

「噫！……麥還沒有打出來，而且霉了。怎麼辦？」

「霉了！霉了也得糶，否則禾苗要乾涸死了，我們是靠禾苗生活的。天吶！救救我們吧！」四周是冰冷的，沒有一些溫暖。梁根壽以為嘆氣、哀號，會像女人悲傷悵鬱的時候，哭了一場一樣地可以解除苦痛。

糶了麥，付洋龍水錢，糶米吃。三畝田的霉麥，繳了租，剩下的能够供七張嘴吃幾時呢？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創，剝却心頭肉。」窮人在這個環境裏，那裏有翻身的一日呢？

「工作幾點鐘？休息幾點鐘？教育幾點鐘？」這是夢話、嘆語、空想、幻影，農人簡直比耕牛還苦痛，那裏談得到教育呢？

秋天了！永福依舊伴着四個苦命的孩子在一塊。他底臉上，也漸漸地籠罩着一層悵鬱的薄霧，他常常偷偷地在角落裏掩面抽泣。

有時，梁根壽看見了問：「唉！孩子！怎麼啦？」

層 下 底

「……」永福默默地不響，亦許是爲了沒有書讀，使他這樣的；然而不會，這是環境害了他。惟有蒼天是梁根底安慰者，他在難過的時候，在想到前途——孩子底前途的時候，往往向着天空慨嘆着：

「天駒！爲什麼時常煎迫我們窮人？要知道：『天賦是應該平等的！』唉！窮人底孩子，爲了沒有書讀而哭！執榜的孩子呢？爲了怕讀書而哭！天駒！讓我們窮人也享享那些富人們所不必要的權利吧！……」

在都市裏過年

天氣酷寒得很，在四圍滿是洋房樓屋佈散着的馬路上，向上仰視，陰沉沉的天空，北風瘋狂地在亂刮；一塊塊，彷彿凝結成了一大團似的，向着牆壁，屋面打着。

行路的人變稀少了，他們怕這痛如刀割的朔風，刺着他們底面頰。

兩旁的店舖裏，景象也變了蕭殺，夥計們把手放進了袖管。縮緊了頭，在玻璃窗內踟躕地走着，走着，他們底腦袋裏，盤旋着一個渺茫的想象——年底了，可惡的老天，爲什麼今天偏這般冷，否則準可做一筆很大的生意。

一個壯年的婦人，臉頰凍成了紫紅色，手提着篋筐，走進了一家麵條店，她呵了一口氣，帶着北邊的口音自言自語地：「屋子裏熱呢！」

店裏的夥計，一些兒沒精神，模樣像是由於天氣太冷，提不出一些熱情似的冷淡。不，也許是像這女人買他們底東西不多的緣故使他們這樣罷！

「多少錢一斤？」那婦人指着麵條問。

「十三元。」夥計淡淡地答。

那個婦人稱了半斤麵條，放進籃筐裏，口裏還說着喃喃的話。「物價高漲得够利害！」

夥計送走了這婦人，看她迎着暴風走在馬路上時，面上才露出一絲笑容。這笑似乎是笑這個婦人在這般冷的天氣出來買東西的傻呆，又似乎是笑這婦人買這些不必須的東西何若走這一趟路呢？

漸漸地，這婦人已拐過灣了。

走了沒多久，到達了她自己底家。

所謂她底家，是在一個並不十分熱鬧的都市一角，這地點，在過去確是有過她底黃金時代的，舞場，大賭窟，百貨公司，這裏都會開設過。但是情景與現在已不同，那些百貨商場的所在地，都轉變了成荒涼的頹垣廢瓦。

幸而，遺殃的地方不多，所以有些地方，已恢復了原狀，但是尚有些地方，却已不容易一時把它回復到本來面目。

在緊連廢址旁的，就是剛才那個婦人底住處，這房子的正面，是向西，但在靠近廢墟一邊弄堂旁的窗戶，却是向南。

朝南的房屋，比朝西的房屋，要溫暖得多。那婦人住屋的窗戶，就是朝着南面的廢墟。

她走進了屋子後，面頰上：漸漸地變了發燒。同伴在一幢屋子裏的房東，卻向她那副凍得狼狽的
窵態說：「嫂子，你何苦這樣，我們有了娘姨也不敢叫她出門吶。」

「唔，」她不加是否地答了一聲，她急忙跑進了自己底房內。

「媽，這般冷你出去幹什麼？」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孩子，拉住媽撒嬌地說。

「媽，買的什麼？」另一個約摸八歲的孩子，拖住了他媽底腳問。

「買過年的東西！」邊說邊把挾持的東西，都放到了桌上。

「媽，買魚還買肉！」八歲的孩子爬上了凳子，停在桌上，翻動着媽放下的籃筐，快活地說，

「孩子，今天過年，你們吃了這年夜飯，明天又大一歲了。」

「媽！那麼我明天就十三歲了！」那個孩子歡躍地說：「但弟弟是幾歲呢？」

「弟弟你幾歲？」媽和藹地問着他。

「我……八歲……」弟弟吞吐地說。

「不，你九歲了。」媽一邊講着話，一邊把魚和肉從籃筐內取了出來，拿着刀，預備把牠切碎了

放在鍋裏煮。

弟弟看見了幾塊瘦的肉，口裏喊：「媽！我要吃瘦肉。」

天幾歲了？」

「別性急，煮熟了總是你吃的。」媽望着孩子微笑的臉，自己底心也笑開花了。「我問你，媽明天幾歲了？」

弟弟搖着頭不響，顯見把媽底年齡忘掉了。

哥哥在呆想着，後來他高興地說：「媽今年三十二歲，明年三十三歲了。」

「好孩子，我歡喜你！」媽撫着哥哥底頭，心底裏是非常鬱悒，但她却笑了。

弟弟聽見媽歡喜哥哥，呶起了小嘴，不高興地。

媽看見弟弟這樣，心裏有些兒煩惱，但她却安慰着弟弟：「媽愛你哥哥和愛你是一樣的。」

弟弟不懂什麼，他聽到媽愛他，他又轉變了快樂。

「弟弟爸爸明天幾歲了？」媽問着弟弟，弟弟思索了半天，一點兒不知道。

媽問哥哥，哥哥回答說比媽大二歲。但是剛回答了後，哥哥又搶着問媽媽：「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

媽底臉變鬱悒了，剛才的快樂，彷彿一剎兒遁走了似的，她向上張大着眼，忖度了一會，然後慢

吞吞地說：「爸就會回來的！」

「爸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哥哥似乎不信媽底話，追着又問。

媽底心裏在想，爸今天是不會回來了。但是，突然一個希望掠過他底心頭——爸離開這裏時，會叮嚀過，年夜一定要回到這裏來過年。媽於是安慰着自己底孩子：「爸今天會回來呢！說不途上正辛苦哩！」

「媽，那麼爸爸一定回來的，我們等着爸爸過年！」哥哥握住了弟弟底手，跳着說。

弟弟也雀躍着，因為爸爸每次從外面回來的時候，總是帶了許多東西給他們吃，他也拉住了媽底棉袍，問：「爸還有多少時候可以回來？」

媽被他纏得沒法，祇得安慰地說：「弟弟，你別急，讓媽做好了菜，爸一定要回家了。」

弟弟不響了，他坐在矮凳上，兩隻被凍紅了的小手，放在小而骯髒的袖管裏望着媽做菜，目不轉睛地。

哥哥在煤爐邊烘火，瞧着媽把酒醬油放下去。有時，他看了不耐煩，站起來拉開窗簾向外觀望。

窗外的景色太平凡了，它一些兒沒有惹人注意的地方。推開窗望出去，全是一片破碎的瓦礫堆積在地上，瓦礫的孔隙裏，時時透出那污濁的氣味，所以這窗老是緊閉着，有時還把窗簾遮掩了起來，似乎住在這房間裏的人不屑去欣賞那外面的景什。

哥哥無意地把窗簾拉了開來，他驚訝地喊：「弟弟，你來看，外面正下着雪呢！」

弟弟本來是被寒冷侵襲了使他感到一些兒沒興趣，現在一聽見哥哥叫着牠，他急忙搬着剛才坐的凳子，湊到哥哥身邊，躲在凳子上，向外張望着。

「哥哥，雪落得正好看！」

「弟弟，觸眼的瓦堆，不見了。」哥哥高興地，他似乎也不歡迎這罪惡的瓦礫場，他也需要這純潔無垢的白雪來填補世界上缺陷的地方。

「給白雪蓋沒了！」

「過不了多時，雪溶化了，瓦堆又要出來的。」哥哥不喜歡在窗外有這一個瓦礫堆，弟弟也有這一種心理。

媽祇管做茶，她不來干涉他倆。

「哥哥……哥哥……」弟弟底手指着遠遠的一個人說：「一個叫化子！」

「哦！真的，一個叫化子，他縮緊了頭在向人討錢呢？」

「哥哥，你看他討到錢沒有？」

哥哥喚着媽媽來看，媽放下了手裏的工作，走近窗櫺，也向着孩子所指的地方看。

「媽，叫化子怎麼不怕冷？」哥哥看那個身披麻袋的乞丐，低聲地說。

「他們都沒法子呀！」

「他們爲什麼不做事呢？」哥哥聽了媽底解釋，更生出了疑竇。

「尋不到事情做，孩子你想，不是祇好做乞丐！」

「叫化子有家嗎？他們爲什麼不回去？」

「孩子，別胡說了，他們已沒有家，家是被他們揮霍光了，但他們底家也有被人家毀了。」媽講得非常清楚，孩子也不再多問。

媽又去做菜了，孩子還是站在窗邊邊眺望，

漸漸地，那乞丐走近一所巨大的舞廳前，弟弟高叫了：「哥哥，怎麼叫化子走滿那大屋子裏去了！」

「弟弟，你看錯了，他怎敢進去，他是釘着人家討錢呢！」哥哥似乎比弟弟要懂事得多，他在解釋給弟弟聽。

「哥哥，你再仔細看，叫化子討到錢沒有？」弟弟伸長了頸根在瞧，但是仍舊瞧不清。

哥哥回答他：「弟弟，你看，叫化子沒有討到。」

弟弟蹙起脚尖，疑惑地問：「爲什麼他們有了錢不給？」

哥哥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我不知道……」

弟弟感到了失望，別過頭來問媽：「媽，坐汽車的人爲什麼不給叫化子一些錢。」

「弟弟，坐汽車的人怎麼會看見叫化子？」媽把弟弟底話攪錯了，她以爲在馬路上疾駛的汽車裏的人，他根本接觸不到乞丐。

弟弟興奮地告訴着媽，他沒小心被哥哥一動，從凳上跌了下來，弟弟就因此「樂極生悲」。

媽聽見弟弟在哭。趕緊走過來，攙着弟弟，哥哥也無心再看了，慌忙地問弟弟：「你跌痛了沒有？」

媽抱了弟弟，右手輕輕地撫弄着弟弟底頭顱，安慰着：「孩子，你睡一會兒吧，等媽煮好了菜再來叫醒你。」

「我不要……」剛把弟弟安放到床上，弟弟却撒起騾來。

「弟弟，你早些睡吧！」哥哥走過來也勸着他，但是弟弟却從床上躍起來打哥哥，口裏還嚷着：

「我不用你管。」

「弟弟，你不能這樣！」媽警告着弟弟。

「不，我不用他管，我睡熟了，爸爸回來時，東西給他一個人吃了……」

「弟弟，剛才我又沒碰他，你不要這樣！」哥哥受了冤無處可訴，眼梢頭有些兒變了潤溼。

媽知道弟弟有很多地方太任心，但爲了要平安地渡過這年夜，不使那一個有一些兒生氣，於是將就着弟弟。「爸爸回來我一定先叫你！」

弟弟經過了媽善意的哄騙，他慢慢地睡熟了。

媽又掉轉身來拉住了哥哥底手，撫慰着說：「孩子我歡喜你！」

哥哥默默地坐在凳上。媽又在忙那將完成了的工作。小小的房間裏，又漸趨沉寂了。

天色變了陰黯，雪愈下愈大了。哥哥底心痕，變了鬱悵，他鬱悵的是落雪大了阻止了爸爸歸來。

他獨個兒在想，爸爸早二個月，回老家去瞧瞧故鄉的情況，臨走的時候曾說過，今年無論如何要回到南邊的都市裏來過年。但是爸爸爲了什麼不早些回來呢？

哥哥被這個問題糾纏了想不消，他在沉悶的時候，似乎有些很恨了。他恨的是爸爸何不早些回來，回來了後，他可以聽爸爸講些家鄉的情況，北地的故事。他還要聽北地的故事，這些事對他都很有疏，他感到不平凡。他彷彿厭惡南方平和庸俗的生活，他時常拖着爸爸，要爸爸把他帶到老家去玩。

每次爸爸底答話，使他失望，使他心冷。爸爸不是說他耐不起北邊的寒冷，定是說他孩子年輕不中用。

他愈想愈不通了，於是啓口問媽媽：「媽，爸爸到底回家不？」

媽媽已把菜全都煮好，她也想起了爸爸，假使爸爸在家的時候，她們可以歡天喜地的吃年夜飯了。到臨睡的時候，還有麵條子可當點心。

現在，聽到了孩子在問，她知道爸爸是不會回來了。但是她還是望眼欲穿地在等，祇要那黝黑的暮色不降臨，他們殷熱的希望，也不會變了淡漠。

「孩子，再待一會兒亦許爸爸隨即會回來。」是沒有旁的話可以答覆，祇有這般半失望的話回答。室內的檯鐘在瑟瑟生響，空氣似乎變了悵悶，媽媽心像沉寂般的陰冷。

哥哥在癡想，媽媽也勾起了鄉思——

爸爸懷戀着故鄉的田園，故鄉淳樸的人物，故鄉美麗的沃土……他不能平安地塾居住在樂園裏，忘記了故鄉的老母親。那個鬢髮已齊白，她還在留守着故鄉的田園的母親。

爸回去是應該的，必需的，老母親年紀大了，也不能讓她受一輩子的勞苦，所以爸爸回家後，總是在老家過年，他不再回都市裏來了。

「今年亦許爸爸也不歸來吧！」媽媽在想，她鬱結的心，漸漸地鬆了開來。於是媽夕調轉了話語：「孩子，我們別等待罷！爸今天亦許不會回來了。」

哥哥也有些等得不耐煩了，他站了起來對媽說：「媽，叫醒弟弟罷！」

弟弟醒過來了，朦朧中他彷彿在說：「爸回來了沒有？」

室內更比以前陰暗得多了，媽就隨手把電燈開關一扭，黃昏而淡淡的燈光亮了。

室外，更暗黑得有些兒朦朧，媽小心地走到窗邊，把窗簾拉開來。在未會拉開之前，她向外窺目

瞧着。

看到一朵朵的雪花在飄舞，她於是憧憬着一羣受到飢寒煎壓的人，她默想着，假使一堆堆的雪變成了雪白的粉，世界上多麼好，沒有餓殍，也沒有鬥爭，更沒有流浪在他鄉的游子。

看到遠遠的光亮的舞廳，她幻想到舞廳裏是正高奏着爵士的音樂，伴隨着狐步和華爾茲，……她又默想了，假使銀白的雪，永留在世界，世界上將沒有這般誘惑縱情的蛀虫，沉醉在酒綠燈紅裏。

雪，純潔的，今年的大雪紛飛，就象徵了明年的一瑞雪豐年，她這時的心裏，似又變了，她希望明年是一個好年頭，她可以回到老家去過年了。

窗簾拉上了，幻想漸消失，她回轉身來。「孩子，我們開始吃夜飯罷！」

弟弟在床上坐起來了，媽媽給他穿好了衣服，他走下來，爬到桌子旁，也預備吃夜飯了。

一碗碗煮熟的菜，放到桌子上，弟弟站在凳上想挾碗裏的小菜，哥哥看見他挾不到，幫着他挾。

媽媽底臉笑了，她和藹地對他倆說：「孩子，你們以後別吵架！」

孩子有了豐美的菜，就什麼都忘了。但是媽媽底心裏，仍舊有些兒鬱悒。她憂慮着爸爸是否平安在家，老母親是否康健無恙？她更懷戀着何日可以返鄉過年。媽媽右手擡着筷，面龐上顯出鬱悶的樣兒，無意間脫口說着：「整整地有五個年頭沒有回家過年了！」

二十二年十二月

江 汛

——卅一年江南農村生活的一斷片——

落日留連地走着緩慢的脚步，晚霞的餘輝，撥繃地散佈在西洋的一角，漸漸地，那暮靄由紅，綠……的彩色，轉變了淡青幽暗的灰色，大地底盡頭，像一個圓平面底邊緣，都籠罩上一層蒼淡的顏色。

飛鳥底嘈雜喧擾聲，慢慢地跟着這暮色，變得平靜了。雖然天空中，偶爾有幾隻像失了羣，迷了路的鴿子，上下左右地翻翔着。但在隱約的被樹木遮掩的屋頂上，那低矮的烟窗，已經看不見炊烟裊裊地飛升了。

農夫們停止了工作，都聚集在農場上優游地談笑着。有的把桌子放在外面，借着清鮮的空氣，閒適地吃着他們底晚飯。

靠那柳堤的陰處，一張矮小的桌子，傍坐着六個年歲不同的人，一個像垂暮風燭殘餘的老婦人；一個壯年的男子，烏黑的皮膚，強壯的肌肉，在他赤着膊的時候，很容易表顯出勞動後的黧黑；還有

一個半老的徐娘，腦背後留着一個像螺旋的髮結；此外是三個還未成年的孩子，大的十七歲，次的十四歲，小的還祇九歲。

桌上的菜餚，單調得很，一碟酸鹹的芥菜，一隻清燉的豈鱗湯，一碗自己園圃裏種的蕪菜，還有一小淺碗午飯時剩下的黃魚骨頭。雖然是那麼幾樣低賤的菜蔬，但是在他們那種像「狼吞虎嚥」般的吃飯，任憑他有「山珍海味」，「鷄鶩熊掌」，也不會辨出的了。

種田的人，在農忙時，普通總是每天吃四次飯；飯是他們底熱力，很機械一樣地沒有燃料，就不能工作，所以每天晚上，總燒的是飯。

工作在家裏的婦人，爲了節省米糧起見，晚上都是用泡飯來充飢，但今天却也例外，在晚上一同吃起飯來了。

坐在旁邊桌子上的那個農夫，草草吃完了飯，把凳子向外一拖，站了起來，而且還伸手挺了一個胸，在形態上看來，胸挺了挺，身體才合了垂直的標準，但是幾分鐘後，又恢復了那先前的佝僂。

「啊！今天又破費了。」他走到桌子旁，開口就這樣說，意思是你們倒吃起飯來了。

「不，李大伯，孩子們吵着要燒飯，今天還是第一遭。」李大伯因爲名字叫得熟了，所以無論長幼之輩，都叫着他這樣。照理，依輩份講起來，李大伯是那個老婦人底後一代，然而她却反矛盾地叫

他李大伯，這大概是習慣已變做自然了。

「李大伯，坐一會。」面對着他底錫貴，是他的同輩，拉出了板凳，敷衍地說。

孩子們一口一口地掙着吃，樣子似乎像飯籃裏的飯，吃慢了會倒空的。李大伯看得呆了，沒有聽見錫貴底答話，像出了神似的站在那兒。

錫貴抬起頭，望了望李大伯底臉，雖然在上面也看不出一點表情，但是想像的，可知道他這時的心理。

「呶！……嘿！……」錫貴裝作地咳一聲嗽。

李大伯底注視，由孩子們底身上，調了過來，他對錫貴瞧着，四條目光織成了兩條平行的直線，李大伯底臉紅了紅，他知道錫貴已覺察了他對孩子們底呆想，他底臉像醬紫色，而且又在垂暮時，所以紅暈祇有他自己知道，旁人卻是不易覺察。

「越是在這時代，飯越吃得下，真是荒年大肚皮！」錫貴放下了筷，又在籃裏盛了半碗飯，邊說邊吃。

「噢！……你們一天也得要四升米吧！」李大伯沒有想，祇是偶爾出口罷了。

「不夠罷！做人家些，也得要五升米。」

這年代，勉強弄個溫飽，也大不易事了。」李大伯有些像感慨的樣子，「像我們夫妻倆的負擔，也很重了，何況你們吃嘴又多？……」

「李大伯，你底話真不差，祇有我們同等階級的人，才知道這苦痛。」那老婦人同情地接上了李大伯沒有講完的話。

「吃嘴多，還沒多大關係，可惜他們不會做，祇靠一個阿運底爸，那裏興呢？」錫貴底妻子，彷彿訴說地對李大伯說。

李大伯底臉上，也沒有什麼特別表示，淡淡地答着：「阿運大了，做活可馬虎的當作一工，阿福也不小了，相幫相幫也還可以，大嫂，不要看輕了這幾個孩子，他們將來會反養你們呢？」

「反養？那是後來的事，現在的日子，真不容易過。」錫貴也沒有什麼期望於孩子底事，他底願望，祇要能夠在這時候，勉強維持下去就好了。

這時，錫貴已經吃完了飯，孩子們跟着陸續地放下了筷，李大伯底話頭，由家事轉到了耕耘上的事。

他嘆息地說：「據街上有幾個人講，長江裏的水，高漲得泛濫到堤邊了，安徽底南部，已經嚐到了這水患，雖然我們這裏水位高，不妨事，然而安徽底江水不退，老是那樣地高漲着，難免不會受害

的。」

這是突然地說出來的話，衆人底臉上，都似乎有些憂悒，雖然這水災還沒有加上他們底頭上，但在他們底心理，最好每年能「歲收豐裕」。過一天，算一天。

議論開始了，錫貴很關切地說：「水災萬一禍延到這裏，那窮人不會有命了，像從前太平的時候，生活是很寬裕的，每遇到水災，總是有許多人，撐着船，往來地向各處受殃的地方，散發乾糧，現在呢？可沒有這種人了，連自己生活也不够維持，還會來幫助別人嗎？」

「我們是靠天吃飯的，在危急時，菩薩會保佑我們的。」老年人最崇敬蒼天，仰拜菩薩，一到患難時，總是祈禱老天來幫助她。

「在現在不會有天日的了，忤逆的事情，到處都是，兒子殺父親啦！打母親啦！而且悖遠天理，沒有果報的也多，強盜打擊殺死了人啦！……天反了！天翻了！我們還是儲些食糧，防防不幸到來的時候吧。」李大伯不相信天，也不相信佛，因為他時常受了天與佛的欺騙，差不多在他底印象中，天總是和他在作對，稻苗乾涸了，想望上天賜些甘霖下來，但反而更外枯乾了些，兒子病了，想求佛爺，弄些仙方來解除苦惱，又反而使兒子病亡了後，加添着無數凄憤，愁恨。

「天日是總有的，早點遲點罷了！」錫貴底媽，依舊是那樣的口吻。

「老話說：『若要報，時辰未到。』因果總是有。』錫貴也很贊成母親底意見，低聲地說。

「天翻了！青天白日裏也有強盜搶，拿了錢不算，還要打死人，哼，鄰村的湯家，搶了也有個把月來去了罷！爲什麼還沒有報應呢？」

「報應嗎？時間大概沒有到，惡貫還沒有滿盈。」說話很有肯定的樣子，錫貴等母親說完了，接了上去。

「『生意錢，度眼前。種田錢，萬萬年。』我們底錢，是用血和汗，淚和愁換來的啊！黃梅裏，天上澆着大雨，要趕着蒔秧，酷暑烈日下蒸騰着，還要拔草，豎稻，一粒穀，就是我們一滴汗，一粒米，就是我們一滴血。……」

他彷彿很激動，而且在他現在的心理，天是不可沒有的。「惟其這樣，不僅是我們種田人，凡是勞苦的人，都會知道金錢的來處匪易，那當然在平時，該曉得節儉些兒。……」

暮色變得很深了，弱動的星火，透出了深藍色的天幕，襯漾着牠們底微光。月亮底光芒，很幽清，照上了大地的角隅，也從樹叢中鑽出了，映成斑駁的陰影，拂上正在談吐的一個角隅。

憤怒，憔悴，不平，……錫貴底臉上，都在月光下表顯了出來，他們還是繼續着說：「那該狗強盜，搶了血汗的錢，還要殺死用血汗勞作的人。哼！假使沒有天，誰高興去做那沒出息的苦事呢？……」

「沒有天，我們也得可以去做不要錢的生意，那世界一定更反了。」錫貴底母親附和着說。

「哼！天騎！佛騎！是有錢的人，欺騙我們底方法。他們拿佛與天來抑止我們底反抗，我最不讚成這些事情。……」李大伯底話愈說愈激動，聽的人呢？覺得越聽越不係了。

「哼！罪過，罪過。」老年的人，總是相信蒼天與菩薩的，而且最厭煩聽到垢辱他們崇拜的人底話。

錫貴也不願聽到這種話，調轉了話頭。「李大伯，這件事不要講牠了。今年到底包水，還是車水？」

「包水，太貴了。據人家說，外邊打了仗，柴油沒有了，今年水大，幾畝的被荒田，我不想包了，還是給人家替換地車車吧！」李大伯底話很使人動聽，因為他頗會計算，無論關於農產及家常的雜用，而且想的方法，總是十分節約節省。

「嗯！今年包水，據說每畝要預繳現錢五十元，水打了之後，再付五十元，不要講田多了，就是我五畝的租田，一趟付起來。……五十五……哼！二百五十元吧！嘴裏說似乎很容易，但是錢從那裏飛來呢？……不包，不包，今年決不包，要跟老兄學學乖了。……」錫貴過去吃到幾次苦，不是包

了不合算，定是自己車了不合算。

「包了比較省力些，自己車，祇好像牛馬那樣不休息，不過今年水大，皇歷上講，今年江水高漲，或許會有水災呢？你看，水已經是這麼高，車水總可以省力些了。一車水和包水的利害，李大伯都講了出來。」

錫貴自己也覺得李大伯說話很對，決意把五畝租田，用更迭的方法，與人家合車。

農忙開始了，車棧的斗板，軋軋地高響着，聲音的迂緩，快疾，像節奏的音符，啓示了動力的遲速。

資產的農人，用機械，牛馬，代替了勞力，下畝的小農，用血汗更迭了牛馬，機械。

汗，血，力……彷彿培養的溶液，把微小的生命，發育滋長起來，像昆蟲的蛻化，由種子，秧苗，禾稈，而變成了稻穀。

肥料，水份，是禾稻的維他命，也就是滋長豐茂的活力。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農人在春天裏播散了種子，夏天裏灑了血！流了汗！……秋天裏才會
有豐裕的收穫。

爲了祈望秋天的豐收，拚着命；在大雨下插着秧，在酷暑中車着水，在烈日下搗着草，……

沒有片刻的休憩，氣喘伴着他們，在夏天裏，車水是最急的任務，豎過稻後，田裏的工作就沒有，直到要割稻的時候，才有車踏到田裏的機會。

「當然囉！早包了水的，或許每畝還要出一百元關。哼！假使我們要叫鐘頭，可不要說了，說了，準會嚇死人！……」李大伯年紀已經過了半百，況且駝了背，兒子又沒有，種着三畝多租田，把自己底勞力，全部加了上去，也祇勉強糊二個口。

「嗯！我們還是讓血和汗來種熟這幾畝田吧！」錫貴自己也想，田裏乾涸了，總要設法車些水，洋籠又不是下層階級所能享受的，除了用自己的勞力，與人家更送車水外，還有別的方法嗎？

我們又沒有錢，祇有用勞力來搏取，其他不會再有好的辦法了，八吋管口的洋籠，每打（打亦是車的意思）一個鐘頭，要一百二十二元錢，算算看，能打多少水呢？……」

錫貴又接上了李大伯底話：「那奴剝削我們種田人底狗頭，看我們車水吃力，沒命的高喊着價錢。然而我們可以用不到他們的。」

「是啊！拚着我這老命不要，無論如何總得挨過這痛苦。」李大伯深深地惱怒着高抬價格的人，所以說話總是狠狠地：「阿連，阿福，儘可以幫人家車車水，自己家裏飯又省，而且還可以叫人家歸還你們幾工，再加上你們父子二個，不是可以車幾畝田水麼？」

「阿連還可以，阿福人家看不上眼，祇好當半工，而且在小時候，做了吃力的生活，人總是那麼矮矮的發（教育）不出來。……」

「年紀還小，到後來會發的，在農忙的時候，多湊一工好一工，否則去請人家來做一工，柴，米，油鹽不算，加上工佃，也得近二十元錢。」

的確，這話打動了錫貴底心弦，就在這一天後，阿福也開始做着成人所做的活。

天氣非常熱，而且熱得很悶，半月，一月，……過去了，雨點仍沒有看見，祇看見在傍晚，騙人底黑雲，常常猶散漫佈出來。

失望，苦痛……磨折着，盼望祈禱下雨的農人，他們不再相信天會給他們些少甘霖了，在絕望之後，唯一的辦法，就是拚着命努力車水。

高漲的河水，跟着乾旱的季候。退，退，退，……退得比平常還要低下一二尺。

以後却保持了平穩，沒有高漲，也沒有低降。

江水的高漲，是給予洋籠階級的農人底一種幸福，但也給予車水階級的農人底一種幸福。

久旱的不雨，給予洋籠階級的農人許多幸福，但卻磨折了無數以血汗來車水的農人。

若沒有乾旱，江水漫無止境的漲着，勢必釀成水災。然而「乾旱殃一方，水漫遍全方。」乾旱，

也許是老天對農人底恩賜，水漲，也許會是農人底禍害。

乾旱，水漲……並不是農人所祈盼的幸福，祈盼的幸福，是雨。

車水，車水……在夏天裏忙着的祇有車水。

天氣倘是酷熱，田疇裏水又多，禾苗滋長得更快。

一天，二天……農夫底心理，像一朵放苞的花。汗並沒有白流，血也並沒有空洒，禾苗的茁長，是他們苦痛後的補償。

「天啊！快些下雨吧！讓我們農人，在這個時候休息休息！」夏天裏應該雨量最充足的，然而雨一點也沒有下。不僅是李大伯和錫貴兩個人在祈求着下雨，就是在同樣好久沒有受過雨的洗禮的地方的農人，也深盼着雨的降臨，因是下了雨，可以得到片刻的休憩。

雨，那可詛咒的，又是坡可愛的雨，都市裏的人，厭惡雨，仇視雨，雨會阻礙他（她）們底一切，舞臺啦！跑狗場啦！歌場啦！戲院啦！甚至妓院啦！賭窟啦！紙醉金迷，污垢消墮的場所啦！……都會爲了雨而減興。

他（她）們忘記一切，更忘記久旱的一個角隅，正盼禱着他（她）們所詛咒厭惡的雨。

享樂，縱情，浪漫……是沉醉着的人們，一生歡悅的序曲，汗流，血灑，淚拋……是亦磨着的農

人，一生像牛馬的序曲。

雨應該給予農人，否則享樂與折磨，天賦太不平等。

祈望的雲霓，終於來了！

風吹着雲，雲迅速地飄散着，整個圓形的天穹，籠罩上雲，風愈刮愈大，黧黑，灰黑，……象徵了大雨的來臨。

沒拴繫牢的戶牖，像脫離了窗櫺，左右相擊着，孩子們拍手蹬腳地叫罵着：「好了！好了！快下雨了！」室內悶熱的窒息氣，交流，擴散得陰涼清爽了。

雷聲隆隆地高響着，電光可怕地閃爍着，風仍舊在刮，然而雲散了，由東南漸漸地向西北。

久盼着雨的農人，都嘆息地呼着氣。

「唉！明天還是要工作！……」李大伯彎着背，說話的聲音很苦悽，似乎覺得工作不勝其累。

「年紀活得八十八，勿曾看見過東南陣發一發，（註：東南陣是東南角起的陣雨，發一發，就是落雨的意思。）哦！原說我們都是空起勁。」這是一句古老的實話，雖然錫貴底母親還沒有活到那麼幾歲。

底 下 層

砰，砰，砰，……洋龍（註：即車水燈）底引擎聲，也因為將要下雨停止了，現在卻又開足了馬

力在喧嘩着。

「哼！這是有錢人底專利品，我們不會享受到的。」錫貴聽到了這聲音，總要憤憤地說上幾句。雨，整整兩個多月沒有落過雨。而且是一滴也未會落過。

小農力竭地祈求着，祈求着那民間五穀的猛將大帝，然而雨仍舊沒有下。

內河（死的河沼）的底面，被陽光蒸曬得裂了紋，河水顯見被車機吸收了乾盡。

大河（通湖泊江海的）裏的水，似乎也沒有減少，千萬具吸水器，不斷地向大河內，吸收那農人們所寄托的生命的泉源——水，灌注入田畝和內河。地高的，又要不辭勞苦的由內河車入田疇裏，雖然水因為江水的泛濫，沒有給車吸盡，但是苦痛，却加上無數用血汗來勞作的人。

「天再不下雨，我們沒命了。」二個月來的苦作，呻吟，詛咒……都佈滿了受着乾旱的農村。

「唉！最苦苦了我們這般小農，包洋龍水的還不妨事。……」李大伯望了望錫貴緊皺的臉，說話像一個受了刺激過度的病人一樣的輕微。

天的確厚了！翻了！江水漲得很高，却又逢到乾旱。唉！明天再不下雨，就讓他荒了罷！……」

「荒了罷，除非你糊住你們底口，否則糾聚了受到乾旱壓迫的人，吃大戶去，再不如，成羣結隊的到有飯的人家搶去。」李大伯出聲地笑，笑得比苦笑還難看，還難聽。

「唉！……」差不多沒有好的辦法，存在於錫賚底心裏，除非明天馬上下雨。

「把東西當給富人，把未成熟的稻，賤價作給有錢的人，……把這些錢，叫洋龍打水阿！……」李大伯底臉癢癢着，苦痛着。他底話，像發狂。

「得過且過地涉過了明天，以後怎麼樣辦呢？」錫賚憂傷地思想着以後的生活。

「哈！哈！哈！……」這是李大伯底答話：「誰知道我們明天以後，不復會再被痛苦折磨而死呢？」

明天……，明天就會很快到來的。明天就不再像以前一樣的乾旱了嗎。

饑。餓線 上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都市是畸形的，矛盾的，醜惡的。

糜爛與煎迫永遠是相對地進行着！

—

夜漸漸地深了，黝黑色的暮靄，張滿了那弧形似的長空。稀疏的星火，像風燭的餘光，彷彿在戰抖爛爛地與黑暗抗搏。光芒很慘淡地消沈着，幾乎將被吞噬下去。

街頭上闕無一人，夜顯得靜穆了。除掉偶爾在柏油路上，輕輕地滑過的車輛的摩擦聲和夾雜着那嗚——嗚——嗚——的慘叫聲外，永遠是沈淪在死的狀態下。

巷尾的角落裏，那電桿的射影，像一具消瘦的餓鬼，僵臥在生硬的街道上。這，彷彿死的降臨，啓示着睡在階沿上的乞丐。

「唉！上帝！我們是人，也是受過教育的人。爲什麼平白地要受到這種極遲呢？」這聲音是由黧黑的角落裏傳了出來。這角落裏，置放着二條蓆子，在上面橫臥着二個瘦削的乞丐。頭朝着暮色的天際。

「汗！睡吧，做事忍耐些，嘆氣也沒有用。」聲音換了一種柔弱的纖細的，是一個女人低聲音。
「忍耐？」雖然在黯黑的夜裏，分辨不出臉上的表情如何？然而言語的苦澀，沮喪，也可猜到現在一般的心裏。「忍耐到何時呢？」

「誰叫我們不會適應環境呢？」倘若沒有你那副傲骨的緊氣，也決不會弄到這般光景。現在，既然當了乞丐，也有什麼怨恨呢？」這句話，似乎又提起了一般小小的往事。所以說話很有些像哽咽。提起這件事，還是在一年以前。這事情一經追憶到，他們會咬緊牙齒，握緊拳頭，帶着憤懣的樣子。然而這鬱悒也不能由他們發泄。到後來，祇不過變成了嘆息，呻吟，詛咒。

「哦！一天氣並不十分熱，但也不冷，然而聲音却顯着顫慄抖悚。」

「睡吧！過一天，就算拾到一天。想些什麼呢？」那乞兒姓何，他每到苦痛的時候，妻子總是這樣安慰着他。「痛苦磨難的生活過去了！才有光明的日子到臨呢？」

勞頓了終日，飽嚙了辛酸的眼淚，看慣了冷風的驕姿！任憑腦筋裏盤旋着各種思慮和苦痛。到了

疲倦過份的時候，也會不期而然酣然入夢。

他們底生活。是庸俗的，刻板式的。——日間，到舞場和熱鬧場所的門口，乞求着。晚間，住在那巷尾的角落裏嘆着氣。

一天——一天就是這樣的過去。

—

畸形的都市，永遠是那麼矛盾消沉地進行着。天堂，地獄，金錢，罪惡，糜爛，惘憐……一方面在生活煎迫下呻吟嘆息，一方面却在詭媚驕恣下縱情歡樂。

勞工，苦力……經理，商賈……像永不會寬息的糾紛在醞釀着。

淫蕩，騷奢……哀鳴，怨憤……像生死的仇讎，永不會併在一起。

無論在那一個地方，甚至一個角落裏，都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的面龐，兩種相對的形狀。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大都市總是顯露出一副醜惡矛盾的怪狀。這怪狀，尤其在熱鬧繁雜的馬路上，最易看到，而且平凡地可聽到那厭倦了的話語。

「先生！太太！救救我們落難的人罷！」

但是在馬路兩旁，公司，戲院，歌場，舞廳……裏，却表現了相反與矛盾。

縱情的樂聲，輕揚的絃音，像人潮擁擠的雇客，……根本一些沒有指示出，現在物質是如何艱難與困苦？雇客底購買力，非但沒有較以前減少，彷彿反較昔日有過之而無不及。

都市是在墜沉，毀滅，無論在白天，黃昏，深夜。沈醉迷惘了的人們，都在追求暫時間的享樂。

尤其在夜晚，在年紅燈下，在爵士的音符裏，更動亂着荒恥的一幕。

江海關底鐘聲，鏗鏘鏘地像一具懸在古寺裏的破鐘的聲響。嘶啞地又悽淒涼地慢慢的傳播開去。

這聲音消失在每一個灰暗的角落裏。聲響中，似乎帶有一個暗暗的啓示：

「脫去你們（沈迷的）醜惡的外殼！讓光明洗滌去周圍的黑暗！」

但是那聲音沒有給這些人醒悟過來。依舊是這樣的陶醉，沉靡。

整個都市底銷金窟，每天總是裝進了無數色情的沈迷者，淫慾的消墮者。

一個晚上，在C R舞廳裏，正舉行着一個空前盛大的交際舞會。瘋狂的人們，都拋棄了一切事務，很早的就趕到那目的地。蓬尺，蓬尺……爵士底音樂，按着旋律節奏地奏着最流行的銷夜曲。誘惑的燈光，閃爍着光彩的夜眼。使人們忘記了苦痛！忘記鬱悒！更忘了身外的一切！

一雙雙！一對對！有大腹的商賈，有失意的政客，有求樂的青年，……挾着妻子，挽着愛人，擁

層 下 底

着舞孃。跨進了滿是酒色脂粉的銷魂窟。

「先生！你們是揮金如土的，救救落難的人們吧！」有一位緊挾了臂膊的情侶，拐過了灣，正對着舞廳走來。一個乞丐，背着一條破蓆，開口哀求地說。

然而沒有答應一聲，勢若無事地談笑着，那乞丐，又釘上去繼續說了一句：「先生！一錢不落虛空裏！」

依舊是一個悶騷大吉，那乞丐彷彿不識相地又哀求着：「太太！祝願你們幸福無量！救救落難的人罷！」

「真討厭！」她煩惱地說了一句。

「隨他去！」是一封冷酷的面龐。他對旁邊的女人，解釋地說。

「先生！太太！請你們發發慈悲吧！」那乞丐滿眼眶含着淚。想到過去的境遇，想到了現在的受人奚落，真有說不出的辛酸的淚要流。

「年紀青青的，找職業啊！」這幾句女人底話，刺痛了他底心。的確！每個人都應該有一種職業。然而，相反的問題，又襲上來了！以前不是有過好好的職業嗎？可是……

「管他呢！生活這樣高昂，自願還尙稱不暇！」說話的男人，對那乞丐白了一眼，擲了一張紙幣

，往舞廳裏就走。

紙幣飄在地上。那乞丐胡着他個底背影，望了望；又對鈔票望了望，是一張五角的幣券，那時，在心底裏激起交織了兩種矛盾的心理；是飢餓的誘惑！是傲慢的心理！

拾呢？……

還是隨他去？

三

是在夜晚……

路燈慘淡地照在漆黑的柏油路上，依舊在巷尾垃圾堆的一隅，坐着兩個受物質而且還受精神磨折的兩個乞丐。

他們不斷地而且低聲的談着話。在談話時，總免不了嘆氣和怨恨。

「唉！做人真不容易！」那個男的乞丐就是何萍，歎息地訴說着。「做乞丐，我就看不慣這些冷嘲熱諷。然而不做罷！找職業，也不是容易找到；就是找到了，我也看不大慣那般無恥的人。」

「噤！怨什麼？既然我們被擠軋了出來。難道還要我們顧顏去求人嗎？做乞丐！是沒有路走的人

如此的。前面沒有給我們走的路，當乞丐啊！」說話的是何萍底婆好。語氣很暖和，但也很激勵。「當乞丐！沒有什麼是可恥的。我們向人求乞，是爲了不能生產，也是爲了沒有給我們生產的地方。這種寄生的生活，雖然比不上用自己底汗血來生活的人，但是比之用金錢來榨取窮人們底人要強得多！」

「喂！……」在何萍底腦筋裏，充滿了矛盾和苦痛。「除掉了求乞，我們還有別的路走嗎？」
「照你這樣做！在現社會裏，無論做什麼，總是要餓死的！」她底話很有些哀懇。
「唉！」每逢一個問題碰到了困難，嘆氣似乎就是解愁的法門。

生活磨折着他們。最後，決定了一個繼續渡那流浪生活的方針；不再在舞廳與熱鬧場所徘徊求乞，改變了一種席求乞的策略。

先生們：

你們是好心的！救救我們落難的人罷！

沒有家可歸！……流浪的人！……末路！……是求乞！……

這些字跡，是在寂寞的街市上，何萍握着粉筆，在馬路旁水門汀地上。寫着幾個觸目的字，往往使人看了會生出無數心底裏的同情和慟慟來。同時，也使人看了會生出許多心底裏的憎惡和厭棄。

這還是何萍他們第一次的嚐試。在沒有寫完這些字的時候，路旁已經聚集了許多人頭，而且在這些人中間，還發出許多低微嘈雜的議論：

「字寫得多好！不像一個乞丐。」

「名字也很雅緻，不會是乞丐。」

「不會，有了本領，不會找職業嗎？」

「嗯！……」剛才發議的兩個，點了點頭，在他們腦筋裏，似乎起了一個疑。

「哼！不要上他們底當！這是寫熟了的那個字。」

又是一種議論：「臉龐多黃瘦，不是抽烟，定是吸白粉。」

在許多說話中，也夾雜着幾句惻隱的話：「太可憐了！落難的人！」

譏諷，冷嘲，旁觀，謾罵……在這小小的聚合裏，都充滿了這種人。可是能有幾個賦予同情的話

，灑以惻隱的淚呢？

人擠滿了街筋，然而地上。只零散地覆上幾張鈔票。好奇的人，匆匆地投了一瞥就走了。剩下的人，都是閒着的人，抱着看看無妨的態度在張望着。

「警察來了！」怕事的人，這樣喊着走了。袖手的人，也漸漸地分散在兩旁。

「嘿！癩三，快滾！」終老爺第一次沒有勸解。把虛透的破鉛桶，像踢球般的甩了一丈多遠。『講理嗎？鉛桶要盛東西的！』何洋怒火直冒。一種剛強之氣，激動了他。正待要發作的時候，妻子用手在衣角上拉了拉，對他拋了一個眼色。何洋底心，平靜了些，祇對着那警察狠狠望了望。

拍的一聲後，接着就是警察老爺底怒吼。「講理？誰教你擾亂秩序，行裏去！」

「哈！哈！」何洋勉強露出了一種鬱悒的苦笑。這笑，似乎帶有些微的喜色。意思好像是：「呵！呵！行裏去！我們可得到了歸宿！」

旁觀的人，有的敢怒不敢言，有的幸災樂禍地笑着，有的却在暗地裏喊：「打！打！這狗眼的警察！」

但是寂寞的鬧市，却漸漸地變得平靜了。

四

巡捕房的門口，走出了兩個灰白色臉孔的乞丐。一個是何洋，一個是他底妻子。他們踏着踉蹌的步伐，趑趄地向着前走！向着前走！

腦海裏盤旋着許多複雜的思緒，痛苦的，憂悵的，憤然的……他們忘記了都市裏的騷擾，醜惡，

矛盾。現在，存在於他們底腦子裏，祇有消極的，厭棄世界的觀念。

沒有一個目的地，是他們要走的。也沒有一條路，是他們喜歡走的。他們是被擠出了這社會，在流浪！在盲目地流浪！

靈魂像飄蕩在渺茫森碧的大海上，得不到一個寄匿處。沈淪的思想，纏繞着他們，他們對於生感到乏味！對於死是感到欣樂！

在他們底腦筋裏，飄浮着祇有死的影子。死彷彿是一切的終結，死是他們最好的一條途徑，唯有死，就心，恐怕，罪惡，鬥爭，才能消失乾淨。

一線微弱的光芒，似乎刺過了他們底腦筋，死是苦痛的。年青的人，還有前途，不能死，受了環境的煎壓，沒有奮鬥而只想死，是懦夫！

碰到了障礙的商店，腦筋裏的思緒，似乎停了停。但折了灣，思緒却又起伏了。

橫過十字街頭，在將傾備穿過一條繁盛的馬路時。突然來了一個巨大聲響。「嘩呀！——」這聲響，是來得很急促，像吼聲一般高的拖得長長地。

何洋從幻夢中驚醒過來，人行道上的人，都調轉了目光，訝聲地喊着：「碾死了人！……」是在馬路的中間，橫倒着一具呼吸斷息了的女屍。在黑漆的柏油路上，在死屍的襤褸的衣衫上，

染上了斑駁的血跡。腦袋裏的漿液，被榨干了滴落混合在血液裏。也許是腦汁與血液的混雜，也許是受了都市空氣的化變，但也許是血沒有染在白紙上，而染在柏油路上，使殷紅的血液，變成了黑褐色。

馬路當中，又擠上了許多人，彷彿一個包圍的陣線。把摩事的汽車，把已斃的女屍，把癡呆的何洋，圍在一個圈裏。

汽車裏坐着一對沉靜的男女，他們沒有什麼反應，祇對那死屍瞥了一眼，仍舊繼續地談笑着。

然而汽車裏的車夫，却滿是露着胆怯，鬱悒。他底身軀，像坐在布滿了針刺的墊子上一樣的突兀不安。

警察來了！在擁擠的人羣裏，推開了一條路來。他對那死屍瞧了一眼。並沒有問明原委，就在汽車窗口打了一個問話。「請問貴處那兒？」

汽車階級是不等閒的，回答的說話當然是警察心裏所預測的那種滿不在乎：「S.P.A.」

「哦！」說話時很有些顫抖。「尊姓？……」

那人在公事包裏掏出了一張名片，和一張鈔票。說：「有事到這裏來找我！這裏一百元錢，你拿去辦罷！辦完了，不夠，可到我那邊來拿。現在，我還有公事。好！就走了。」

「吳先生，沒有事！……」那警察看了看名片，詭媚地說。

汽車的引擎聲，響起來了。擁擠的人羣，讓開一條路來，汽車夫狼狽地像囚犯的剛赦，急促地開了去。留下的，祇有汽車嗚嗚的嗚叫聲，彷彿暗示着那死屍含冤莫申的命運被估定了。

閒論又起了！

「啊！太可憐了！」

「死了倒好！別再耽心那飢餓與寒冷！」

「活着無用，死了倒可了却一生。」

「亂世的人死，還不如狗死哩！」

「又是一條命，被估定地送進了地獄之門！」

「……………」

閒論總是閒論，有誰敢大膽出來說一腔公正的話？更有誰敢罵一腔那汽車階級的人？

死只當狗死，白死。閒論猶如狗屁。這許多烏合之衆，永久是這樣的——詭媚，諷刺，談論，觀

火……

汽車開了之後，一股難聞的汽油味，仍舊瀰漫在這空氣裏。警察底眼光，針對了癡呆地站着的乞

巧，疑惑地問：「這是你底……」

何萍站著不響，彷彿沒有聽見似的。他底眼角邊，充滿了晶瑩的淚水。兩頰也變得溼潤了。旁觀的人，待著心急，猜測地答：「是妻子罷！」

「喂！人死了你還在想什麼？」警察不耐煩地高聲問。

何萍對他白了一眼，滿臉露出了鄙夷，接着，警察又說：「這裏壹百元錢，你拿去罷！人死了也不能再活！」

這話是在說：「壹百元錢，是碾死了人底補償！」

但是反應却使警察感到意外：「哼！一百元錢！一百元錢，就能抵償一條命嗎？太渺視了我們乞丐！哼！窮雖窮，骨節還沒有窮！」

衆人底目光，都集中在何萍底臉上，顯得非常驚訝。警察漲紅了臉，微怒地說：「骨氣……」調轉了目光，對何萍鄙夷地望了望。「誰教她沒有眼，這樣死！還不是白死嗎？」

一輛灰色的卡車，咕咕地叫着。把當衛的許多人趕散了之後，就在這裏停住。同時也來了許多警察，他們開始在彈壓，揮散那觀衆。

幾個小工模樣的人，從卡車上走了下來。手裏拿着一條席子，把死屍捲了扛上那卡車。

「不能！不能！」何萍發瘋地狂喊着。他拉住了打掃的小工底衣角，可是很容易的被捨掉了。汽車開了！徒喊有何用呢？他凝視地目送着汽車轉過了灣。

「喂！發死了人有罪命嗎？」何萍底眼珠像火珠一般地怒視着警察。然而回答却是一杓澆在何萍頭上的冷水！

「罪命！誰教她沒有眼睛！」一百元錢，還是識相些拿了去罷？」

大眾底勸告也是這樣：「拿了罷！不拿也沒有用。」

「一個人祇值一百元錢嗎？我不要！我不要這臭錢！」聲音很激動，悲惘，但仍帶有不少傲慢。人散去了。在空氣中，似乎還留着幾句是嘲笑，是諷刺的話語：

「屈死！有錢不聽，還裝什麼腔。」

「真英雄！好骨氣！」

「不拿可惜，多是不義之財！」

五

憂傷的時候，最易勾起往事。何萍開始被喚起了一段消逝了的幻夢！

烽火燃遍了家鄉，顛簸，飄盪，於是開始了流浪的生活；……找職業，……嘲笑，冷諷，貪婪；被擠出職業圈。……積蓄化盡，死！……做乞丐，……受辱，漫罵……，社會，法律，人道，……

他厭倦了生活，他怨咒這人生，他怨恨這不平的社會，……死又纏上了他底腦袋，矛盾地與生交織着。

「死是一切終結嗎？死是一生的盡頭嗎？我為什麼怕死呢？」

「我何嘗怕過死？不過我還年青，我還有我底前途，我不願死了做個懦夫！」

「但是生活那裏有我底留連呢？乞丐底生活，同樣是有冷言，諷語，湯罵。而且漫長的黑夜，還正在伸展着。我沒有安慰，我也沒有溫暖。這樣的生，還不如無生？我又何必偷生怕死呢？」

「過去的一切，算它死了罷！現在呢？現在也像過去一般零碎地被宰割，摧殘。」

「我底一生，難道就此終結了嗎？然而未來呢？未來或許還會有一些溫暖的希望。」

「妻子死了！我還有溫暖的時候嗎？我可跟着死了！我底生活，是不能忍受。有職業的時候，唔，不慣那熱諷冷嘲的話語；過不慣那阿諛諂媚的生活！」

「當了乞丐，求乞時，受的是湯罵與鄙夷！倒飯時！拿的是菜羹和殘餘！嗜的是挑夫底冷眼和咒罵！」

「生活既然到了這般地不能忍受！我應該用暴力來毀掉我自己。」

最後，他迸出了幾句憤怒憎恨的話：

「死！我決定要死！死了，社會可減少一個寄生的蠱虫。而且也可讓社會乾淨一些！我呢？死了後，留連，悔恨，鬱悶，可以跟着消失了！而且也可以不再看見那社會的矛盾和醜惡！」

凋謝

人生本來是一個悲劇！

像一枝多年生草本的花草！

凋謝了，又重復含苞地怒放著；

但終究免不了被毀滅，摧殘！

十年，那漫長的歲月，無情地在呻吟，悲憤，愁苦，淒涼……中消逝了去。

憔悴，澹淡的生活過去了，未來該是快樂欣悅的日子。何大嫂却仍舊埋藏在痛苦的生活，得不到一點慰藉。

雖然阿玲（她底女兒）也慢慢地長大了，但是生活的艱難困苦，却跟着阿玲底年齡，相反地增添着。

彈指算起來，距離何大（阿玲底爹）底死，也得有十年了。死的那一年，何大嫂，記得很清楚，然而那一個日子，却沒有知道。總之何大是死在一九三二年底春天，在她記憶中，最不易忘掉的，就

是何大死得很年青。

年青，的確很年青，年紀剛到二十五歲，已經捨去了一切而殤逝了。留下的僅不過一個妻子，一個孤女，一個凋謝的家庭。

何大並不是生什麼霍亂，傷寒，痢疾而暴病死的，也不是厭棄生活，用尖刀來沙兒挖斷喉嚨，爛穿腸壁而死的。是受了環境的煎迫，而被摧殘死的。

當時，何大之死，獲得了許多人底讚嘆，崇揚。而他底妻子，自何大死後，也得到了不少的美譽，歌頌。

「何大底妻子，多貞節！可惜沒福銷受。」

「何大死了，身後蕭條。何大嫂能茹苦含辛，像現在的女子，真少見。」

「何大真英雄，不怕死。他不盡是爲了自己底事而死的。」

「何大英雄了小半世，雖然有那賢淑貞德的妻子，聰明伶俐的女兒，足以安慰他在九泉之下。可是他孑然一身地死了，却沒有繼承他宗祧的人，不僅他在黃泉下，會感到遺憾，就是我們也深深地代他惋惜。」

大家祇知道何大是死在上海的，然而他們對於何大死時的光景，是苦痛，是悲憤，是悽慘，就是

連他底妻子，也不復會知道。

何大底尸首，沒有被一個熟悉的人發現過，那一定是被埋葬在異鄉。

雖然何大沒有像從前的英雄那樣一馬革裹尸一歸來，但是至少在他死後的麥場上，加上了一個視死如歸的徽號。

像明末先烈史可法殉國後，尸骨不見，用假身葬在何家村上，雖然沒有梅花嶺那樣的哀榮，壯節，但在四鄉祇要一提那何大底姓名，就知道是死在一九三二年春天裏的那個傢伙。

地方上爲了紀念何大底英烈，在土何家村底官道上，築了一個墓碑，那墓碑是四方形的長方體，那方形上面，覆蓋着一個多邊形的角錐，顏色渾紫糊的，尤其存無遮掩的強烈的日光下，受那紫外色的反射，更顯得輝耀，綺麗，光芒萬丈。

更上面，點綴得很單調，一枝暗紅色的桿子，孤獨地聳立在頂上。旗幟線脫離了桎梏，隨風飄舞着。

那顏色，挺美麗，挺和愛，象徵了自由與博愛。

那墓碑底東向，正朝着烈日，浮面覆上了九個白色凸出的大字！

先烈何公國範之墓碑。

字跡是像隸書，下面註有題名。

背方向，那先烈底遺容，雄威地高懸在碑上。雖然終年在暴烈的陽光下蒸曬，在苦風淅雨下摧殘，然而却没有減損他一絲半毫的威武。

墓碑底左右，精細地刻着何國範底墓誌銘和歷年來的偉蹟。在字底凹下處，深染了青的紅的彩色。

每逢一年底春天，總有許多花圈，放在石階上，而且還有許多人來憑弔追悼。

這是當初的盛況，現在已經「時過境遷」。何國範底墓碑已成爲「荊棘叢生」，「頹廢頹敗」的了。

當然，何大嫂也跟着這不景氣的狀況轉變了。生活也漸地不能維持下去，加上近年來，物價這樣的騰貴。又沒有什麼生產，雖然靠那幾個女紅，針黹和撻恤得來的錢，勉力能生活下去。但是那虧折又從那裏填補呢？何大嫂却應了一句「坐吃山空海要乾」的話。

「唉！生在這時代，真苦命！」何大嫂年紀雖然還在壯年，但是她那蒼白色的面龐，花斑的鬢髮，深刻的額紋，……足足表現了在年青時，如何遭到那生活的磨難和苦痛的境遇！

憂鬱的時候，她總是撫摸着她那苦命的孩子，這是解除煩惱的最好辦法。她不會在她底女兒前，

女兒長大了，當然需要替她找個學校讀書，但是依恃着十指縫綫得來的錢，連生活還不够自給，那裏會有什麼閒錢來讀書呢？

「啊！那希望，像空花，泡影，夢想……是永久不會實現的。」她底思想又轉變了，她以為：「那彷彿求乞的生活，還會有什麼幸福可言呢？」

像「四面楚歌」般地，那花草，樹木，磚石，……自然界的一切，都似乎帶着諷刺的眼色在說：

「何大嫂，別相信你底命運，『福祿不賦命窮人。』」

「啊！……那不會……」何大嫂出神地在想，想，想得驚訝地呼喊起來。

阿玲站在她底身旁，伶俐地問：「媽！怎麼啦？」

她撫摸着阿玲底頭顱，那仰視的陰龐，像晚霞的紅暈豔麗。朱唇微啓着，潔白的皓齒，整齊地顯露在外面。

何大嫂底心胸，忐忑地跳躍着。她底思緒又起伏了。

「那容顏，不會像薄命苦厄的。」

她呆呆地望着阿玲豐潤的臉，但忽兒遇到了阿玲底視線交織時，又掉了開去。

阿玲張望着媽底臉，天真地問：「媽！想什麼啦？」

她底臉痛楚着，像蠶掙折磨着。她不願使女兒活潑的心痕，添上那憂悵，悽涼，吞吐地說：

「孩子！沒有什麼，偶爾觸景傷感罷了！」

「媽！不會，那一定是爲了生活而苦惱。」阿玲瀟灑地駁清。

「唉！苦命的！」她聽到阿玲聰穎的答話，受了情感的激動，忍不住窸窣地墮下淚來。

淚，那悽悽的淚，血的淚。像地雷炸彈的導火線，燃上了，漸漸地縮短散播開去。

阿玲哭了，雙手掩着面，像哭泣，像低訴，又像哀怨。

靜寂的，淒涼的，……空氣像窒息地包圍着母女倆。

何大嫂咽嚥地打破了這沈寂說：「阿玲，你長大了，你母親也逐漸衰老了，終不能永久這樣無意識地生活下去。」

她接連地嗆咳着，把她底話語打斷了。

「媽！天氣很涼，穿些衣服吧。」阿玲說罷，站了起來，耿心地問。

她呼了一口氣，急促地答：「不用，還不冷。」

這時，阿玲也深深地被痛楚環迴着，她想：「的確，年紀長大了，當然不能讓母親辛勞地爲生活而耽憂，奔走……應想法找個職事，來反哺母親。」

在何大死後五六年，生活愈覺艱難了。何大嫂總是每天提着籃兒，撐着竹竿，到城裏去，在街頭巷尾，接洽那針黹，女紅。把縫紉得來的錢，和在家織布得來的錢，勉強度過那苦厄的日子。

最近幾年，生活愈覺窘乏了，雖然阿玲也已經在開花之年，但是環境却無情地把她宰割，埋葬了。

鄉村的婦女，命運差不多是永久被估定着。不是在青蔥年華時，擇夫而嫁；就是依仰家庭，或者跳出泥淖，到廠裏當貴人家去，當女工和傭僕。

阿玲底前途，期望……：像霸橫者強迫懦弱者，一樣地被註定了勝利和失敗。

嗚呼！媽又繼續對阿玲說：「孩子！距離你父親底死，足足也有十年了。在他死後，指望你長大後，能有所倚靠。然而家境竟會淪落到這樣，那希冀，那盼望……：還不是像一個幻夢麼？」

她頓了頓，鼻孔像受了感冒後，呼吸不暢。但終究苦惱地接着說：「阿玲，別怨你底媽，也別恨你底爹，祇要恨那罪惡的時代，那吃人底魔鬼……：」

「唉！」她似乎不願說下去，但又說了出來。「不是媽心腸酷辣，願你去寄人籬下。」

聲音像寒蟬底哀鳴，阿玲沒有等她說完，搶着就撒嬌地說：「媽！我不去。」

她淒苦地說：「好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孩子！爲了活命，爲了生存，……：將就地去吧！」

……這年頭，這時代，除非死，你就不能不去。……反正，那裏是很和藹，慈善的。」

「那裏？那裏是怎麼的人家？」阿玲似像急不待緩地問。

「城裏王家老爺，他老人家是做官的，家裏還有太太小姐，阿玲，你很聰慧。你去了，她們一定很喜歡你的。」何大嫂似乎很放心她底女兒，到城裏做官人家去。

「媽！……可是我不願意離開你。……」

老爺，太太，小姐，做官的，阿玲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稱呼的人，她彷彿有些害怕，但也有些討厭。

「不願離開我？……」她那乾涸的眼眶，突然被潤溼了。「媽！……唉！……」她哭泣得不能再說下去了。

何大嫂底心，像破碎，恍惚，慘痛……折磨着。她自己想：「我不能離開我底女兒，我也不能讓我靈魂所寄托的女兒，被人攫奪去了。然而那……那可詛咒的環境，生活煎壓着我們。……」

「去吧！你不能不去，爲了活命，爲了……哼！那十年來的悲憤，挹鬱也逆來順受向了，未來的光明，還沒有透出黑暗的一刹那，淒涼，呻吟，還得忍耐。……」她彷彿像神經病的患者，慘笑地呼喊出來。說話像對自己發的，又像對她女兒發的。

「媽！我去……」阿玲也在想：「母親年大了，我不能叫她爲了我耽憂。」

靜穆的氣氛，夾雜着淒涼的話語，像雨點淅淅地打在愁人底心頭，一樣的苦悶憂悵。

歡樂的時候，日子似乎過得很快。反過來，悲痛的時候，詛咒日子，會過得像「度日如年」般的

那麼悠長。

「好！那才是我底好孩子！」痛苦窒息得人難過，何大嫂打破了這沈寂，斷續地說：「阿玲，今天早一些兒睡罷！明天要送你去了，聽見嗎？」

夜漸漸地深了，黝黑的夜幕，像巨鯨張大了口，吞嚥了整個宇宙。那弓形的弦月，淡淡地照着大地，江河，城牆，村落，……但也照着那被生活煎迫着的母女倆。

料峭的風，萬籟具靜的夜，夾雜着嘶嘶的樹葉擊盪聲，更節合着遠處村舍幽咽斷續的大吠聲。

夜，悽慘的夜，依戀的夜：是離別的夜，愛傷的夜。

「明天就要到城裏做官太人底家去了！」阿玲想着，老是這樣想着。

「明天是我定命的日子，唉！……」她撐着下頷，皺着眉頭，悵悵地對那皎潔的月亮，出神地嘆息着。

雖然聲音很低，但是媽却驚醒了：「阿玲，怎麼還沒有睡？」她那惺忪的睡眼，帶着奇訝的樣子

「媽！我捨不得這月亮。」阿玲笑得像苦笑一般地掙扎着說。

「癡的，殘缺的月亮，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人，不是都可看到嗎？」她底話像安慰，又像憐嘆：「睡吧，明天還有事？」

這夜，就在慘澹中過去了。

第二天，天剛亮，就從草舖上爬了起來。洗過臉，何大嫂檢了一件比較完好整潔的衣服，給阿玲穿在身上。那枯乾的髮髮，也塗了些髮油，烏油油地，較之昨天，好像已換了一個。

蒼天似乎永遠像與懷苦悲傷的人作對，在黯然銷魂時，阿玲嫌那時間過得太疾。但終於在一聲慘絕塵寰的聲音中分散了。

「媽！我去了，……你保重你底身體！」

唉！也許不會想到：這就是她們母女倆最後的一次晤面，最後一次的談話了。

「別傷心，你好好地服侍太太，小姐，……過幾天，我會來看你的。」話還沒有說完，咽喉彷彿被感情阻塞了。

阿玲深恐媽會為她悲傷過度，別轉了頭，淚水像斷了的線似的，從眼眶裏滾了下來。

感情像一個不等形曲線的畫圖，她會達到最高點，但漸漸地也會降落下來，到最低點。

何大嫂底那幕分離的悲劇，跟着人們冷淡的心，沒多久就被遺忘了。

何家村上的人，把何大嫂忘掉了。自女兒去後，她沒有些微溫暖和安慰，她慢慢地開始厭倦生活了。

「啊！我不能讓我那靈魂生命寄托的女兒，離開我去倚仗人家。啊！……啊！」她在淒涼的夜晚，總是這樣自語着，而且差不多每天如此的。

阿玲也沒有忘過她，她底面影，她底爲她受折磨的幾幕悲劇，她底蒼老的呼喊「阿玲！阿玲！」底聲音，常在阿玲底幻想睡夢中映露着。

「怎麼二個星期了，媽還不來？」阿玲深盼着母親來看她，但始終沒有來過，她疑慮着：「母親或許有病吧！」

一天，王家老爺底那個在織布廠裏當經理的姑爺，送了许多禮物來。無意間，他瞧到阿玲底面貌，清秀的，美麗的；他底心，像飄到別個地方去了。眼睛恍惚地釘着她不放，他開口就向張太太說：

「丫頭生得不差，幾時來的。」

「來了——」張老太太想了想：「嗯！差不多有二個禮拜罷！她很聰明，做事很謹慎。」

阿玲是生長在鄉村的，她和一個不相識的青年在一起，覺得很有些忸怩羞慚。

那個姑爺，越是看到她這樣，越是感到可愛。又追着問：「今年幾歲啦？」

阿玲總是不響，張太太代着答：「才十六歲，真是紅顏薄命，在七歲的那年，沒有了父親。」

「我也想找一個這樣的丫頭，照顧照顧孩子。」他底用意不是這樣，是「別有所圖」。

岳母對女婿是殷切的，何況又是照料她底外甥呢？她答應了：「好，你就把阿玲帶去好了。」

阿玲底臉上，微露着驚悸。他想：「怎麼剛來城裏半個月，又要到什麼上海去了。啊！上海

個地方，我知道比這裏離開我底母親，又要遠得多了。」

「不能，我不能再離開我底母親更遠些。」她痛苦地哭訴着。

但是下層階級的人，是不會有自由的。阿玲底命運，像農夫被田主一樣容易地被決定了。

翌日的清晨，阿玲和姑爺坐在車廂裏。低泣後的淚痕，還能隱約地像吹散了的煙雲識辨出。

火車軌軌地向着遙遠的，旭紅的陽光駛去。阿玲望着這消逝的樹木，房屋，……：默默地說：

「媽！幾時我還能看到你？」

老天怪作難的，誰知就在阿玲到上海去的那天，何大嫂却來城裏看她底女兒了。

東家告訴她：「阿玲跟姑爺到上海去了。」

「唉！上海！」她聽到這話，似乎就有些頭痛，在他底心裏，以爲上海是一個可詛咒的地方，

個挺壞的商埠。記得南村有一個叫小芳的，不是到上海去做廠，就沒有回來過嗎？而且更有，更有她底丈夫，不是就在這個地方死的嗎？

她帶着失望的情緒說：「幾時回來呢？」

「回來，那沒有定，一個月吧！」回答的話，完全沒有一些責任。

她雖然失望地回去了，然而也有她底安慰。「等一個月，我可看見我底女兒了。」

一月過去了，一顆歡愉活躍的心，待到了東家，又換來了一顆失望頹喪的心。

「怪疼的，去了上海，就得安心地等在那裏。照你這樣，當初就別叫她出來好了。」起初說話還和善，何大嫂去的次數多了，答話變得生硬了。

她底心痛楚着，激盪着，終於在不可忍耐的時候，爆發了出來：「我底女兒，並沒有賣給你們，你們不能管我。」

「你們是有身份的人家，而且是講理的，爲什麼不告訴我，把我底女兒送到上海去了呢？」她底是怒吼地喊着。

「鬧的什麼呢？誰要你底女兒？再過一個禮拜，就要回來了！」王老爺那副嚴肅的臉孔，使她看了不寒而慄。

何大嫂帶着創痛的心，流着辛酸的淚，悻悻地回去了。

又一天，她又到王家附近的幾家大人家去，接那針黹的活計。黃府裏的老僕周四叔碰到了，對何大嫂說：「大嫂！唉！……」

還沒有說下去，就嘆着氣，何大嫂底心跳着，她知道又有什麼不幸的事情了。「什麼事？快說」

「阿玲！她不會回來的了！」周四叔吞吐地說了出來。「我聽到王家的汽車夫回來說……」

「說什麼？……」她不相信自己底耳朵，聽見了這話。

「阿玲被張家底那個姑爺看中了，把她帶到上海，名義上是照看孩子，實則……後來，有一天，姑爺和你底女兒在調笑，無意被姑奶奶看見了。唉！真慘呀！……」周四叔底話也很憂傷，低微：「哼！……就在那一天，……竟被這個辣手的姑奶奶……活生生的失手把她打死了！……」

「呀！……我苦命的！……何大嫂沒有聽完了他底話，激動得暈了過去。」

周四叔推着她，流着淚，苦痛地喊着：「大嫂！……大嫂！……你醒來啊！……」

僵蠶

「又是養蠶的時節了！」黃連元坐在他兒子祖德底身邊，面上露出些微的笑容。望着他底妻子，正在一把一把切那油綠的桑葉，低聲地說。

「三眠了！以後我們更要忙些兒。」祖德底媳望着籬裏的蠶，出了一會神。

「媽！桑葉又有了，我要吃。」祖德瞧見了淡紅的桑子，快活地嚷着說。

「不能吃！桑葉還沒有熟。」祖德佝偻着腰，正將摘那桑子。他底媽阻止地說。

「媽！我要！不是我去年吃的嗎？」

祖德拾了一個桑子，往嘴裏就吞。

「生的，而且蛇吃過的。放下來！不能吃！」祖德底媽帶嚴厲的口吻對祖德說。

「不要！我不要！……」祖德蹬着脚喊道。

拍拍……孩子便哇的哭了，他倒在黃連元底懷裏，索性哭得響了。

「住……住……住……」接着又拍的一聲。

黃連元看不過眼，鬱悒地對祖德底媽說：「讓他搗個紅些兒的吃吧！小孩子不懂什麼，祇知道吃。……真是苦命的……」

「甜得很，和去年一樣，……祖德拿了一個紫紅色的桑子，塞在嘴裏細嚼着。他底憂鬱，完全拋去了，而且口裏不斷地說。

去年……像針一般地刺在黃連元，祖德媽底心痕上。

過去的景像，像夢幻，一幕幕地撞擊在他們底眼簾中。

泡影，空花，夢想，嘆語……煎熬着他們。

心，像飄在天空。黃連元底臉上，更外抑悶得難看。孩子底嬉語會真的麼？他私自忖度着：「甜得很，和去年一樣。反過來不就是：「苦得很，和去年一樣。」

黃連元跳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

「去年是饑饉，今年……」他頓住了。

「別再說什麼倒霉的話了！」祖德底媽埋怨地說。

「倒霉！……」黃連元輕輕地說。倏發狂，又跳了起來：「不會……不會……不會！」

「怎樣？你發狂了麼？」祖德底媽望着黃連元東跳西躍的樣子，而且口裏還自言自語，驚訝地

問。

「沒有，沒有。」黃連元作鎮靜地說。

「去年我們養的蠶不好，今年我們求求灶家菩薩，希望他能够保佑我們。祖德麼媽，恐怕黃連元會刺激得生起精神病來，提議似地說。」

「嗯！也好，我們今天就齋灶吧！順便問一個籤。」黃連元也很相信，贊成地說。

蠶養得好，這是黃連元底幸福，也就是他一家底幸福。

未來的幸福，引逗着他，慰藉着他，激勵着他，黃連元就在晚間，買了許多孝齋，甘蔗，金剛肚，臍糕……而且搬了一個灶家菩薩，舉行他們底齋灶。

黃連元親自供好疏齋，燃點好香燭。然後依着妻子底話，先磕了三個響頭，這是表示他們，虔誠，敬仰的意思。

黃連元在磕頭的時候，心裏暗自盤算着。他望着香燭出神，他抓了一個成敗的關鍵：

「香齊熄，燭齊滅，是幸福。反過來，是倒霉。」

黃連元又磕了三個頭，手裏咯咯的求着籤。

籤輕輕地落在地上，是十六籤。黃連元還沒有看完下面的字，眼睛已有些昏花。他覺得還沒有編

望，又瞧了一眼；下下

旁。黃連元骨碌地爬了起來，心裏十分惱恨。然而他不敢在口裏嘮叨着。他繃緊了臉，呆呆地站在一

旁。「怎麼？求的不好吧！」黃連元底妻子疑惑地問。

黃連元也並不睬她，仍舊「呆若木雞」地站在那兒。

「癡了嗎？還不看蠟燭。」黃連元底妻子帶着催促的口氣說。

黃連元索心往外逃走了。然而他底心還沒有死絕。他掉頭望着灶上的香燭，彷彿這是他最末的希望。

上手的蠟燭是熄了。而下手的蠟燭仍舊熒熒地燃點着。黃連元底目力很強，到這時他也不能相信自己。又重複走進了灶間。

心，跳得很厲害。黃連元底目力畢竟不差，那炬火紅紅地淌着燭油。這，在黃連元底心裏；彷彿像血的淚在交流。

黃連元望了望門窗，像慰藉地自語着：

「這是風的關係。」

突然有些疑惑起來。

「不會，門窗不是好好地關在那兒。門縫裏的風，會這麼大嗎？」黃連元底肚裏，私自盤算着。

一陣疑慮還沒有過，又一層籠罩上來了。

「怎麼？香又不齊了。」黃連元悵惘地。

「香有些濕，所以參錯不齊。」黃連元底妻子解釋地說。

「不會，不會，……今年偏偏又要倒霉。」黃連元似乎覺得希望全飛去了，剩了的祇是鬱悒，煩

悶。

「倒霉！別發利市，快些看緣書吧！灶家菩薩會指示我們的。」

「別看了！總是倒霉而已。」黃連元自知命途多舛，也並不十分固執，淡淡地說。

「求也求了！看看無妨。」

黃連元也無可無不可地翻了緣書，那上面註的是：

灶君緣第十六 下下

秋桑春蠶應時有 勤儉勸護乃有收

不料安陪期逸猴 一無斂獲始知憂

家宅不安 交易不成 求財不吉

祖德底媽着着籤書出神，她連十六爻的十都不識。他急於要知道籤書上的意思，他向黃連元問：

「怎麼講？」

「籤書上說我們應該勤懇些兒，否則說是一無收穫的。」黃連元彷彿悟澈了籤書上的真諦，解釋地說。

「籤書上說得還好，菩薩指示我們勤懇些兒，我們當認真地遵守。……我們今年養的蠶好，是菩薩保佑了我們。倘使……」祖德底媽頓了頓，喉嚨裏有些像哽塞，然而終於說了出來。「倘使不然的話，祇好怪我們底命運了。」

「命運！我很相信，灶君籤也很準。」黃連元覺得今年的命運又不濟。他底臉上露着憂鬱的樣子，但却做着不合意地說。

「又要飼桑葉了！祖德爸快些去切吧！」祖德底媽想着籤書上的一句話：「勤飼勤護乃有收」於是催促着黃連元道。

下 底

祖德看見齋完了灶，嚷着要東西吃。

下 屏

祖德底媽，給了他一段甘蔗。祖德還囁着：「不够」祖德底媽，罵了一聲。「討債鬼……」祖德

就不響了。

「祖德媽，鹽裏的蠶，吃得很枯了。」黃連元在切葉時，望了望鹽裏的蠶，都伸長了頸，像「噉噉待哺」的樣子，匆忙地說。

「噢，」祖德底媽，正在收拾虫篋，應了一聲。

飼乘，替蠶，剪葉……忙得汗流夾背，吁聲喘喘。

一天，二天……像飛一樣地過去了，黃連元淌着汗不斷地工作着。

希望，美境，歡悅……引逗着他們。

「大眠開葉了！」祖德底媽正在分散鹽中的蠶，對着坐在身旁的黃連元說。

「天氣真熱，有人說最高的熱度已經到過九十，但是到了夜晚，又是這樣的冷：一冷一熱，頂討厭。」黃連元有些耽心今年的蠶底收成，冷冷地說。

「噠！」祖德底媽輕輕地答着：「不知是命運，還不知有什麼作祟，今年的蠶又是這樣。」

「怎麼？又是這樣。」黃連元嘆了一口氣。

「快些撒石灰！……撒石灰！」

黃連元手裏抓了一把石灰，口裏還在喊：「撒石灰！」

「不！我們還得把匾子週身消毒。」祖德媽底臉上，露着灰白的樣子，她像醒悟似地說。

「太遲……太遲了！……」黃連元冷了半截，沮喪地答。

「這是傳染病，還來得及。祇要把匾捉去。」

「捉罷，……捉罷，……」口裏不斷地喊着，弄得手忙腳亂。

十條，二十條，三十條……匾越捉越多！黃連元底身體，微微地像顫抖。他舒了一口氣，發狠地說：「祖德媽！拋了它吧！看得更外生氣。……真倒霉！真倒霉！」

「別發狠！匾總有的。快捉吧！就要上山了。」

刈草，鋤田，修桑樹，澆糞……血，汗，淚，恨……黃連元又記憶起來了。

「爲？金錢，捉罷！捉罷！多少總有些收拾的。」黃連元底心，像黃梅的天氣，自慰自地暗暗盤算着。

「看！匾底頭上亮晶晶的，捉上山！」黃連元底夢境，被祖德媽嬉笑聲打斷了。

黃連元掀起衣袖，看準了吐絲發亮的蠶。十條，二十條，三十條……真的像蠶那樣越捉越多。了。

上山的蠶，分據了地位，那山麓滿身都是蠶。不但黃連元，黃連元底妻子，就是祖德底臉上，也

現了微笑。繭子賣了好的價錢，就有東西吃。

一天，二天，三天……過去了！人家都在採繭子，黃連元也在採，採的是爛皮繭。

「哼！僵蠶結爛皮繭，好蠶結白皮繭。白皮繭又賣賤價錢。……倒霉！……倒霉！」黃連元手裏探着繭子，口裏嘆着氣，像自慰。

黃連元底妻子，揉着眼睛，也探着爛皮繭，口裏嗚呼地說着：「三熟沒有收穫了！種田人除稻麥外，蠶是一種副業。灶君指示我們：莫偷懶，期逸縱。然而我們何嘗安逸過？汗也流了許多，淚也拋了不少。蒼天啊！蒼天！何以竟忍心給我們以一個死的打擊？……」

「布穀……布穀……快快布穀……」夾着布穀鳥底鳴叫，更外覺了淒涼。

祖德底臉上，雖不十分快活，但也並不十分悲哀，口裏還不斷地唱着學校中學來的詩句：

「……遍身羅綺着，不是養蠶人。……」

未來的主人翁

煤球爐像冰窖一樣，已經三天沒有火燭的燃燒了。屋子裏的一切都呈現着頹喪的景象，糞子橫七豎八地歪斜着，黝黑的牆壁，加上一層灰塵，偶然有一縷陽光，從破敗的窗櫺中射進來，就有許多因子似的細塵，在這一線陽光中飛舞着；雖然這光線也象徵了些微的生氣，可是掩不掉屋子裏的一片淒涼。

鄰近的工廠裏的汽笛聲不再聽見了！它給予勞工們是一個猛烈的打擊；平常辛勤地工作了一天，也不過換到二三塊錢，在生活的高壓下，連一家人底飲食都不够敷衍，那裏有「積穀防飢」的餘錢；一天不做工就得挨一天餓。

阿炳底媽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失去了她底生活的規律；以前廠裏有工做，還可以一日三餐圖一個飽，而現在，現在都祇有流淚了，望着三天沒有生火的煤球爐，她祇有流淚。

「媽！我就去，你不要傷心。」十一歲的阿炳將一個破舊的字紙箋掛上了肩頭，對着媽說。

「早點回來！」阿炳媽照例的囑咐着阿炳，又回頭去看看牀上——（其實祇是一塊鋪有褥子的板）

——睡着的更小的孩子。

「噢！」阿炳應了一聲揮動着手裏的一把彎曲了的鉛絲鉗子，一跳一跳地走出了這淒涼的屋子。

每一個街堂都是阿炳底目的地，而每一個垃圾桶則是阿炳所要發掘的寶藏。

然而，由於「物力維艱」之故，垃圾桶裏所可採掘的寶藏也減少了，除了污穢的東西以外，紙頭布屑簡直很少發見。

整整的一個上午，阿炳底字篋所容納的東西，還不到一半，而街堂裏人家底炊烟已經起了。阿炳抬起手來，用滿是積垢的袖子抹了一下額上的汗，嘆了一口氣，走向回家的路。

在前面的道旁，突然發現了一堆醒醒的垃圾，似乎是來時所沒有的，他連跳帶跑的奔到垃圾堆邊，看見有不少的破紙雜在垃圾裏，他熟練地運用他底鉗子一張一張的鉗取着。

「他媽！小鬼！不許動，這裏是我們的。」

後面響起了一陣脚步声，還有一個孩子底聲音這樣高喊着。

阿炳回過頭去，一羣衣衫襤褸的孩子奔了過來。

「小鬼！還不跑開，這裏是我們底地方。」一個較高大的孩子抓住了阿炳底鉗子，另一個用力將他一拉，有點髒髒油油的樣子。

勢。

「什麼？是你們的？憑什麼算是你們的？」阿炳不服，舉起鐵子，作一個繼續發掘工作的姿

「我們的就是我們的，憑什麼？憑我們底拳頭！」說着，一拳向阿炳底身上打去。

「爲什麼打人？你們講野蠻嗎？」阿炳氣得顫抖起來。

「還要嘴兇，打，打了你便怎麼樣？」

阿炳不但又挨了幾拳頭，連破篋子也在攘奪之下失去了。

阿炳終於哭了起來，看了看他們猙獰的臉，祇得按捺下憤怒之火，委屈地走回家去。

「怎麼？你底篋子呢？」阿炳底媽看見阿炳底字篋沒有了，不禁詫異起來。

「媽！」阿炳又哇的一聲哭了，撲向媽底身上：「給人家搶去了！……」

「搶？誰搶你的？孩子。」媽格外的詫異。

阿炳抹着眼淚，哽咽着，望着媽底臉。

「他們有好幾個，不許我檢字紙，說那地方是他們的，把我底篋子搶了去，還打了我。……」阿

炳越發抽噎得厲害。

媽聽得怔住了，長嘆一聲道：「大家都是苦孩子，算了吧！別哭。」

阿炳還是揉着眼淚，媽撫摸着他底頭。雖然貧困煎迫着一個做母親的人底心，但對於孩子底慈愛是並不以這減少的。

「媽今天賺了一塊錢，買了一塊大餅，你吃了罷！孩子。」在媽愁苦的臉上，透出一絲憐憫之色。

阿炳接了媽給他底大餅，覺得肚子裏真有點餓了。但他知道這是僅有一點食糧，因此他又覺得不能下咽。

「吃罷！孩子，你餓了。」媽又慈祥地說。

「媽！你吃罷！你還沒吃過東西。我……我不餓。」阿炳伸着手，要將大餅還給他媽。

「媽……」阿炳底小弟弟，在牀上翻了一個身，舞手舞腳的要想爬起來。

「弟弟醒了！媽！你和弟弟分吃了罷！」阿炳將大餅，交到媽底手裏。

「好！讓弟弟先吃了，你再去買。」

悲憤又罩上媽底臉，她將小弟弟抱了起來，小弟弟看見了媽手裏的大餅，搶了就可嘴裏啃。

雖然又冷又硬，但是在飢餓者底口中，無疑地是一樣美味。

陽光已溜出屋子，更增加了屋子裏悲涼的氣氛。

拾圾埫既沒有什麼出息，做苦力也不是一個婦人所能勝任，一家三口的生活無日不在極度的恐慌中。有了一點知識的阿炳，向他媽提出了一建議。

「媽！我們還是回鄉下去吧！」

「回鄉去？是的，我們也祇有回鄉去。」

「媽，布穀鳥已經叫了，是插秧的時候了，我們正好在這時候回去。」

——阿炳小時在家鄉的時候，也做過田裏的工作，蒔秧，拔草，車水，他都會；要不是時勢不太平，他也不會跟爸和媽逃到上海來。現在爸已經死了。工廠也關了門，媽每天給他看到的是一個愁苦的臉，於是使他想起了從前的鄉居之樂，家鄉是可愛的，甜蜜的，他想回家鄉去。

「孩子，喜歡種田嗎。」媽苦笑着問。

「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還不如回去種田的好。」

「好的，我們明天就動身。」阿炳底媽微露着笑容，她底內心私自忖度着：罪惡的都市，將與你永別了啊！她吩咐着阿炳：「這一元二角錢，你快去買苞米粉，媽還要買煤球生火。」

阿炳接了媽底錢，拿了一個破枕套，連蹦帶跳地去了。

米店門前，在皮鞭的彈壓下排列成覓米的陣線，阿炳是到得遲了，氣力又不及別人大，祇得插在許多人底後面。

中午的太陽，強烈地射在這個行列的身上，沒有一些解渴的水，爲了要糴一升苞米粉，出空了身子，忘記了苦痛，有時還要受到無情的鞭打。然而，秩序是要維持的，何況爲的是要飽肚子，於是祇好等，等，站得兩腿發酸也祇有等。

一點，二點，時間像爬一般緩慢，阿炳幾乎乏力得要暈倒了，然而手裏的一個破枕套還是空的，他不能不耐……

額上的汗一行一行的掛下來，他喘喘着，脫去了外面的破夾襖，露出裏面的烏衣百結的短衫，臃腫得像一個小窟窿。在他前後的人都嘖嘖叨叨嚷着：「癩三，這樣髒，還不滾開！」

阿炳漲紅了臉，不脫出聲，他底眼角微微有點眼淚，他望着米店招牌，呆呆地出神地幻想着。

好容易見前面祇剩下三四個人了，他底眼中露出希望的光：終於他糴得了一升粗糙苞米粉，他底臉上泛起一層淡薄的微笑，雖然「癩三，這樣髒還不滾開！」這侮辱的語聲會刺痛過他底心，但糴到了一升苞米粉，使他底怨恨完全減退了。

「哼！癩三，你也不見得比我強什麼？大家都是苦命的人，還要狗眼看人低……」阿炳望着他

後面的那一個罵他底人，眨了一個白眼，嘴裏咕嚕着。

左手挾了一件夾襖，右手提了一袋苞米粉，匆匆忙忙地回到家中。

「孩子，軋到了麼？」媽底臉上泛起了喜色，她也纔買到了煤球回來。

「實在人多，擠得要命！」阿炳抹掉額上的汗。

媽生起煤爐來，可憐煤球的成份十分之七八倒是泥，生了許多的時候，弄得一屋子都是烟，纔算生着了。跌坐在床上的小弟弟給烟薰得咳嗽得哭了起來。

阿炳哄着小弟弟。媽在鍋子裏盛了大半鍋的水。苞米粉畢竟太少了，煮沸了成一鍋膩滑的湯。

孩子笑了！他們三天沒有吃過熱的東西，今天靠了一張舊桌子找到了買主，纔算吃了一頓熱騰騰的苞米粥。

×

×

×

阿炳睡到了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他回想到軋米時被人家罵「癡三」，又連想到拾垃圾時被人家毆打，還奪去了他底字紙箋，他哭了，他低低地抽噎着。但是他又憶到媽愁苦的臉，他覺得不應該再引起媽底悲傷。他又意味到回鄉以後的樂趣，至少鄉裏的人是和善的，再也不會受到都市裏的陌生入底欺侮；於是他又笑了。

「孩子，別胡思亂想了，明天還要趕路呢！」媽嚴肅地囑咐阿炳。

第二天早上，阿炳興奮地走在前面，媽背負了小弟弟和一個包袱，拖着沉重的步子，向着他們底目的地邁進着。

雖然目的地是那麼的遠，但是他們底腦海裏，却幻着熱烈的想望。

「快快布穀！快快布穀！」季節的鳥在荒野間來往地和鳴着，給予歸途上的行人以無限的激勵。

逼

沈文斌是蒲鎮的一個有財勢的地主，身軀矮矮的，微胖而頗有些結實的樣兒。年紀不過三十多歲，上唇却留着一些鬍鬚。這鬍鬚對他却有很多的作用，鬍鬚表示了他那尊嚴，鬍鬚也顯出了他一副傲作的紳士風度。

他雖然有紳士般的氣概，但是他底內心是頗狹窄的，他對待自己屬下的佃戶是並不留情的。每逢佃戶有甚拖欠租金的時候，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了家人去催逼。在沈文斌以爲：租金是不可延宕的，萬一放鬆了讓佃戶無聲無息地過去了，將來風氣一開，他所有的田畝，會遭到一個極嚴重的打擊。

在收租的時候，一個常年的收租人整天的坐在沈文斌家底大廳上。那大廳上安放著許多坐椅茶几，中廳是有着一張連檯，紅廣漆漆的，炯着光。還租的人都環圍地站在檯子的四周，許多眼睛都瞥向

檯上的帳簿，算盤，硯墨，有時也用蒼鶻的臉色，向收租人偷視幾眼。收租的人是帶了一副褐色的玳瑁眼鏡，右手握着筆，眼睛向了帳簿，於是左手不停地打着算盤，手法似乎很敏捷，口裏說出了應還的款項。

「鄒先生，今年的租價比去年高了幾倍，手裏帶了這許多的鈔票，真不够支配。」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佃戶，黧黑的臉，把袋子裏的鈔票取出，點着數，很慢，口裏不斷地說着話。

鄒先生是沈文斌家中幫同掌理租務的人，叫洪文，他看那一個還租的佃戶，在數鈔票，於是借這個機會，把洋火括着，燃上了那用硝紙熬的紙吹，捧起了水煙管，悠閒地吸着煙。

「鄒先生，這裏是一共四百二十元錢，還有那零數……，能否讓我上茶館喝一杯茶，吃一些兒點心？」

「這……不……成……」鄒洪文正在吸水煙，突然聽見了這句話，馬上把水煙管托在左手裏，右手裏的紙吹還燒着。「今年的折價，並不大。你們還了租就沒事了。田主除了繳納賦稅外，還得付那些額外的苛捐雜稅。唉！這年頭還租人日子不好過，收租人也何嘗好過呢？」

「鄒先生，你替東家這樣巴結。我們從鄉下跑到街上，這些兒零數總得讓我到茶館裏喝一杯茶。」

「你們老是喜歡扣錢，下一次我不能答應了。」鄒洪文見沒辦法，祇好順水推舟地把煙管紙吹放

在桌上然後拿錢放進了籐籃內。

鄒洪文在豐收簿上寫字的當兒，又一個佃戶湊上前來還租了。這樣接連不斷地，在冬天的上午，在沈文斌家底大廳上，老是忙著這些事情。

鄒洪文有時候一個人忙不過來，沈文斌也時常走到大廳上瞧瞧這情況。他看見許多佃戶擁擠着還租的時候，內心常發出一種得意的微笑，他在笑自己底生活過得很幸福，他也存笑不久就有許多堆的鈔票送上門來。他從成疊的鈔票裏看見自己未來的生活那樣地舒適。他不會遭到冬天裏寒冷的侵襲，他也不會遭到夏天裏熱氣的薰人。

冬天，許多人縮緊了頭頸在瑟縮。夏天，許多人不斷地用手揮着汗。但是在沈文斌看來，對他一切都是不關痛癢的。

沈文斌雖然物質的條件，一切都順適了他，但是在精神上他却時常感到有一種不能彌補的缺憾與痛苦。就是沈文斌底太太到現在還未曾生育過一次。這是沈文斌畢生認為最不幸的一件事。

沈太太爲了自己不能生育兒女，曾到處許下了願，但事與願違，沈太太非但沒有生育，反耗去了無數的精神。

沈太太年紀很青，那豐潤美麗的臉，添上彎曲的髮髮，顯得非常誘惑，婦人，腰身很有些西洋風

味的曲線。也曾受過相當的教育。沈文斌很愛她，沈太太說的話，祇要沈文斌可能的話，他從沒有拂逆過她。所以他們結婚了十年多，雖然沒有生育過一個兒女，沈文斌始終沒有在太太面前訴怨過。

但畢竟沈太太是比沈文斌多愁的，她看見自己底佃戶許老岐家裏許多的孩子，她有些憤憤了。她決不相信自己是一個不能生產的女子。她常安慰着自己。同時，她也感到有些惘然。自己渴望着能生育一個孩子，結果帶來了的是失望。許老岐家裏不需要再有孩子產出來加重那生活底負擔，偏偏又是接連生了幾個。

「這是天賦的不平均！」沈太太想不到原委時，望着天，常這般地說着。

沈太太知道空急也沒有用，於是又靜了下來。

矛盾的心理逼壓着她，在每年冬天，室外酷寒得極的時候，她是喜歡在爐邊烘着火。室內雖然暖洋洋地，但是冷寂的氣氛環繞着她，使她不能不勾起一些生活單調的愁感來。

沈太太在過去是絕對相信幸福的生活是奠定在物質上的，所以她對那些終日辛勤地勞苦着的許多佃戶，爲了家室的累贅像牛馬般地過着生活，很帶有一些兒鄙視的樣子。現在她可不同了，物質上雖然是够她底享樂，但是精神上却充滿了鬱悒煩悶。

沈太太獨個兒在想，有時想到祖宗底積德，有時想到丈夫底待人，她有時彷彿想得很透徹，她認

爲她底所以不能生產兒女，也許是爲了丈夫底勢利，小氣的關係。

沈太太與沈文斌在閒談時，沈太太常提醒沈文斌說：

「文斌，你得替子孫積下一些德氣，收租時別對佃戶別那麼一些兒不放鬆。」

「我不相信德氣不德氣，佃戶欠了租應該追債啊！否則東也欠，西也延，叫我們怎樣呢？」

「我祇是對你說：凡是貧困得將沒有飯吃的佃戶得馬虎時就馬虎一些，別那麼逼得他們走頭無路！」沈太太底話始終是和藹的勸解。

但是沈文斌却不以此爲然。「你不懂得道理，這風氣一開，將來我們底租難收了。」

「去年，也是在這個冬收的時候，爲了許老歧底租金未還，你派了人到他家裏去催逼。許老歧家人又多，種的田又少，剛產下了孩子，家裏的錢不夠支付，你逼得許老歧幾乎去當游擊隊，許家孀幾乎上吊。這未免有些殘忍了。」沈太太提起了這件事，心不斷忘忘地在跳，她自己也在想：亂世的年頭，過了今天，不知明天怎樣？假使自己底丈夫老是這般勢利的下去，結束是不會好的。所以她不斷地在勸着文斌：「文斌，亂世時有錢，是禍根，你要做一些善舉才對呢！收租時對佃戶寬容些，到年底時你散發一些寒衣米糧給窮人。這種是雪中送炭，人家才會感激你呢！」

沈文斌聽了妻子底一番話，心裏確也真的有些打動了。他閉着眼在想那過去了的事，在這裏邊，

他的確是帶些殘忍的。他知道外邊的佃戶對他底批評是怎樣？他也知道許多遭到他逼壓的人是對他怎樣的怨恨？

他底心在動搖了，他想到過去所做的事，每件都是不講一些人情的，他有些懊悔了。現在他很願意聽取了妻子底話去做一些善舉。

當時，沈文斌馬上叫傭人把掌租的鄒洪文請來，沈文斌迎着他說：「鄒先生，今年的租特別放鬆一些。……因為我想過去收的租，催逼得太利害，現在想在亂世中做一點善事。」

「唔！我一定照沈先生底辦法做去。」鄒洪文唯唯地答應了沈文斌，又回到大廳上去收租了。

二

冬天，是農人收藏的季節，可是許多農人自從把田畝裏的稻穗軋成了米後，還天天愁那些未添製的寒衣和食糧。

在飄雪的時候，天氣酷寒，沒有事做，成天地在盼望着富人能施捨一些寒衣，米，和年糕來。可是這還不是是一個夢想嗎？亂世的年頭，顧自己已不了，還有誰來做這種事呢？

今年，是在飄雪的小除夕。從街上帶來了一個好消息，這消息，使久旱了的心頭，突然溼潤了許

多。是地主沈文斌在今年大除夕散發年飯米。每人一升，要了米票憑票向米行糴米。

這消息傳到了許老歧耳朵裏，這時候他真愁缺少幾個錢來應付逼債的年夜，鬱結的心漸漸開展了。他獨個兒在盤算，盤算一家總共八人，八人可以領到八升米，八升米在富人看來是不多，但在愁飢愁寒的人看來，確是大恩惠。

他趕着告訴妻子，妻子底臉上也露出了笑意。

在屋角落裏找到了一個米袋，穿上了簍衣，釘鞋，戴上笠帽，回過頭來對妻兒望了望。孩子底不合身的衣服，束上了衣帶，活像一個打了氣的皮球，唇上垂着鼻嚏，望着爸爸一聲不響，等爸爸走出了門，然而追上去問：「爸爸，你上那兒去？」

「街上，一會兒就回來。」他邊說邊把大門關上了。

「爸爸，年糕，我要吃年糕！」孩子看見爸爸把門關上了，有些委屈得在嗚咽了。

許老子裝了沒有聽見的樣子，頭也不回地向街上走去。路上，那小草叢生滿的，走起來是比較輕便。但是走上了大道，却變了有些泥濘爛滑。

雪在飄，風在狂吼，白漫漫的一片，許老歧覺到有些兒冷顫，荒冷，雖然在雪地裏，偶爾也走着疏疏的幾個人，肩上挑着那些從村落裏收來的白米，步伐是帶着踉蹌的樣子，但是這些人是離開他却

是遠遠的，模糊的。

風打在雙頰上，像刀割，像失去了知覺似的面部凍成了紫紅色，許老歧把兩手袖在衣袖，把米袋挾在左腋，眼睛注視在路上，小心翼翼地，深恐泥漿會濺進他底釘鞋裏。

前面是有着一個希望在這着他，他底腦袋，開始在思索。他從沈文斌創善興散發年夜飯米，想到去年他派人來逼債的一幕情景，心，不覺有些微微沉鬱了。他把自己底足放緩了脚步，慢吞吞地在走，愁悶的在想，他不願意低下頭去向他們索一些年夜飯米，來勉強的生活下去。

腳踏在雪和泥混淆了的路上，足蹀躞了泥，提起脚，怪沉重的，心也有些沉沉了。
於是他想起了去年逼債的事。

去年……

底 下 層

許老歧底妻子許家嬌生產的時候，因為產前勤勞過度的緣故，產後却患了貧血症。她躺在牀上近二月，到年底才開始起牀，臉色既蒼白而身體又是那般瘦弱的。許老歧爲了她，沒有好好的到外面去幫過工，他把許多時間消耗在服侍妻子，看守孩子上。他又因為妻子底病急速的好起來，所以又毫不痛惜的將自己收穫來的稻穀，大半都是變了付醫藥費。

妻子底病，總算痊愈了，但除了糧穀已無外，又負上了一身債。一到大除夕，逼債的人坐滿了家，許老歧急得無法可想，祇有哀哀的訴着苦，希望逼債的人能够放鬆他一步。許多人因見到許多老歧境遇貧困，知道石子裏再也榨不出油來，於是都失望的走了。

唯有沈文斌派來催租的人，第一次來討了沒有？第二次又逼着來討。第三次來催逼的時候，已很有些聲勢兇兇了。

許家嬌還是病在牀上，孩子大膽的哭着叫餓叫冷，許老歧獨個兒坐在繩床邊上，雙膝張開了，兩肘撐在膝上，是深思愁感的樣子，口裏不斷地嘆着氣。

正在這當兒，門被推開了，進來的是沈文斌家催租的幾個傭人，他們雖也曾看到這冰冷的屋子裏充滿了悲涼的氣氛，許老歧在愁衣愁食，孩子在號，妻子在呻吟……然而他們却沒有一些人類底惻隱之心，爲了三畝田未還的租，爲了這延宕的風氣不能開展的關係，情願冒着刺骨的風下鄉催着，逼着他們所期望的租金。

許老歧一瞧見他們進來的時候，心就有些惱怒了，但爲了他是欠人家底債，他又想起了這位，給他向田主借來了種田的權利，是應該有一種償債的義務。所以許老歧又把剛才微怒的心緒按下了，反陪着笑臉站起來迎着他們。

「老歧，多大的風，你太對不起我了，還要叫我們走這一趟。」進門的幾個沈家傭人劈頭就說了這幾句話。

「是，老兄，這要請你們多多包涵了。這幾月來，妻子生了病，耗去了許多的錢。況且孩子尙得招應，我又好多時候沒出去幫工了。老兄，你想這樣不是要坐吃山空海乾嗎？今年，不瞞各位老兄說，實在是石子裏沒有油了。」許老歧苦笑著臉，臉上滿是那些愁鬱的綹紋。

「那末明年你還想種我們東家底田不？」沒有等許老歧講完話，又疾的插進一句緊逼的話。

「老兄，你別那麼逼我了，我現在的心裏，好像萬箭穿心一樣的難過，我假若有了辦法，還須要你們來催討嗎？這一次，老兄，我求求你們，替我們在你東家前討一個情吧！」

「幾位老伯，看在我們幾個凍餓的孩子面上，他們凍着餓着，做一個人情吧。這譬如你們東家到杭州去燒了一次香……」

許家嬌躺在床上，外面的說話聽了很清晰，她聽見丈夫在求情，自己也湊上了幾句。

「這些話對我們說是沒有用的，這般陰冷的天，我們下鄉來催租，也真是沒法。」

「唉！」許老歧嘆著氣，聲音像半夜裏貓頭鷹那般的淒涼。他知道絕望了。這時候，四周是寂寞的，內心充滿了的是怨恨，血也似乎飛騰了，心在跳，像要躍出心腔似的。他開始詛咒了，他詛咒那

造物的不仁，在他頻近危崖的時候，不再給他一條生的路。他想不透一些人生的樂趣，他懷疑他底命運，他厭惡生而想追求死。但是突然孩子底哭聲又響起在耳邊時，消極的情緒漸漸地溶化去了又趨積極。孩子年紀還輕，尚需要陽光來撫養，孩子是決不能沒有他，沒有他，也就沒有了孩子。一陣光亮掠過他底眼前，他應該爲孩子而活下去。他想到了這，又想到了明年春天暖和的時候，妻子底病是痊愈了，自己又可以勞力來換得一家底生活費用。

許老歧不放鬚這一剎那的機會，於是又啓口說：

「明年春天，我想到時候，一定把所欠的錢全部歸還你們。」

「春天，你用什麼錢來歸還我們？」

「老兄，你別再逼人了！」許老歧雖然想到春天裏是有着無限的希望，但是春天並不是一個收穫的季節，春天裏是播種的，秋天才是收穫的，收穫後的冬天，是富裕的時期，這時候就欠了債，春天裏怎會有錢償還？他被逼了沒法，狠狠地對着他們。「假使真的不能把我們放鬆的話，那邊小缸裏儲着的幾斗米，你們給我拿走了吧！」

缸裏祇剩了三斗多米，價值是不夠的。沈家底傭人知道再也不能逼出什麼了？於是張袋的張袋，斛米的斛米。

孩子躲在一邊不作聲，許老歧呆呆地立着，豎起了臉，許家嬌在床上帶病穿好衣服走了出來，口裏拚命的喊着，像瘋狂了似的。「我們還要活命，啊！這米你們不能拿去！」

許老歧趕過來，一把拉住了她，邊勸邊阻止着她，使她重復躺上了床，可是怒氣卻沒有消散，她還在咒罵着，像要同沈文斌全家拚個你死我活似的。

爲了這，許家嬌幾乎上吊，許老歧幾乎去當游擊隊。……

許老歧想啊想的，不知不覺中抵達了鎮市。

雪還在飄，而且愈飄愈濃密了，但是鎮上走動的人却很多，許多人撐着傘，來回的走着，也有許多人在左腋綁着帳簿，右手拿了一根竹竿當那手仗在走路，後面跟隨着一個挑帳米的人。也有許多人，肩荷着一小袋的米，臉上露出一絲寂寞的微笑。

他們都在忙逼着的趕着，都是爲了生存，爲了活命。

許老歧本想不再去沈文斌家討米吃了，但是想到了自己家裏許多的孩子正等待着快樂的回來要米粿糕時，他又很想去。他對剛才那種矛盾的心裏有些暗自好笑，他在想：窮人還講什麼意氣？祇要塞飽肚子，聽憑他們去奚落吧！

於是他走進了沈文斌家底大門。

米票在大門內向收租的鄒先生領到了，鄒先生開口對許老歧說：「這裏總共有白米三斗，沈太太特別關照我說多送幾張米票給你。」

許老歧初聽到這幾句話，彷彿受寵若驚似的，他很有些不相信自己底耳朵的聽覺這樣的靈敏，他帶着疑惑的口氣問鄒先生：「你剛才說這票上有白米三斗嗎？」

「是三斗！」鄒先生也沒有當心許老歧剛才驚訝的樣子，很快疾的答。

許老歧這時候真有些坐立不安。他預備走進內屋去謝謝沈文斌和沈太太，於是徵求着鄒先生底意思：「鄒先生，我想進去謝謝斌爺和太太。」

「天這般冷，不用了，你趕緊到米行領了米回去吧！」鄒先生帶着好意阻止着他。

許老歧一想鄒先生底話也不錯，一邊把米票妥放進衣袋裏，一邊向鄒先生道着謝。

他很快地走出了大門，面上笑容頓露，這笑似乎已經好幾年沒有過了，是一種心底裏久鬱結着而突然鬆張後的笑。

大除夕那種忙逼的日子過去了，雪也已經停止飄了，從炮竹聲裏漸漸地經過了一個時間似乎極短的黑夜後，出現在目前的已是新年了。

許多受到逼債的苦難的窮人，彷彿在這時候都可舒暢地呼一口氣，因為在新年裏，舊的風俗是不能再催債地討債了。

許多窮人在大除夕領來的白米，還沒有吃掉，現在又把他燒成了飯，在新年裏吃着，嚐到這飯大家都想起這是沈文斌所散發的。

沈文斌雖做了這善舉後，意外的，在除夕的晚上，沈文斌被土匪綁去了，綁去後，沈太太和鄭先生都焦急地向四處設法營救，但是一切都是無效，沈太太用去了很多的錢，也會公開答應，願以十萬元的價格，贖回沈文斌。

經過了相當的時日，消息終於來了，是不幸的，是驚人的。

土匪投來了一封諾名的信，信內是寫着很簡單的幾句話——

沈先生是不會回來了，他欠了我們底債，現在是償債的時候了，這不是錢的債，是血的債，血的債是應該用血來償還。

沈太太看到了這封信，暈了過去。

四

沈太太知道丈夫是沒有命了，寂寞的時候，她獨個兒在沉思着，她想起了以前她對丈夫講的許多話，她很有些因果的感慨了，她又想到以後沈家後繼無人，陰冷的心，更有些惘然了。

服侍沈太太多年的張老婆子，每次看到沈太太鬱愁的時候，她總是在旁勸說着，她知道沈太太在愁沒人繼承宗祧，她暗地裏也替沈太太盤算着計劃，在她無意中想到了一個辦法，她輕輕地對沈太太說：

「太太，我倒想得一個計策，未知你意爲如何？」

沈太太很曉得張老婆子有些兒鬼計的，所以她淡淡地問着：「你不妨說一些兒給我聽聽。」

張老婆子湊到沈太太的耳邊：「太太，你忘記了你沒有兒子，不是可以抱一個來當作兒子嗎？事前，你可以裝一個假肚子，等到生產的時候，可以到娘家或醫院裏去，這樣不是可以避免人家底目了嗎？」

沈太太起初還覺得有些爲難，但倘若不是這樣做，沈文斌底產權將被族中人奪去，到那時候，沈太太就很快的失去了主權。

沈太太知道這事情不大妥當，但又不能不這樣做，所以在沈文斌失蹤後不久，沈太太公開對人說她懷孕了，而且肚子也一天高似一天。

族中的和相識的許多人，都紛紛地在講論，有人猜說：沈太太底懷孕是假的，這猜想是由於沈太太結婚了十年沒有生產過一個男女的關係。也有人猜說：沈太太底懷孕是真的，這猜想是由於沈文斌在大除了散發年夜飯米，積了一些陰德，所以他死後，有了一個遺腹子。

傳說儘散佈着，結果成了一個不解的謎。

日子像離弦的箭，消隱得不能尋蹤了。離了沈太太裝假肚的那個時候，已經將近半年了。半年，時間雖不是長長的，但在沈太太寂寞耽心的人看來，彷彿度了漫長的十年。

沈太太深恐裝假肚滿十月的時候，沒有一個男孩來移花接木，常嘆着氣。張老婆子爲了要博得沈太太底歡心於是在外面拚命的探聽，好容易知道了某家將生產了。但因爲人家底不合適，惟恐這秘密會傳開去，所以不得不又向另外去設法。

張老婆子打聽到了許多懷孕的人，這些人家，恐怕有些不穩當，所以她都失望了。但從旁人底口裏却打聽到許老歧底妻子今年又將生產了。她知道許老歧是沈家底佃戶，她也知道許老歧在沈家拿了三斗年夜飯米。她想：我和許老歧許家嬌是很相識的。人又好，以祇要他答應孩子肯送給人家，這

事情決不會漏出一點兒風來。

許老婆子想得很透徹了，她決定到許老歧家去游說了。

五

是在一個夜晚，凝重的空氣擠逼着，擠逼着許老歧底一家。

張老婆子從沈太太那裏拿了許多衣服，而且也包紮了許多成疊的鈔票送到許老歧家裏。她開口對許老歧說：「老歧，你們孩子多，送掉一個有什麼捨不得。況且這個在肚子裏的孩子也真是他底造化，他前世修了才會投到沈家去，在沈家不愁吃，不愁穿，而且孩子過去了，你們每年還可得到不少資助，老歧，就這樣決定了吧！」

老歧默默地不響，他在想：想自己底孩子送給了沈家，的確他將來生活得可以不要像現在那樣的窘過了。但他想到自己生下了的孩子，他不能撫育他，結果還要送給他人，他幾乎悽傷得掉下幾滴淚來。

然而，孩子產出後，不送與人家，在負擔上又加重了一層。過去他真就是爲了生活而感到萬分苦痛，這時候，他想也顧不得許多了。他又看到張老婆子帶來的許多衣服，他被這許多衣服吸引住了，

他須要這些衣服來溫暖一下所有遭到寒冷的孩子，妻子。

饑與寒壓逼着他，他答應了張老婆子底一切要求。

張老婆子把衣服打開了，又把包裝好的鈔票解了。她笑喜喜地對許老歧說：「這些錢和衣服是沈太太送給你們幾個小寶寶的。」

許老歧和許家嬌底臉上，突然又現出了絲絲的笑痕。

張老婆子見事情成功了，帶着嬉笑的臉走了，臨走時還叮嚀着說：「再過二天，沈太太有船來接許家嬌到縣城醫院裏去生產。」

許老歧和許家嬌趕緊送到大門口，悵悵地照着張老婆子走遠了，才回進了屋子：這時候，複雜的情緒充塞在內心，他們也不知道是感激？是苦痛？

大地的沉鬱

隔壁下岸屋裏的公雞又在喔喔地啼了，這似乎是一隻窮人底時鐘，它會報告出時尤的遲早，躺在擱板上的羅阿根每逢聽見第三次雞啼的時候，老時骨碌地從破舊得像糖坊角落邊堆積着的被褥中躍起，披了一件短襖褲，蹬着鞋子。自棉襖的袋子裏掏出了火刀與火石，從竹管中倒出紙吹（用紙捲就的引火物）來，他把紙和火石按好在左手裏，然後右手拿着火刀，擦擦地打着，打着，火星在黝暗的夜色裏跳動着：於是因爲他手法的熟練，火星跌在紙吹頭上的灰燼，疾的火發着光。

羅阿根用力地吹着紙吹，紙吹燃着了，他輕手輕腳地把豆油燈點着了，昏黃的火光，在夜色裏飄動着，他感到有些微發顫，但他却強自抖擻着精神與夜寒作抗拒。

羅阿根底老婆總是非常驚醒，雞啼，摸索時的細聲，打火擊撞的響響，她什麼都知道。她等待丈夫把火點着後，也跟着輕聲地走下床來。她更習慣地迴顧着身旁的一個孩子底被褥是否被掀開？她期待發覺有沒掀開，就伸手到被褥輕輕地爲孩子蓋好。

「今天天氣怪冷呢！」她呵着右手，扣好鈕扣不自覺地說着。

羅阿根默默地不作一聲，他正忙着整理鹽担，把扁担和繩索預備好，又把鹽包安置在一邊。心裏在想：吃過了一些熱的泡飯，就是天再冷一些，以自已底身體，也足夠抗禦了。

他把紙吹遞給了羅大娘（他底妻子），羅大娘接過來後，就在灶前把火引着了，火在灶肚中發着熱與光。小屋裏的空氣似乎顯得溫暖了，牆角落裏堆積着的破舊的日用家具似乎也不再像先前的冰冷陰沉，頻近窗門口一座滿是塵埃佈散着的布機，靜靜地橫在那兒，羅阿根就在布機旁一張繩凳上坐着，手裏握了根旱煙管，閒散地吸着。

看他樣子，身體也頗稱強健，但生活的煎迫，心的負重，使他底臉頰，也不似過去那樣的結實，他真的有些兒憔悴了。可是他並不因為憔悴而怨自己底命運，在他底前面浮浮着一個美麗的憧憬：孩子快長大了，孩子是他苦痛折辱時的安慰，他要為孩子着想，他再可犧牲了自己底幸福，去度那非人底生活。

清早，晨光尚未明亮的時候，他老是吃了早飯，挑着空鹽擔，跋涉了長長的路途，忍了飢寒，冒了苦熱，走着，走着，走向鹽場裏去賣鹽。

從家裏到鹽場，路途並不遙遠，賺了鹽，挑回家來賣，是賺不到幾個錢的。所以挑鹽的人，總是匯合了許多單幫，由鹽場搬到另外一個極遙遠的地區去。

一趙辛苦的路，除去了食用開銷外，尙可有好幾倍原本的錢可賺。遍嚐了這許多苦難，結果痛苦有了補償，挑鹽的人是萬分甘心情願的。可是事情却不是如此，因為挑鹽客踏山谷，走遠路可賺大錢，對挑鹽客眼紅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他們集了幾個持有勢力的人，在荒涼的松嶺裏，攔住了去路要捐。販鹽的人因怯於他們底威力下，少敢的路捐，也總是不計較的。

但是這種情勢慢慢地瀰漫開來，糊住去路要捐的地方太多了。挑了一擔鹽，扣除了路途上的捐錢，在外的食用外，所得到苦痛的報酬也是極微細了。

因為這個原委，許多挑鹽客都漸漸地改了別種職業。但唯獨羅阿根和羅阿根命運而沒有因改可耕種的人，還是在這條路上奔走着，苦難地忍挨着。

凡是遇有苛捐的地方，他們可能設法不走這條路。奔願遠兜遠轉。碰到除了飛沒有別的方法可走的時候，他們一伙人齊同地要求着捐捐的人減少一些捐款。

他們在這種境況下生活着，還不是爲了要求生存，要求活命！

今天，天氣酷寒，羅阿根吃好了早飯，滿身却感到尙有些顫抖，他沒有辦法祇好強打起精神，按好了鹽擔，放上那肩膀，右手把門啓了：調過頭對妻子叮囑了幾句話。

照理，妻子總是領首應承着，她還走到門口，悵悵地望着丈夫走遠了，他才把門輕輕地掩上了。

等羅阿根消隱在朦朧的霧色裏時，天色一刻亮一刻，羅大娘把木窗懸起了，就在靠窗口的布機橫座上坐下，手不停腳不歇地在咿呀咿呀織起布來。

織了一些時候，孩子被那織布聲吵醒了，大孩子昂起了頭向着媽望，另一個孩子張着嘴喊：「媽，我要起來！」

聽見孩子底叫聲，羅大娘停止了織布，她對窗外望了望，窗外的霧色更濃厚了。「孩子，還早呢，天又冷，你們多睡一會兒罷！」

孩子倔強得很，睡不着非要起來不可，大一些的孩子於是披了棉袍，疾地裹坐了起來。羅大娘見孩子不聽話，他不十分惱恨，她反而恐怕孩子會着涼，跨出布機，來替孩子們穿着衣服。

羅大娘在替孩子穿着衣服的時候，她底心微微地在激動着，她在扣孩子底鈕扣時，她覺到孩子漸漸地長大了，他底內心充滿了的是喜，是愁，喜的是孩子轉眼間長得這般大，愁的是衣服太小將來用什麼錢來添製？

孩子底衣服着好了，她唯恐孩子還不够溫暖，又把父親底一件破棉襖套在外面。

穿了這麼多的衣服，孩子真變得有些像打足了氣的大皮球，走下了床，在地上蹣跚地走着。

羅大娘知道尚有熱烘烘的泡飯在鍋裏，她走到灶旁把泡飯盛在小碗裏。還沒等泡飯放到桌上，孩

子跳了起來喊着：「媽，吃早飯。」

在一起吃早飯的時候，孩子忽然想了爸爸，於是大孩子開口問：

「爸怎麼不來吃早飯？」

「爸爸出門賺大錢回來買果餅給你們吃。」

羅大娘雖然在哄着孩子，但她底腦袋裏却幻想着的是些丈夫如何在外邊含辛茹苦地爲生活拚命的景象？

風尖銳地刮着，風暴擊着瓦片，牆壁，枯枝。大地上，霧瀰漫得更緊了，羅大娘底心也籠上了一層迷惘的霧。

×

×

×

×

羅阿根從鹽場裏挑了鹽擔出來，他走在一行挑鹽人行列的中間，他不敢落人之後，追縱着前人的足跡。

一担担的鹽，排列在田疇邊，熱鬧得有些像民間迎神賽會時的情景。但他們底心緒却顯了不同，他們現在所感覺到並不是賽會時歡樂的意境，而是一種淒切難挨的况味。

「阿根，前面山路上有許多擱捐的人，我們繞一個圈子走罷！」

在田岸上，一個四十歲模樣皮色有些兒帶棕色的人，邊走邊與羅阿根計議着。

羅阿根走在前面，他辯得出問話的人是自已村上的杜愛生，他很以爲然似的答：「愛生，我上次會繞過了他們，但却走了不少冤枉路。」

「這有什麼辦法呢，就是走破了脚底我們也得繞過這叢豬仔。」杜愛生很忿怒的樣子。

「拚了命，流了眼淚，我們賺到了一些血汗的錢，但是這些錢又被蛆蟲們把我們底血汗吸了一半。」羅阿根緊緊地咬住牙根，脚走在田岸上也有些兒踉蹌。「有機會我們總得打死他們一個，略略解去些氣忿！」

「是啊！這種生活我們可受不了，我們情願以後一輩子勿再在這一條路上走，但是用牙齒來咬我們底人，我們總得也用牙齒來回咬他們一口。」走在羅阿根前面的一個也在發着他底狠勁。

「他們人又多，又有槍，迫在他們底威力下，我們祇好忍氣吞聲。要出氣除非在夢裏！」再在前面的那個無可奈何地說着話，他似乎不願意不走這一條路。

的確，擱捐的人有威勢，挑鹽的人決不是他們底敵才。這些事尙未實行而先減了自己威風的話，迴蕩在這行列中每個人底心痕上，大家默默地無語，讓不整齊的脚步聲飄散在左右。

路愈走愈變高了，在前面已經望得見高高的山嶺。山嶺上，松柏叢雜地排列着，羅阿根一登挑鹽

客都不約而同的拐了灣在山路的右首繞過了。

高低的，偏狹的，像羊腸孔道的曲徑，一羣人底肩背上，荷上七八十斤左右的鹽，力的疲乏，使他們底汗涔涔地在流淌，下瀉，流到他們底夾背、臀部，濕透了單衫褲，短棉襖。從嘴裏因被重力的抑壓迸塞出嘖嘖啾啾的喊聲。

細碎的石子絆住了他們底足踝，偶爾一不留神，石子擦碎了皮膚，弄得奇痛難熬。他們中有誰一個個被擦痛了，大家都歇下鹽担休息齋問候着。

坐在松柏底下的時候，尖銳的風呼呼地刮着，剛歇下担坐定，一陣陣的風吹來，把棉襖內的單衫，弄得硬且冷。冷風又向棉襖內鑽，每個人都有些感到瑟縮，每個人都約而同地被逼着去趕路。

又是一個崎嶇的谷路在前面，他們走啣走的，陌生的區域迷住了他們底路，路在前面正多，但却找不出何處該是去路？就在這時候，一個臉孔陌生的人，突然從山谷裏走了出來，手裏提了一枝三號匣子槍，高時間着話：「喂，你們到那裏去？是好細嗎？」

羅阿根被這問話氣得真想跳起來，但心裏雖這般狠狠的，可是終有些敢怒而不敢言。

「我們是販鹽的客人，這裏挑的鹽担都是從江邊挑來而想到這山南一百餘里的地方去賣的。」一行挑鹽客中，怕事的就這樣出來說。

「那末，你們底路捐呢？」

大家歇下了鹽挑，相對地無語，他們底心中都懷疑着這一個攔捐的人必定是野鷄捐（註：非正式之卡子）無疑，然而又沒有一個人想得出應付的辦法。到這地步，大家都不約而同的用手向內衫的袋裏掏。

羅阿根底心中却激起了忿怒，他挺恨這些野雞捐的人，他自己也曾嚐到他們底利害，他也曾爲了與他們爭論被擊過二個耳光。前次所受到的恥辱，所得到的教訓，現在一起泛上心頭來，他真有些兒忍不住了，他等待着機會要發作。

走在最前的一個，掏出了一張鈔票，但是還嫌不夠，販鹽客懇求地說：「先生，我們都是用血汗掙來的錢，請你原諒些我們。」

「這路是軍事防區，誰都不能走的，現在讓你們走了，還不是原諒你們嗎？」攔捐的人故作地把槍子入了鎗，神色雖然裝着自在，但內心却在忐忑地亂跳。「捐錢每個人三十元，少一個錢，這裏沒有路可走。」

終於，敵不過他底恐嚇，一行的人都在照數把錢數了出來。唯獨羅阿根沒有把錢掏出來，他把扁担從鹽担上取了出來，兩手緊緊地握着扁担的一端，他正等着攔捐的人走近。

攔捐的人漸漸走近羅阿根，他底心花怒放，他有些得意忘形，心裏在想：一行十幾人每人三元，至少也得有二百來元錢意外收入，這些錢可以化它幾天。

羅阿根呢？他底身軀在抖動了，矛盾的心不斷地在搏戰着，他明知道打死了一個人他難逃死罪，但是被他們煎壓出來的苦痛而憤怒的情緒，却抑不住理智的思慮。他等待攔捐的人不在意的時候，猛的提起了扁担，力用得狠狠的，向着攔捐的人頭上重擊着。

攔捐的人被擊得昏倒於地，羅阿根暗地裏在忖度：今天不是你死，定是我死，一不做二不休，把你結果了吧！

沒等待什麼時候，羅阿根又舉起扁担向要害裏猛打了二下。同行的人有幾個看得呆了，有幾個暗地裏在稱快，杜愛生唯恐他還沒有死，又在腦壳上猛打一扁担，打得腦漿迸裂了開來。

「哈哈！橫行了半生，却死於窮人底扁担下。」羅阿根快活得不自禁的說出這話來。

「這種人多死掉幾個，社會上就少去幾條吸血蟲。」

人，被壓迫了過甚，在無法可想中，會曳出一種正義莫敵的怒火，也就是反抗的熱情，對仇讎決不再存憐惜，生惻隱的心。所以一行的人都在歌頌攔捐的人死得好。

但也有人在担心這案子既然已經出了，就得馬上走了事。於是他們一伙販鹽客，整理着鹽担，

從死者的袋子裏又掏出了一些錢，匆促地回轉了身向着回家的路上趕着。

路是崎嶇的，偏狹的，心是驚悸的，愉快的，拚命的在路上趕。路更顯了沒有窮人們走的康壯大道在。

山嶺裏發散出的松濤聲，無情而無理的亂吼着，陰冷，寒顫，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

夜了，離家雖也近了，但前面尚是一片黝黑。

擺在眼前的路正多，但路却給人家攔阻了。窮人們要想走的路更形偏狹了。

羅阿根一伙人自在半途幹了一件殺人底事情後，這一條從江邊把鹽販到深山裏去的路，再也沒有一個人敢去走一趟了。但是窮人們生就了一種奔的苦命，東找不到事就到西，西尋不着食就到南，人終是要想下去，活下去，就是最苦的工作，報酬最低的事也得去幹。

羅阿根拋去販鹽生活後，租田又沒有幾畝，一家四口，全仰仗他每天的收入來維持溫飽。雇長工在冬藏的時候沒有人要，沒法中的一個法子，就是割了草每斤賣給他人，應徵區裏的馬草捐。

「馬草捐」二字過去也從沒有聽過，但是居然在這時代在這場所出現了。馬草捐是按戶徵收的，每家三斤，每甲得三十斤。羅阿根就是替人家割草，把割草割來的錢彌補着不足的生活費用。

窮的人家都自己耗去了一些工夫在割，有錢的人家却雇了人來割。

羅阿根從朝到晚，在火熱的陽光下，在荒漠的田野裏，彎着腰，右手不斷地用鐮刀割着割着。手雖然在割，心裏却起伏着一種詛咒和憂鬱。但爲了生活，你還得去幹這種沒出息的工作。

他恨這般強盜在挖空了腦子想什麼稅？要什麼捐？馬草捐尙是小事，祇要費些兒工作就可了事。但是每月按戶分派的柴柴，遲繳了一些時候，警察先生們就會大發其雷霆。然而每月從鄉民處捐來的柴火，警察先生那裏會燒得光，剩下來的柴火却裝上了船到城裏去賣。

他更恨自己種了三畝的租田，特別地又加上了田畝捐。更有經常地分到鎮集上的招待捐。苛捐雜稅的繳納苦 enough 人，羅阿根到了這地步，也祇有時幾嘖嘆幾口氣而已。

馬草捐總算順利地由鄉鎮長送到了區署，這一件事情似乎是平穩地過去了，所有繳過馬草捐的農民都在猜想，猜想在鄰近的半月裏，可以高枕着而臥了。

事實並沒有理想那麼容易，馬草捐繳去了沒有幾許時候，區署裏又有命令鎮公所每保需抽壯丁一名前往報到訓練。

這消息傳出後，愚蠢的農民，都在紛紛議論這事情是好是歹？多數人以爲壯丁訓練了後會上前線作戰，會在戰場上荷重物，會當衝鋒陷城的兵士。這時候他們底腦袋裏，一切的苛捐，一切的雜稅都

可以負担，唯獨這一件抽壯丁的事是不能予以答應。

於是這抽壯丁的事情，無形中就擱了下來。然而他們那些驚恐的心却永遠地被懸着。

×

×

×

三天後的一個傍晚。

天空裏白茫茫的，浮雲低垂了下來，漸漸地，變了漫天匝地，村舍中的煙囱裏，炊煙在裊裊地飄起。

天快晚了，農場上正忙。一羣孩子在趕羊、鴨、鷄、鵝進下岸屋去。這時候，遙遠的却來了一羣荷槍的人，看模樣像是從鎮集上趕來。

羅阿根和杜愛生正在場上收拾一切什物，無意間瞧見了這許多人，他們底心，有些兒驚悸着。待他們漸漸走近，羅阿根才瞥見那一隊人是黃色制服打扮，荷着長槍在走向這村舍裏來。

前面有二個便衣的人，一個是鎮長，另一個是這村裏的保長，他們一走進村莊，就呼着羅阿根杜愛生快搬長凳。羅阿根和杜愛生自知這一批傢伙來又一定要費去一些什麼？但矛盾的又不能怎樣得罪他們。

等長凳放好，下鄉的丘八坐齊了後，保長就去通知了甲長，由甲長再去關照了每一個人家。頓時

全村弄得惶惶萬分，議論不一。

「這一次抽了謠傳了剛才幾天，區裏就派了丘八下鄉要人，恐怕抽了壯丁要打仗罷！」

「不會，丘八和黑老烏（鄉人對當地警察底另一稱呼）養着正多，抽壯丁去訓練防衛鄉土的。要打仗的話，先要去掉了一大批丘八和黑老烏後才會輪到我們頭上。」這又是一種議論。

「羣羣，一簇簇的人都在噉噉地計議，羅阿根聽得有些不耐煩了，他也說出他底意見：「壯丁總是要抽的，但是區署裏要幾個人儘可由鄉鎮長送去，何必一定要用武力來威逼？」

「哈哈！這是借公濟私，沒有這機會，丘八們吃不到酒飯，拿不到鈔票！」杜紫生插着嘴說。

「廢話我們不要再談了，現在丘八正等着要人，我們怎樣來應付？」保長聽了有些兒耐不住的模樣。

「用抽籤的辦法來決定。」有人願意用命運來作賭博，決定誰去誰留？

「這也好。」

「不，誰願意挺身出去的最好！」這是保長底意思。

「誰高興呢！」

許多鄉人都望着保長出神，意思是想要保長解去疑竇。

保長就直截地說：

「鎮上的三保，是有人自願去的，但是每保須平均拿出安家費二萬五千元津貼壯丁，有人願意去的話，可以自動出來。否則，我們開始抽錢了。」

大家都在考慮了，二萬五千元錢的數目在鄉民們看來是一筆龐大的款項，每個人底心裏都想避身出來說一避我願意去。然而想到了妻子兒女，想到了壯丁訓練完成後的恐怖幻像，心又轉變了，遲疑着不肯去。

羅河根和杜愛生這時候也被矛盾的心理苦痛着，他們都想去，去了到可以得二萬六千元的安家費，這二萬五千元錢做人家些也得可以過它一年，於是應徵的心願堅決。可是一想到自己去了，田將荒蕪了的時候，應徵的心又動搖了；更又想到遠離了妻兒，一切終有些難捨難分。

「訓練大約要幾個月？」羅河根向保長問。

「三個月罷！」

「那末訓練後呢？」

「是回到家鄉訓練民衆！」

羅河根和杜愛生聽了訓練祇三個月，而且訓練後又在家鄉做事，心寬了不少，一切憂慮都霧消雲

做。種田的事可以出錢請人代種，家庭生活費有了着落，就是與妻兒稍稍分離一個時候，比起販鹽的生活，終要強得多多了。

「沒有什麼再可考慮了，他們二人不約而同地向保長說：『保長，我願意去！』」

保長可發生疑難了，每保祇須一人，現在有二人應徵，勢必又要抽籤了。

事情巧得很，鎮長這次下鄉却並不是全爲着向保長要人，他底來意是想以二萬五千元錢找一個農人去代役。他開口了：『你們二人任何一個人可代表鎮上第二保，錢由我在這裏當場付給你們一部，其他的款子，由我負責在幾天裏送與你們家中。』

保長看見事情已沒有了，就趕着按壯丁人數去收錢錢是收到了一些就送與羅阿根路上的零用。

羅阿根和杜愛生用去應徵的話被妻子們聽到了，他們都趕了來。羅大娘拉着兩個孩子走到羅阿根底面前，她不待羅阿根說話，眼眶裏的淚水就在盈出了。

羅阿根看到這般樣子，自己也有些兒傷心，心在着：此去不知是禍是福？但事已至此，也祇可好一橫心對妻子說：『你別用在，我去應徵了，生活到可變了平穩，田裏的生活不妨請人代種，你好橫地回家看顧着孩子！』

羅大娘也沒有理會他底話，孩子到這時候弄了莫名其妙，拉住了爸爸底手問：『爸爸！你上那兒

去？」

沒有等羅阿根回答，丘八們疾的又催促起程了。時候已是遲暮，夜色漸兜了上來。

一行人由保長在前開路，手裏提了一盞半明半滅的玻璃燈；在他後面走的是鎮長，再後面是羅阿根和杜愛生，丘八們在最後押隊。

大地鬱沉沉地，村莊裏的婦孺們都追到道路的附近對這一系列已去的人悵望着。羅大娘這時候也心亂如麻，拖着兩個孩子踉蹌趕在前面。然而漸漸地，相去漸遠，心更鬱結得緊了。

夜寒威迫過來，風撲刺着臉頰，心似乎也有些冷了，羅大娘底腦袋裏正盤旋着一個叢刺的思緒。

野草在瑟縮着，廣漠的田野彷彿在對她們苦笑諷嘲地啓示着：你們生長在大地，你們亦得為大地而努力，使它繁榮起來。但是你們爲了過於錢的驅使，你們却拋棄了耕鋤的生活，這是受了錢的引誘——是罪惡。

狗在遠遠的吠叫，一聲聲的低微，一聲聲的淒厲，羅大娘被狗吠聲驚醒了，揉了揉眼睛向前瞧，前面是漆一般的黑，田岸上走着一羣人不知在什麼時候消穩了。

她怕黑暗的襲來，她怕夜寒的刺骨，趕緊地拉着孩子奔向家裏。

大地還是那樣鬱沉沉地。

版初月一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版三月三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書叢潮藝

集一第

層下底

著者
發行人
發行所
總經理

長 姚 張 藝
大 銀 潮
風 均 章 社
文 匯 書 報 社
南京天津路二號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元百六：價定

7 11 3 7 7

